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149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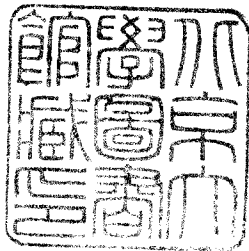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49 册



第一四九冊目錄

趙文恪公自訂年譜	一
仲升自訂年譜	三五三
陳秋門先生年譜	四〇七
萃英堂老人自訂年譜	四五三
禮部君年譜	五二三
王靖毅公年譜卷上	五七九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刑部尙書趙光持躬恪慎歷練老成由翰林洊陟
正卿歷事四朝疊司文柄擢任刑部尙書十有餘年
勤勞懋著倚畀方殷昨因乞假當經賞假調理遽聞
溘逝悼惜殊深趙光著照尙書例賜卹派郡王衙員
勒溥莊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醊任內一切處
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欽此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ten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columns are arranged from left to right, with the narrowest columns on the far left and the widest columns in the middle. The rightmost column is also narrow.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with no text or markings.

--	--	--	--	--	--	--	--	--	--

諭祭文

朕惟刑政掌夫三典正資明允之功尙書應乎六星頓
掩寒芒之色念勤勞之久著宜卹典之優嘉特播彝章
聿頌嘉薦爾原任刑部尙書趙光端謹持躬恪恭盡職
蜚芳聲於玉署轉峻秩於烏臺酒醴輸誠襄司鼎而繼
尊七祀絲綸播美作納言而旋執三章頻簪白筆以增
榮爰興紫泥而宣誥威揚虎帳佐戎嚴軍旅之籌澤泯
鴻磬課績重度支之竿操冰衡於江浙頌洽輔軒羅珊
網於梁秦材摻楨榦瀋陽讞獄一到而吏慄霜清銓部

兼權再攝而人欽風峻擢冬官而正位趨講幄以論思
寶籙輝煌勤編摩於緡帙祥刑欽恤領職守於雲亭聽
曉漏以趨承驛騶徐控防重闔而訓練鵝鶴聯班禮部
掄才培英俊而廣栽桃李武闡角藝別材能而儲選干
城垂紳則歷仕四朝老成倚賴嬰疾則甫經八日溘逝
驚聞環覽遺章殊深軫悼於戲躬昭鞠瘁彌申篤斐之
丹忱氣達馨椒永播徽猷於彤史芬苾載潔靈爽惟歆

御賜碑文

朕惟宣力抒誠掌邦刑而弼教節終表禮昭祀事以酬
庸既資委任於生前宜備哀榮於歿後爰施鳳綵式煥
螭文爾原任刑部尙書趙光積學深醇植躬端謹館入
雕龍之選車叨飾鷺之榮職佐拜勳才堪明律難經則
英辭伉伉掌綸則溫詔煌煌累推令望於棘廷還著威
稜於霜簡鳳池晉秩標學士之丰儀虎旅嫺韜贊雄師
之偉略位更襄夫秋興丹筆宣華階轉厯夫地官青榆
定法圖成括象擢正卿而懋飭五材道重修身趨講幄

而精參六籍瓊冊紀手編之績璀璨成文雲亭展領袖
之才慈祥種德衛甸而聲銷風鶴趨朝而步穩花驪玉
尺頻操江浙之菁莪蔚秀朱繩疊握梁秦之杞梓騰芳
培芸館以儲珍士多藹吉馳星旌而折獄俗泯譁張文
學偕武備齊諧拔英俊則典闡矢慎戎政與農曹再攝
考循良則課吏尋權周司寇之詰姦胸珠悉照虞士師
之執法肺石無冤方倚畀之彌殷何淪殂之遽告用深
軫惜宜予褒嘉表厥生平諡之文恪於戲翠珉雲矗松
楸垂累葉之榮丹旒風淒楨榦愴良材之萎式頒異命

A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 small tab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	--	--	--	--	--	--	--	--	--

國史本傳

趙光雲南昆明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年散館授編修三年丁母憂六年丁父憂八年服闋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充陝西鄉試副考官十一月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十三年正月充抽查漕糧四月奏言本年東省漕糧到橋節次查出潮溼攙雜粟米一萬五千餘石此次爲數無多已覺辦理掣肘若南糧跟接轉運卽照例掣量尙且日不暇

給再有潮溼攙雜殊屬滯礙難行查漕糧積弊不在沿閘而在外河糧剝乃致弊之源沿閘非作弊之所故外河查驗石壩抽查爲杜弊切要關鍵與其到橋探驗籌辦諸致稽延曷若在壩嚴查轉運自無蒙混應請

旨飭下倉場侍郎嚴飭坐糧廳務於外河認真查驗其分駐石壩尤須逐細抽查遇有弊端立即從重嚴懲庶足專責成而杜弊混又奏漕務積弊莫甚於南漕之折色北漕之剝船請嚴禁漕糧折

色並妥立剝船章程均如所請行九月轉掌廣
西道監察御史十四年二月以通州沿河一帶
有奸商開設錢號預備雜物攙和漕米並勾結
船戶偷買偷賣囤積回漕等弊奏請嚴懲疏入
下所司議行三月遷戶科給事中四月稽查舊
太倉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八月提督河南
學政十七年遷光祿寺少卿仍留學政任十八
年七月升大理寺少卿十二月升光祿寺卿十
九年二月稽查右翼覺羅學十月升太常寺卿

二十年三月充會試知貢舉累遷大理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充考試漢中書閱卷大臣二十二年八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以接纂

大清一統志全書告成下部議敘二十三年五月充考試差閱卷大臣九月充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二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稽查中書科事務二十四年四月歷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

朝考閱卷大臣六月署兵部左侍郎九月充知武
舉十二月充

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五年以兵部堂官違例派署
掌印未能察明更正光降三級留任尋授兵部
右侍郎充

朝考閱卷大臣二十六年二月署刑部左侍郎八
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十七年轉左侍郎二十八
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均留學政任
二十九年調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三月奏陳時

務四條略言安民必先察吏州縣爲親民之官以天下之大分治於一千三百餘州縣秩分雖卑責任綦重近來積習相沿風氣日壞加以捐例屢開仕途益雜罔識民事之艱難但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搖滋事書差胥吏又復從中舞弊聯絡把持賄囑情託無所不至委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貪酷者恣睢暴戾惟事誅求錢糧則任意侵虧詞訟則株連積壓及至衆怨沸騰輿情不洽上司或有風聞遇事參劾輒

敢挾嫌抵制攻訐多端大吏慮其噬臍姑容不
問不特各州縣毫無顧忌卽佐雜末吏亦且相
率效尤應請

旨飭令各直省督撫司道振作精神力除積習廉能者
據實保舉惡劣者立卽參黜勸懲一秉大公毋
得瞻徇容隱庶僚屬各知儆畏官方肅而民氣
恬矣

國家歲糜糧餉養育兵丁將以收實用也近日營
伍廢弛將帥性耽安逸養尊處優備弁徒效趨

承行私媚上以營卒爲廝役操演盡屬虛文以
空名冒錢糧剋扣且以肥己兵嬌將惰習氣已
深加以軍裝器械敝壞不修火礮擡槍練習不
熟陸路兵丁弓馬技藝尙有可觀沿海水師兵
弁於海洋風色沙綫多不諳習出洋會哨奉行
故事以致盜劫頻聞洋面不靖聞從前英夷滋
事水師不俟夷船攏近輒先施放槍礮至夷船
漸近則槍礮熱炸火藥已罄遂至束手無策又
聞兵心退縮往往未見賊蹤聞風解散因而兵

器礮臺轉資賊用且軍行毫無紀律沿途恃衆
需索擾地害方動輒鼓噪喧譁竟有本管將官
叩頭哀乞而後前行者軍令不振一至於此夫
練兵必先練將邇來水陸將弁求其材藝出衆
忠勇有餘緩急足恃如昔年之總督楊遇春已
不可得卽如近年之提督尤渤竇振彪亦屬寥
寥設有急需將帥之際何以收指臂之效然則
肅軍政以勵士卒儲將才固今日之急務也應

請

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提鎮整飭營務革除陋習秉公
甄覈鼓勵人才務使有勇知方毋得因循疲玩
庶武備修而可收實效矣詰奸除暴以安善良
弭盜之方莫如保甲近來盜風愈熾直隸山東
陸路行旅往來多被搶劫兩湖三江連年水災
盜賊日衆至如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幟匪廣東
之土匪貴州之苗匪雲南之回匪又皆肆意橫
行目無法紀且到處均有邪教會匪各立名目
煽誘鄉愚脅從旣衆蹂躪尤多地方文武恐滋

事端苟且因循惟務姑息書差旣叅賊縱容兵弁復得規徇隱州縣之勤幹者有時查訪嚴拏則差役通風武弁解體奪犯戕官往往釀成巨案其庸懦者平時旣不以緝捕爲務至報劫頻聞恐干嚴議輒復諱盜爲竊避重就輕以至匪徒益無忌憚若不急爲整頓則盜賊肆行奸匪交接其禍害有不可勝言者應

飭令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各官認真緝捕奉行保甲著有成效者據實獎勵疲玩廢弛不知振

作者撤參重處毋許稍爲迴護庶捕務勤而盜賊斂迹矣直省倉庫錢糧各有定額州縣官如果儘數徵解前後交代清楚何至虧空盈千累萬之多其所以致虧空之由厥有數端或執袴初登仕版習尙奢華或庸愚委任親隨開消浮濫或負累已深以官項償其私債或交遊太廣以正款供其應酬及至寅支卯糧東挪西掩有漕者藉口於幫丁之需索解庫者歸咎於糧價之增昂夫州縣之賠累原屬有因然使平素果

能潔己奉公量入爲出卽受累亦不致過多乃
不善於經理以致剋肉補瘡焦頭爛額道府卽
或查知往往礙於情面轉爲曲意彌縫後任慮
招衆怨而不敢發上司恐興大獄而不敢參卽
使查抄終歸無著是以州縣交代有厯數任而
未算結者有合數十州縣而未盤查者前者
欽差大臣會同各督撫清查整理嚴定章程虧短各案
業已分別攤賠第恐舊虧未完新虧已續若不
實力整頓其弊伊于胡底至杜虧空之法惟以

清理交代爲要應請

飭令各直省督撫督同司道各官於所屬新舊交代之際詳細查明交代未清者不得委署升補實有虧挪者卽行從嚴參辦庶州縣慎重錢糧款項不致虛懸而徵解皆歸實用矣疏入

上優詔嘉納焉四月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成豐元年正月偕署正藍旗蒙古都統明訓承修

福陵工程時

盛京有盜伐

陵山樹株之事

命光與明訓就近提訊尋將知情故縱之總管全喜等
鞠實治如律八月轉左侍郎二年二月充各省
鄉試補行覆試閱卷大臣六月署吏部右侍郎
八月署戶部右侍郎九月歷充順天鄉試覆試
閱卷大臣知武舉三年正月以訊明私硝一案
奏請將吉林佐領依祿等分別治罪先是吉林
堂主事喜林達爲其子德敏夤緣倖進將軍固
慶放缺不公挑印不遵定制復於依祿查拏私

確明知受賄仍派會審副都統琦忠隨同標畫
事隔數月始行附參

上命光偕署吉林將軍宗室恩華前往查辦至是均鞫
實褫職發遣有差三月充會試知貢舉四月

命赴順天府各屬查勘礦山旋擬定開採章程奏

聞下所司議行十一月充

實錄館副總裁十二月擢工部尙書以捐備軍餉下部
議敘四年正月充

經筵講官二月充

實錄館總裁尋管理三庫事務五月調刑部尙書十月
賜紫禁城騎馬六年二月充各省鄉試補行覆試閱卷

大臣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月

宣宗成皇帝實錄

聖訓告成加三級八年四月

命偕吏部尙書周祖培等辦理五城團防事宜九月署

工部尙書九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充教

習庶吉士九月充

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十一月以刑部司員辦案草

率未能查出罰俸二年十年正月以辦理秋審
情實錯誤及

京察大典薦舉不實先後鐫級留任三月署兵部
尚書閏三月歷充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各省鄉
試補行覆試閱卷大臣十一年九月偕大學士
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奏言

皇上沖齡踐阼欽奉

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
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擬定

論旨每有明發均用

御賞及

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竊恐非久遠
萬全之策不敢保後日之絕無流弊也尋繹贊
襄二字之義乃佐理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
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議然後進呈

皇上一覽卽行是名爲佐理實爲主持日久相因中
外能無疑慮乎今日之贊襄大臣卽昔日之軍
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凡事先面奉

諭旨準駁可否悉經

欽定始行擬

旨進呈其有不合

聖意者每逢

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爲今計之正

宜

皇太后敷中宮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

承命令有所咨決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

之實效準法前朝憲章近代不難折衷至當也

伏查漢之和熹鄧太后順烈梁皇后晉之康猷
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
稱美至宋朝之章獻劉太后有今世任姒之稱
宣仁高皇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世穆宗皇后
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
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
政事皆由兩宮決擇命大臣施行亦未嘗居垂
簾之名也我

皇上聰明天直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

此數年閒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夷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紀固結人心最爲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

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

旨舊制或應量爲變通敬祈

飭下廷臣會議具奏請

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

深悅服矣疏入

上采納施行焉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署戶部尙書

同治二年以雲南回匪滋擾奏請將昆明等處
殉難紳民旌卹

允之三年署吏部尙書四年卒

諭曰刑部尙書趙光持躬恪慎歷練老成由翰林洊
陟正卿歷事

四朝疊司文柄擢任刑部尙書十有餘年勤勞懋著倚
畀方殷昨因病乞假當經賞假調理遽聞溘逝悼

惜殊深趙光著照尙書例賜卹派郡王衙員勒溥
莊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醊任內一切處分
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文恪

趙文恪公自訂年譜

予家系出宋宗室秦王德芳先由湖州遷居紹興之諸暨嗣遷山陰城外西宜華舍二村族甚繁予家爲西宜村先大父潤堂公仕瀆奉委督運京銅曾赴紹興訪得家譜自隨差旋在途奉節相福忠勇公康安劄調至銅仁軍營辦理糧臺文案因大營兵不利糧臺失陷家譜遺失光於道光丁未視學兩浙按試紹興事竣曾取族人家譜觀之所載質齋公諱大木者似與太高

祖諱排行昆仲約計年代不甚合譜中無太高
祖諱不知是何支派無從訪問據族人云吾趙
氏自元初僧人擅虐懼禍闔族但以讀書務農
爲業應試祇入邑庠而止故世無顯宦後人緝
族譜惟載在籍支房其遷居在外者皆未詳載
計合族有五十三房體例多有未合太高祖以
上支派未能詳考殊爲恨事謹識於篇首以待
將來訪察

一 太高祖諱大本妣氏朱太高祖爲明季生員家

中影堂所懸像猶是前明儒生冠服高祖諱驥
號超亭始由紹興遷順天在康熙末年贅於三
河陳姓陳亦紹興人寄居三河妣氏陳曾祖諱
文志號翰臣行二山三河吏員選江西甯都州
吏目調新建縣典史曾祖妣元配氏鄭生大伯
祖繼配氏潘生二伯祖及先祖四叔祖祖考諱
煜宗號潤堂行三三河縣拔貢生由 四庫館
膳錄議敘州判揀發雲南補碣嘉州判升保山
縣知縣歷署易門大姚祿豐等縣祖妣氏鄒生

先君及二叔父三叔父姑母二先考諱莖號厚
田行一未仕先妣氏朱幼失恃育於舅氏韓故
亦從韓姓自曾祖考妣以來三代均蒙

誥贈光祿大夫一品夫人嘉慶二年丁巳四月二十

八日午時光生於雲南永昌府保山縣署

嘉慶二年丁巳 年一歲

先大父潤堂公時任保山縣知縣光初生後先

大父謂大母鄒太夫人曰吾平生以廉仁恕爲
務不忍妄有笞杖前在銅仁軍營見俘獲人犯

解赴大營槩置大辟其中有形狀絕不似逆徒者殊爲可憫因謁福節相極言凡拏到人犯須一一研訊分別發落實係逆匪者誅之其誘脅餘人或良民無辜者次第遣釋節相深以爲然卽委予承審三年有餘拯活甚衆後人必有大興吾門者其此子乎

三年戊午 年二歲

四年己未 年三歲

是年弟百祿生

光

胞兄諱錫奎號象文乾隆甲

辰年生胞姊二姐乾隆辛亥年生光同胞四人

兄弟姊皆去世今惟光一人每一思之深用慘

戚

五年庚申 年四歲

皆在保山縣署

六年辛酉 年五歲

潤堂公因清查案內辦公挪移官項被迤西道

漢軍李亨特詳揭初頤園中丞彭齡參劾撤任

旋去官查封時眷屬移寓考棚

七年壬戌 年六歲

光隨侍先大母鄒太夫人先母朱太夫人及兄

姊弟合家進省寓省城五蠡巷三月兄姊弟與

光并堂兄杰表兄楊德均皆患痘證胞弟百祿

以痘殤潤堂公猝患風痰半身不遂醫藥無效

於七月初四日巳刻棄養先大父臨終前數日

呼光至膝前撫頂顧謂先母曰吾居官清白自

勵謹守書生本色此子器宇端凝性識聰敏汝

夫婦善撫之令其用心讀書以繼吾志儻得科

名振起家聲吾無遺憾矣先母敬聽泣慰再三
光讀書時常舉以示勸

八年癸亥 年七歲

自先大父去官棄養官欠私債追呼盈門先大
父在官時不妄取百姓一錢身後蕭然合家生
計無出先君赴保山清算交代奔走四方不遑

延師課讀光與堂兄表兄均尙未入塾

九年甲子 年八歲

是年仍未延師啟塾三叔父煒亭公初以王

伯厚三字經口授八句光三徧卽背誦請加誦

十餘句至四五十句皆不數徧輒背誦煒亭公

因謂先太夫人曰此子聰性過人勿令荒廢乃

延請昆明余先生至家教楊平山表兄梧坪三

兄及光三人

十年乙丑 年九歲

從余先生讀書

十一年丙寅 年十歲

從余先生讀書

十二年丁卯 年十一歲

從余先生讀書是年七月先太夫人爲先兄象

文完姻

十三年戊辰 年十二歲

是年從廩生安先生讀光自前年學作時文至

開館遂成篇安師教法甚嚴光亦倍加攻苦時

先君遊幕在外家貧甚無以供脩脯先太夫人

偕姊作鍼黹過日夜止一燈先太夫人及姊與

光其之冬夏皆夜半始息天明即起先太夫人

嘗言家雖貧有子肯讀書自勵吾何憂

十四年己巳 年十三歲

從安先生讀書

十五年庚午 年十四歲

先君由外歸另延昆明增生任先生教讀是時

作文少啟悟先君因令光從乾隆丁酉舉人前

任保山縣知縣大定楊玉山先生春受業玉山

師與先大父保山前後任相友善時去官居禁

府經歷署光間一二日以所作詩文呈正因備

示作文作詩之法頗有領悟處玉山師甚喜謂
先君曰此子器識宏遠讀書必能成就

十六年辛未 年十五歲

是年從楊玉山師讀晨去暮回三八作文頗知
勤奮時有前任賓川州崔秋崖先生亦在按司
獄署居禁崔天津人乾隆甲寅經魁學問淵博
詩文字皆極講究先君命光往謁極蒙器許於
是間日從教訓以古法得益甚多是春胞姊許
字紹興孫章門淦旋卽迎娶過門姊文遊幕家

道清寒品學俱優予家尤貧妝奩皆無力能備
荆釵布裙姊未嘗稍有怨色光自幼得姊力頻
年衣食攻讀膏火皆賴姊十指所出至今未能
忘也

十七年壬申 年十六歲

光從玉山秋崖兩師學教誨周至時家貧甚不
但不能奉脩脯并承玉山師拯其困乏頻年未
克酬報萬一愧何如之

十八年癸酉 年十七歲

是年仍從玉山秋崖兩師肄業光幼年尙能強

記五經左傳周禮離騷國語國策史記漢唐宋

古文皆已徧讀講貫昭明文選選讀漢魏以下

至唐宋人詩尤喜讀聞學憲顧南雅先生試士

重古學人或勸先君令光出應童試先君曰吾

不望此子但博一衿何必亟亟徒荒功耳光自

童子時卽喜作字且愛仿各帖黏壁糊窗不自

知醜先君獨喜謂先太夫曰此子幼小唯好作

字其筆姿不鈍將來當有可觀不必呵禁任其

塗鴉可也光是時惟學松雪翁閑邪公家傳道
德經快雪堂蘭亭十三跋嗣得孫章門姊丈處
靈飛經善本遂極力摹仿

十九年甲戌 年十八歲

是年仍從玉山秋崖兩師肄業三月昆明縣童
試先君猶不欲令往重違其意姑令隨隊觀場
首覆團榜名列第七時同試者忌之閔言冒籍
不知光已呈明入籍非冒考也乃次日感風熱
兩目暴腫不能赴試縣尊招覆唱名數次未見

到恐署前有人阻滯遣役四出指名尋之不得
坐堂上數刻候未見至頗爲惋惜迨光目疾愈
縣考已畢先君令光不必報名續應府試次年
再考可也

二十年乙亥 年十九歲

是年仍在玉山秋崖兩師處肄業二月昆明縣

科考童試

光

應縣試首場取列第九名廩保王

先生澤止

光

勿往覆試恐同考者仍疑爲冒籍

饒舌不如續名應府試但得有名院取可也何

必縣府前列爲榮耶於是未往縣尊爲閩中葉
小汀先生申薊己巳庶常因初覆未到遲半時
許遣役四出尋之不見甚爲惋惜四月雲南府
府試初覆取列第一同試者譁然忌之而無可
如何廩保王先生來言此則萬不能不往覆矣
於是逐場前往計團榜兩取第一兩取第二長
榜出仍取第一府尊爲浙杭景福泉先生謙以
優貢出仕精吏治極風雅尤愛獎拔寒士此次
府試聘制府幕許亭叟孝廉襄校許浙中名宿

先生夙重之 光文卷爲許公稱贊先生心契之
而不肯言其時同應試有黃矩卿琮文筆出衆
亦兩取第一先生與許公於出長案前一日商
定案首先生云此兩人皆必發科甲爲翰苑美
才子觀趙生文超雋拔俗見識旣優福澤亦厚
字天資尤高將來當以書名於時每場點名觀
其人風度凝重名位未可限量黃生文筆甚佳
富有才華惟字之天分稍差貌亦不甚揚若論
科名則趙在黃先予意以趙居首黃次之許公

推爲允服聞其時首縣葉小汀先生備述縣試
取前列覆試未到否則當縣試固己冠軍矣先
生府試所取前十名極爲欣賞因以歷次覆試
原卷發交學官令紳士生童往閱予聞之往取
原卷翻看見各場批詞嘉獎備至榜後進謁福
泉師蒙師期許遠大垂問家世知光寒苦許爲
先君薦館囑光用功上進師爲光平生第一感
恩知己此後備荷栽培終身志之不敢忘六月
院試學院爲吳縣顧南雅先生蒞應試日適患

腹泄勉強完卷覆試後長榜取列第二名撥入
雲南府學進謁時極蒙期勉并詢知寒苦以光
同黃矩卿送育材書院肄業光以城外講舍距
家遠未能住宿僅領半課膏火銀一兩五錢從
此按月應官私兩課但獲前三名官課得獎勵
筆資或四金二金藉奉兩老甘旨是冬福泉師
薦先君赴蒙自縣楊公景春筆墨館歲得脩金
百二十金以爲家用家中月支八金并膏火筆
添資補於是家用稍裕祖母鄒太夫人於是冬

攜三叔母居龍王廟街自賃公館光奉先妣朱
太夫人及嫂氏姪女另居賣線街自賃小公館
梧坪三兄楊平山表兄亦各移居不復在三府
坎舊宅同寓矣

二十一年丙子年二十歲

是年光雖仍在玉山秋崖兩師處肄業功課不
能無閒斷且爲秋闈應試計留心經策又應鹽
道山陰何竹居先生鑑大卷字課光每獲取前
列七月滿洲繼蓮龕布政大課決科光蒙取超

等第三名學院錄遺取府學第一名八月應鄉
試首場頭題請益曰無倦次題齊民盛服三句
三題善教得民心詩題民生在勤得生字九月
初六日榜發中式第三十二名房師爲漢軍乙
丑進士建水縣知縣高雨樓先生望是科正考
官福建蒲田郭蘭石先生尙先己巳進士官編
修副考官浙江會稽聞人春臺先生熙己巳進
士官內閣中書光卷爲春臺師取中徽倖後謁
兩座師房師云填榜唱名皆知爲上年景福泉

取府案首之人福泉師極喜念光北上無資爲
助資斧始獲啟行由火牌馳驛進京十一月初
三日自滇省起程歷貴州省至鎮遠府登舟湖
南常德府登陸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湖北荊門
州度歲山程水驛風景各殊惟初次遠行思親
未能暫釋耳是年四月嫂氏病歿

二十二年丁丑 年二十一歲

正月二日自荊門州起程至樊城換車沿途州
縣或以號車或以鄉車應付車上多無蓆篷每

遇風雪苦不可言且早晚尖宿無定初登北道
勞頓異常視他省公車自雇坐車者迥不相同
二月初六日抵京師寓菓于巷萬順店三月初
五日移寓內城詹事府署中間房免租小寓場
後仍移寓外城旋爲農部劉曙園敏招住繩匠
胡同宅月杪赴三河祖籍謁高曾祖塋於縣城
西關外寓從堂川如三叔父家得見胞兄象文
大哥十餘年骨肉濶別聯牀夜話每至達旦遍
拜親族酬應十餘日四月初八日旋京初十日

榜發落第劉曙園留予住京予思親念切每日
閉戶堅卧幾至怔沖遂決意南旋復至三河約
象文兄同行兄未克往七月初二日偕同年浪
穹趙子穀輝璧出京一路雨水梗阻月杪始抵
樊城易小舟沿漢水至荊州沙市過湖達常德
府以上水遲滯坐篋輿陸行從桃源縣至貴州
鎮遠府山路險峻旅舍湫隘食用皆乏俗所謂
窮十六站也八月杪至貴州省九月二十日抵
家雙親思子病卧家景蕭索幸萬里遠歸稍慰

親心耳先君時在師宗令胡月樵幕有邱北分
防縣丞史芷亭公道善至縣晤先君見予爲先
君寫作祝胡公六十對聯頗加稱贊胡公因作
合以子與史公第三女結姻予在京接家信驚
聞玉山師去世到家後哭奠作輓詩三十首送
櫬回黔之大定府本籍

二十三年戊寅 年二十二歲

正月鹽道潘紅茶師恭辰薦予爲安甯州姚公
閱文章試卷署中有鹽池湫隘多蚊蠅移居城

外雲濤寺距溫泉甚近泉出硃砂嶺下從地沸
起導蓄爲池有石牀可坐泉剛齊腰無硫磺氣
不甚熱而清鑑毛髮通體垢膩自然流去楊升
菴先生題曰天下第一湯卽此也寺內外古松
幾千株風濤徹夜塵心盡泯泉流入螻蟬川兩
岸多古寺桃柳夾堤搖綠綴紅晨興飯罷泛舟
理策訪僧茗話不覺忘暑桃花源尙在人世也
二月爲楊平山表兄代撫幕館辦書啟摺奏六
月學院牛次源先生坤招予至署閱雲武二屬

科試生童卷子以梧坪三兄方應童試迴避不
閱昆明本縣文童卷三兄獲雋撥充府學繼閱
錄遺卷時先君自師宗來諭謂史宅擇吉八月
初三日完姻諸事從儉吉期已迫史芷翁已送
女到省予家貧甚一無所有先妣焦急萬狀於
是孫章門姊丈與家姊相商向各親友借用衣
飾勉強過禮移居三聖廟街新婦年十七性聰
而體弱舅姑愛如所生逾月仍移居平正街巷
舊宅十一月初六日啟行北上兩老年皆遲暮

新婦不諳家務家無擔石儲出門後迴思頗悔
此行而無如何也

二十四年己卯 年二十三歲

是年二月初三日到京寓內城霞公府夾道孫
章門姊丈之戚馬氏宅以距舉場近便應試也
榜發落第因赴三河省川如叔父晤象文兄居
十餘日旋京以庚辰會試正科在卽雖思家念
切不得不留京於是劉曙園招予教讀月致束
脩四金移居劉宅屢接先君手諭知家中平安

史正翁署師宗縣胡公缺先君因新婦穉弱難捨其母屬正翁攜其女赴任九月崇之二叔父偕永昌府劉慎齋太守迎護緬甸象貢來京住曙園宅對榻談家務藉慰思親之念十月杪送二叔父出都是冬予按三六九課期請顧南雅師出題作文攜呈改削歲杪文境漸熟南雅師許以必中是年

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各省大吏皆進冊頁予爲南雅師代寫作每分得數十金因得添置皮衣并寄

銀回滇作甘旨之奉十二月曙園丁太夫人憂
解館仍寓館中度歲

二十五年庚辰 年二十四歲

正月聞人春臺師薦予至南城兵馬司阮君其
新處教讀阮爲師之壻脩脯月仍四金以署在
崇文門外赴舉場甚便省賃小寓也正二兩月
予課讀之暇作文二十餘篇呈南雅師師言閱
所作文揣摩功夫已熟不必再作場期已近須
養惜精神臨時方有與會三月初八日入場首

題仁者先難而後獲次題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三題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詩題
惠澤成豐歲得成字四月十一日榜發中式第
四十五名是科正考官爲大司農德州盧南石
先生蔭溥副考官爲大宗伯當塗黃左田先生
鉞總憲涇縣吳雲樵先生芳培少司空長白善
樂齋先生慶本房爲新城洪守愚先生耀十四
日

保和殿覆試以脫誤字置三等中二十一日

殿試南雅師收卷滿擬予卷可望前十本閱首頁
第三行繫字有挖補墨痕甚爲惋惜閱竟謂猶
可望二甲前榜發二甲第三十四名二十八日
朝考入選五月初六日

圓明園引

見奉

旨改翰林院庶吉士進謁座師南石師言予會闈試
卷於三月十一日初進卷房考所薦第一本卽
取定文章清雋拔俗洗伐功深無一閑字句疑

爲老手闕閱二三場典雅詳核決爲英才先是
予於三月初一日赴正陽門關帝廟乞籤有虎
頭城裏喜相尋之句始知爲南石取中虎頭字
恰合又乞一籤有今君庚甲未亨通之句當時
以爲庚辰本科必不中友人解之謂未字若作
支干解今年必得雋嗣閱出榜及引

見日適合庚甲未三支干亦奇驗又憶予於乙亥年
童試在滇省關帝廟乞籤有若問生前君大數
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今觀榜鄉中第三十二

名會榜中第三十四名則榜上名數早定而籤之靈驗亦奇極矣五月望赴翰林院謁掌院相國英煦齋太夫子和曹纒笙夫子振鏞謁大教習少司空穆鶴舫夫子彭阿少司空陸平泉夫子以莊小教習翰林院侍講學士方容齋夫子振大課一次七月大拜前輩回三河謁祖塋時同縣官紳親族百餘人在城南棗林迎候川如叔父家盛筵款接應酬十餘日入都擬秋涼乞假旋滇七月二十五日驚聞

仁宗睿皇帝在熱河升遐於是逐日進

內哭臨至百日釋服後始乞假於十一月初六日

屢乘駝轎出京至鎮遠度歲是秋恭遇

宣宗成皇帝御極

恩詔加一級恭上

仁宗睿皇帝徽號

恩詔加一級恭上

孝慈皇太后徽號

恩詔加一級

覃恩封典歷次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

馳贈先祖考潤堂公儒林郎

馳封先祖母鄒太夫人安人

敕封先父厚田公儒林郎

敕封先母朱太夫人安人

道光元年辛巳 年二十五歲

正月初八日抵貴州省謁外舅史芷亭丈外姑
金夫人於參將史公登善署與史夫人相見備
述別後兩年事予戊寅北上芷丈署師宗令史

夫人體弱念母未忍離遂攜赴署蓋重慈及雙
親愛憐之至故也芷翁因同族史漁村先生致
光升任雲南巡撫迴避調貴州次年漁村先生
升任雲貴總督又迴避廣西時攜眷在黔史夫
人念翁姑切急願偕予旋滇復以予將奉親北
上故留黔相待也居數日卽行二月十八日到
家雙親病臥見予歸悲喜交集叩見先祖母年
逾八旬精神康健諭曰汝父母老且病此次必
須迎養入都毋聽汝父言以我故不肯北行我

雖老猶健可自支持汝父母無人侍奉轉貽我
憂也予謹諾然家貧甚資斧無所出景福泉師
時權藩篆爲籌資千二百金始得成行因留象
文兄並姪女於家侍祖母於八月六日奉二親
由滇啟行月杪至貴州省史芷翁調粵西縣丞
乏資未行猶向友借五十金贈予留十餘日爲
先母醫病遂次瀕於危者屢矣望空祈禱繼之
以泣寓黔調理病稍輕勉強登輿偕史夫人左
右扶持備極危險九月十日抵鎮遠府由水路

抵武陵至湖北以先母病未痊難禁北道苦寒
乃分道行先君與先母從大江至揚州搭運糧
船進京雖遲滯較安穩予同史夫人由襄陽進
京先備居宅再措資從運河迎接且爲來年散
館計也十二月初五日抵襄陽至保定府度歲
二年壬午年二十六歲

正月初四日抵都向同里饒孝廉借銀三百金
於是賃宅粉坊琉璃街往謁顧南雅師師言此
次雲南選館四人許魚泉羅雅林李鑑亭皆住

庶常館子奔馳萬里恐無暇寫作奈何光因備
言家貧親老竊願借祿仕養親若得散館改知
縣是所願也師言以子詩賦字未必在彼三人
下宦途自有數定子但當盡其當然聽其自然
不必豫設成心試期已迫急宜練習予唯唯二
月南雅師教習館課三月黃左田師招庶常同
年八十餘人在興隆街作大課予卷皆取列第
一四月初九日散館瓊島春陰賦以龍池柳色
雨中深爲韻賦得子產有辭得人字閱卷諸公

原擬予卷一等第十三名進呈蒙

宣宗成皇帝擢置一等第二名引

見授職編脩四月杪奉先君諭知已抵潞河急遣人
往迎先母自滇猝患風痰之症竟安然抵京真
大幸也先母病勢六月後漸清適至秋冬病去
八九史夫人左右承歡兩老人頗覺喜慰予雖
貧各處稱貸甘旨之奉未嘗缺也十月蒙左田
師以

宣宗成皇帝御製養正書屋詩文集稿本令光分繕明

春將保南齋可望以光名登進也十月杪移居
大保吉巷歲終諸債蝟集恨無臺可避耳

三年癸未 年二十七歲

正月十四日象文兄到京衣敝履穿詢知赴蜀
尋友不遇從陝西山右步行入都深以前年不
與同行爲悔二月初一日卯刻先君與先母對
榻卧忽聞先母作痰喘聲急呼兄及子來視至
見先母顏色改變痰響風動手足抽搐急遣人
請唐姓醫乃醫未至而先母神氣益危痰喘愈

甚不兩刻竟棄光等長逝矣嗚呼痛哉先母生平賢孝淑德慈徽備載當時行述茲不復敘惟數十年勤苦操勞方親見予登第旋患風痰之症勉強北上屢瀕危殆幸而到京承歡未及一年遽爾棄養搶地呼天百身莫贖予時貧甚幾無以斂幸得朱同年襄借銀百金乃備棺衾一切如禮出殯長春寺妙光閣東廊房先君因移居南橫街宅未半月遭此大故亟令遷居遂移潘家河沿居久之夏間苦雨閉門愀坐因負累

已深既無力扶襯旋瀆卽日用亦幾不濟不得
已留象文兄在寓侍奉照料眷屬予於八月中
旬由潞河赴江浙一帶尋友張羅計啟行前接
楚南方伯福泉師來信唁賻周至并爲予薦至
楚南學使祁春浦先生幕中襄校予因此由蘇
杭至江西省謁鄒樂菴七舅祖念曾樂翁七十
餘精神矍鑠見予喜慰垂泣留予在宅度歲

四年甲申 年二十八歲

正月燈節後叩別樂翁舅祖登舟由萍鄉過壩

至湖南省福泉師遣人接進藩署春浦先生聞予至專丁來請赴辰州府考院予因計京中累過重時尙願扶先母靈櫬回滇若學幕雖館俸從厚亦萬不敷予所用不得已備告福泉師并作函辭春浦先生四月接漢皋徐廉峰同年來函招予前往予亦願赴漢上冀有所遇或可爲扶櫬計乃辭福泉師買舟渡洞庭至漢陽與廉峰相晤寓漢上之風神廟制軍李鹿萃前輩鴻賓向鹽道滿洲查公爲予噓言由漢鎮鹽旂饋

程儀四百金廉峰之力也福泉師由楚南寄贈
予四百金予始得寄京爲先君家用又於同鄉
尹四太翁處識浙江慈谿人葉君貫一一見如
故旋來拜訪數日後忽以千金相贈予以萍水
相逢受之不安再三辭卻葉君言古人麥舟之
誼心夙慕之君勿疑予固無所求聞君文名書
法必非久困者今爲太夫人扶櫬南旋用以奉
助予子弟在家讀書他日進京應試得教誨惠
我多矣屢辭不獲因拜受之乃予於丙戌年旋

京後通函往返而葉君遽去世葉本以售買藥材時赴漢鎮其贈金一節家人皆不知也予視學中州卽思寄還而未得便直至丙午視學浙中丁未春按試甯波晤慈谿教官託其訪問并告以故六月伊弟來杭州執昔年予手函謝札爲驗予審爲葉之胞弟妻子皆在第未知當日贈金之事予備述乃兄高義至今耿耿今幸相值當仍以千金奉酬并以筆墨食物餽之其弟拜謝而去江湖商賈中乃有葉貫一慷慨豪爽

之人惜不永年其子弟亦不能讀書惟聞其家計尙小康也予廿年抱歉至此乃了亦一快事附記於此時予雖有千餘金計進京扶櫬旋滇往返及清償都門夙逋仍屬不敷廉峰因勸予作粵東之遊前出京時郭蘭石先生亦謂可由楚赴粵一行當不落窠并爲予函致粵東學使白小山先生鎔蘭石先生丁卯座師也又爲予函致粵人葉雲谷農部夢龍伍商雲比部敦元其時粵中當道如制軍阮雲臺先生元爲小山

先生太夫子撫軍陳新畬先生中孚爲同年陳芝楣族叔鹽運使爲翟雲莊前輩錦觀糧道爲夏森圃前輩修恕往遊當不致無所遇遂於七月初一日買舟仍由楚南赴粵初五日行過岳州劉曙園太守來迓次晨在署飯畢曙園送予登舟是日天色晴和乃揚帆行時許忽聞西北風聲又西望天末有黑雲一片舵工驚云大風暴已至柰何頃刻間狂飈四起波浪滔天黑霧滿湖高下簸蕩但見同時開行巨艘數十皆傾

覆無一存者予所乘陽花膀子船篷高艙淺舟
底平直又無重載尤易覆沒忽聞船頭霹靂聲
桅木吹折風帆亦吹落波際舟人頓足呼天又
聞舵工大叫舵被波浪打壞僅餘舵柄不能使
運矣風浪狂湧舟左右傾側水已滿艙船窗篷
蓆皆爲風吹散船身格格震響作將崩裂狀長
竿面無人色予亦自分萬無生理正在船頭望
空祈禱舟傾側將覆不能立舟子推予進艙艙
中水已大半岌岌欲沈予膝行至中艙卧榻引

被蒙面待死而已昏憤中自念生長廿八歲未嘗作惡忽遭此厄因思人言急難時誦佛經可以解救予向不誦佛經無可持誦閉目堅卧五中驚跳從窗中一望但見波浪如山所乘船如一葉浮萍隨風上下湖面有巨木十餘植立濤頭往來遊漾又有若羊首豬首者無數怪怪奇奇不可名狀詢舟子是何物搖手戒勿言無已仍覆被默誦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藉以自遣首尾不遺一字默誦將畢忽聞舟人大叫可喜可

喜船到襄河湘陰已無礙矣予急起問由岳州至此遠近則稱相距三百里外矣不數語舟行若飛已至湘陰縣城下於是泊舟予因問舟子今日風暴奇險吾舟何以得不覆沒舟子云奇哉奇哉此公之福也當風折桅舵之時帆蓆分飛左右簸蕩舟身將散忽見有一巨物其首如箕昂頭跋浪在船前引路船底似有物負之由波浪上破空行而舟轉平穩不過兩刻已抵此閒將到內河船首巨物倏不見船身如半空中

忽落平地予問巨物是何物舟人謂黑暗中不
辨其形但身首足似老黿遍體鱗甲皆深綠色
予因備叩湖面巨木何以直立曰此洞庭神所
謂楠將軍及黃楊將軍非大風暴不出巡也予
曰蛟龍鼉魚已備見矣又若羊首豬首者何物
云此有角者亦蛟龍之類豬首則江豚也今日
風暴不過兩時許實一大劫公不見同行巨艘
皆沉水底耶吾舟輕而小斷不能脫此厄而竟
得脫殆有神佑舟中人皆賴公倖免公其速詣

大王廟拜謝予遂敬赴廟焚香叩答神庥是船
已壞須修理十餘日乃買枳枻船前行抵星沙
謁謝福泉師備述遭風狀師曰忠信涉波濤豈
有如吾子者而溺於洞庭之事耶然人生風波
之險何處無之惟自問吾心何如耳師因予此
次僕從皆非舊人密謂予曰子隻身赴粵東行
囊有千金之資萬一新僕伺子他出共謀竊資
而逃奈何予曰是也師言吾差一司署老承差
隨子前往但今日夜守戶此人樸誠有守可保

勿虞赴滇時只覓一老成之人隨行再令此人
旋楚予在粵幸得此人之力師爲予計慮周至
如斯真可感也由長沙解纜經湘潭至衡州晤
郡守同鄉尹愚谷佩綦維舟三日行抵郴州過
壩易小艘過韓瀧飛流直下數百尺小艘從浪
花中冒出絕險幸而崖有繹路舍舟步行至艘
底登舟從一線天出峽抵粵東樂昌縣再易三
板船過清遠峽登高嶺尋坡仙題詩處洞口石
際忽見紫色靈芝一柄新鮮可愛因採之而歸

山僧謂予紫芝未易得也惜予無仙骨未遇異
人一聞道耳次日抵三水至廣州省城寓越王
臺畔雙門府公館與當道芸臺先生諸公拜晤
洋商伍三太翁秉鑑及其子商雲比部敦元春
嵐觀察 昆仲過訪盧屏之水部文錦晉之
司馬文蔚諸昆仲亦過晤潘伯臨農部 葉
雲谷農部夢龍諸君皆往返晤敘是時粵省殷
富甲天下洋鹽巨商及茶賈絲商資本豐厚外
國通商者十餘處洋行十三家夷樓海舶雲集

城外由清波門至十八鋪街市繁華十倍蘇杭
珠江風月日夜笙歌當道諸公與紳商士庶競
以風雅相高遊醺觴詠無虛日筆墨文字酬應
無暇晷舊友羅馥畹指揮禮蘭新知李繡綠廣
文清華同年羅蘿村編修文俊約蔡春帆拔貢
錦泉鮑逸卿庶常俊吳石華學博蘭修諸文士
爲予捉刀而書字則予自作不能代也終日宴
集往來加以吟咏贈答古刹名園遊覽幾遍商
雲昆仲又僭子登夷館樓閣設席大餐酒地花

天洵南海一大都會也葉雲谷農部尤好事收藏書畫富而且精每至所居風滿樓賞翫清談夜以繼日幾不知客居之岑寂如是者自秋徂冬無一閑時在五羊城度歲

五年乙酉 年二十九歲

正月酬應尤繁於是過燈節卽摒擋起程旋滇瀕行自當道官場及紳商各友人均以贐儀相贈二月初五日葉雲谷諸君送別於鵝潭西之花池登舟解纜由肇慶府過廣西潯梧二州之

古州三角屯登陸乘轎由都勻府至貴陽省城
稍息二日啟行四月廿二日抵滇省寓二爨街
寬巷謁祖母鄒太夫人於繡衣街原寓大母年
已八十五精神尚健三叔煒亭翁仍在東川三
叔母與六弟大姪女同居侍奉又謁二叔父崇
之翁二叔母於保合巷寓中梧坪三兄與嫂侍
養姪女廷珠方在抱次日日出北門拜祭先祖塋
墓松楸依然未得奉先妣靈櫬附葬左側悽愴
無已在省居數月遍遊少時未至各山寺及昆

池近華浦各勝境時已服闋因起文書北上供職於八月初二日自省起程廿一日至黔省在滇起程時先祖母諭予汝婦聰慧而賢惟身弱不宜男吾望曾孫久矣到黔可置一妾攜行又接先君自京來諭亦云然於是在貴陽旅店留十日買妾陳氏同行九月初十日至鎮遠買舟由常德過洞庭至漢口此次過湖風平浪靜迴憶前遭大險猶怛怛心動也十月中泊漢江岸姚小山觀察時爲總商人極熱腸去年伊在揚

州未值因與廉峰至交稔予爲人聞予至來訪
留住十餘日至仲冬初三日乃開船由襄河至
樊城雇車於臘八日北上沿途雨雪寒甚歲杪
始抵汴梁時聞黃河結凍在汴度歲

六年丙戌 年三十歲

元旦楊海梁中丞國楨鏡泉方伯阿勒清阿朱
唯齋同年學使襄皆送酒食過談次日聞北來
官眷車有渡河者云每日午刻冰泮可渡予因
於初四日開車中丞方伯皆遣役送過河詎行

四十里至柳陽渡口南岸無渡船遣役至北岸呼之往返閒日已將落纜下一行李車於船內甫開行冰塊擁之隨波而下不知何往坐車二輛不敢下船卽在岸上歇息過夜至天明行李車乃從下游挽至岸由岸上來至渡口因同坐車齊推上船渡口新闢由上而下坡陡峻數十人乃挽之而下船非官設乃鹽船形圓小無艙板且板薄釘稀每船只能下一車再下騾馬已軋軋作折裂聲顧之令人色駭不得已下車畢

時已午正河中冰凌如山石層疊洶湧舟至中流適擱淺灘撐之不動上流有冰溜至如崩岸聲對船而來舟人大叫休矣休矣予亦動心駭目無可措手若冰山碰渡船則舟車人馬皆粉碎矣予方望空虔禱忽見冰山頓住少許時從中流左旁遊漾而去舟竟無恙於是舟人狂喜竭方枝拒舟活動橫截而渡然至北岸日又將落此番驚險爲時雖暫亦無異去秋在洞庭時事也十八日到都叩見先君精神如昔面色發

暗心竊憂之詢知象文兄於去冬在三河因病
去世悲悼無已次日設位成服哭祭二月初一
日移寓賈家胡同先君以移居感冒至初五日
已愈是晚復感次日遍體發熱病勢加重延醫
診治無效轉成傷寒之症最爲老年所忌至十
二日燒總不退神氣昏迷十三日早痰響作喘
遽於辰刻棄不孝等長逝嗚呼痛哉頻年違侍
到京未及一月遂罹此閔凶侍奉無狀尙可覘
顏人世哉先兄已歿責無旁貸勉治喪事躬視

舍殮凡附身附棺尙無遺憾三月初五日開奠
後發引至妙光閣南院正屋與先母靈柩同停
一處三月十五日接雲南二叔父來訃祖母鄒
太夫人於正月初十日因病去世當卽設靈位
致祭成服開奠兩月內疊遭大故慘戚莫名先
君病重時諭予曰我病將不起幸汝已旋京我
唯老母在滇未得再見卽死未能瞑目我與汝
母可於祖籍三河附近先塋卜地安葬不必作
旋滇計矣予泣應之發引後遍訪地師赴三河

相度乃言人人殊不知所謂於是亟購古今地理書精研數月楊筠松蔣大鴻兩家皆默誦之因思地以形勢爲先旣得形勢再以理氣印之自無差謬乃屢至三河尋訪迄無所獲是秋移居粉坊琉璃街

七年丁亥 年三十一歲

二月移居上斜街官房典價七白金四川童西樵侍御粵東鄧雲溪學博共借之項也予於春秋兩赴三河尋地仍無所遇

八年戊子 年三十二歲

五月十二日服闋在順天起文到翰林院報起
復八月外舅史芷翁由廣西升選湖南會同縣
領憑到京予迎至寓同居月餘史夫人頻年思
親之念稍慰九月杪送芷翁出京予仍赴三河
因思城東峰巒盤鬱洳河環繞當有結穴第水
法未得脈絡問之鄉人皆東西指說難以尋求
擬次年夏閒雨後再尋

九年己丑 年三十三歲

二月掌院派充

國史館協修官承修十四志兵制一門三六九日
到館時提調爲杜蔗農及王曉林前輩六月中
予乞假赴三河乘大雨後至縣東從段家嶺緣
各峰下遍尋山水會歸處得一地形勢理氣皆
合法詢本莊北燕兒口人王賢知此爲旗下老
圈地地主艾姓願售計共一頃八十餘畝二百
金卽可買予進京拊擋適有鄭司馬願典予上
斜街官宅得九百金子以七白金還欠項外餘

二百金正符地價卽煩川如三叔爲承買艾姓
地招王賢爲看地之人十一月移居西草厰胡
同

十年庚寅 年三十四歲

正月納婢貴筑吳氏爲第二妾二月約江右素
精堪輿洪進士錫光往三河瑩地詳看畢洪君
曰此大結穴非君孝思過人未易得此也予因
請洪君爲定穴并向伊意願作壬丙向予自定
子午兼癸丁向浼同鄉禮部杜浣花薇之前輩

爲擇葬期定七月初一日申時四月杪先奉先
君先母靈柩到塋暫厝浣花先生工選擇且精
奇門謂葬日必先有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勿
恐申初必晴則太陽到山向矣予曰是日如不
晴奈何先生云斷無不晴之理若雨過大甯葬
申刻前毋後前雖不及時至時開朗仍到山向
若過吉時太陽不復照諸煞并臨矣是日午前
卽陰雲四布大雨將至同人送葬者皆勸予先
下葬予再三猶豫以生平未經葬事觀雨勢恐

不能驟晴未能堅守所定申刻因記其有儘前
勿儘後之語遂於午正後下窆墳頂尙未圓大
雨傾盆雷電交作似左右圍繞墳地予心膽俱
裂恐有不測之虞自念此地如不應得卽將予
震死心亦甘受惟祈神勿驚我二老之靈遂跪
坐前默禱時許雲雷俱過平地水深四五尺交
申刻豁然開朗太陽正照墳頂乃堆土圓墳而
畢予當時卽深悔未能堅守浣花先生之言然
此亦數也

十一年辛卯 年三十五歲

正月十八日長女佩芬生妾吳氏出三月予得
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以御史用四月考試試差予入翰林十二年
初得與考是年盧南石師相閱卷謂曾見予詩
字似已取在前列第不記何人所取各鄉試考
官學政皆放畢未得差順天同考官因原籍迴
避不開列

十二年壬辰 年三十六歲

本年壬辰

恩科會試三月初六日聽宣光蒙

點派同考官隨入闈次日簽分第八房首題君使臣
以禮次題施諸己而不願二句三題樂天者保
天下二句詩題循名責實得誠字本房取中十
四名如額是科潘芝軒冢宰世恩爲正考官戴
金溪大司寇敦元穆鶴舫大司空彰阿朱詠齋
大司空士彥爲副考官本房所取士莊心省等
皆不工書無詞林惟部屬五人知縣七人歸班

二人十一日揭曉出闈十五日考試試差六月
二十三日蒙

點派陝甘副考官正考官乃同年王夢湘玓七月五
日啟程馳驛連途大雨艱苦備嘗八月五日抵
陝西省次日入闈初八日刻題頭題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次題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三題食之以食用之以禮詩題天外三峰削
不成得成字是科陝甘二省應試八千餘人取
士如額九月初十日揭曉監臨爲史荔園中丞

譜時陝省自八月初八日至九月二十五日陰
雨連綿二十六日啟程復遇雨渡灞河車箱皆
溼至閏九月二十七日還都二十八日赴

圓明園復

命蒙

宣宗成皇帝召見垂詢來回一路雨水光景及闈中取
申試卷曾否搜取落卷光對此次搜取兩卷是日回
家史夫人夏閒患痢予出京時猶未愈今又感
時症出癥疹喉咽與胸尤密色紅紫而黑延醫

診視謂爲逆症累服表劑不效至十二日又發
舊疾腳氣甚劇伏枕哀鳴自令醫下治腳氣藥
予是夜適赴

園及歸聞已服藥閱方有宣木瓜子驚駭無救午
後作喘至夜喘聲如牛吼十三日子刻遂氣湧
痰上而逝嗚呼痛哉庸醫用藥誤人如此其命
也夫子悲悼不自勝念亡室隨予至京十一年
連遭先母及先君大故無一日不在艱窘中今
甫得一試差旋都僅十餘日遂與予永訣何命

運之苦若斯時內兄史夫婦在京同理後事開
奠後暫厝華陀廟東院地十一月初十日引

見御史缺蒙

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旋奉

派稽察南城飯廠

十三年癸巳年三十七歲

正月奉

旨抽查大通橋漕糧滿御史爲宗室炳輝於是值宿
橋上二人五日一換三月豫東糧到橋抽查多

霉變發塊行文倉場詢問并令派役挑晾坐糧
廳裕恆豐年來見謂是五閘之弊意在推諉予
曰五閘轉運偷漏有之至霉變發塊非一二日
所致此外河剝船及驗收後遲留不卽起卸之
故也御史責任稽查只能嚴禁偷漏耳至五閘
以外非御史所能禁卽五閘吏役人夫亦皆坐
糧廳所派若有弊亦所派不慎之故宜於驗收
前認真查驗毋許蒙混又隨驗隨起毋許片刻
停留庶作弊較少耳至五閘偷漏亦宜嚴責官

役毋許通同舞弊吾與炳君實力稽查不論五
閘內外但有弊卽當參奏無分畛域幸無專諉
咎於吾輩也予與炳君商之今年全漕三百萬
石若均如是成何事體於是具摺會奏痛言內
外河積弊請飭下倉場侍郎賁成坐糧廳認真
查驗隨驗隨起不許推諉如有前弊抽查御史
卽行嚴參奉

旨照所請行予與炳君不時至五閘內外輪流訪查
每日在掣斛廳抽查米石有短少稍多者卽痛

加懲責於是南漕全數運倉各弊較少皆得一
奏之力也十月事竣復

命聞

天語褒嘉所辦妥速是年頗有爲予作伐續娶者予
以京中世族之女多未能持家須得一知艱苦
者爲內助予有二妾亦須賢明容人者適會房
門人涇縣吳荆三運樞謂其族姪柳橋孝廉捧
綸在餘姚蕭沛之家課讀三年知其有妹行五
者年已廿六識字賢淑明大義其夫人屢見之

端莊有大家風範爲予執柯予訪之所言不虛
因商之川如三叔甚以爲宜於是納幣定於十
月十八日迎娶屆期續娶入門頗能持家計大
方有體度家人均稱其賢十二月移居椿樹上
二條胡同予感風寒復受煤氣病不知人事時
醫誤用參苓幾至危殆幸得內閣鄧公診之易
用清解藥乃愈京師時醫誤人可畏哉

十四年甲午 年三十八歲

正月署理禮科給事中轉掌廣西道監察御史

去臘都察院保送京察一等人員時資俸合例者無多予在例得之列爲一俸淺者躡階謀去予不知也適巡北城御史汪幼春報原忽徹任另派人爲京察地於是汪君具摺奏參臺長謂此次保舉一等不公如某人應得而抑之某人俸淺不應得而躡得之風憲衙門不公如是何以服人於是奉

旨詰責令臺長明白迴奏雖一時敷衍覆奏

狂心終不釋然至二月引

見記名止二人躡得者不但京察不記名以後保城
差兩次均擬正不用用擬陪京畿道擬陪并將
綠頭牌擲下令另保送此人於是告病回籍予
不得一等有人謂宜自陳予謝曰此事豈可自
爭得之不得有命予惟聽其自然而已四月奉
旨派稽查舊太倉轉戶科給事中十五日考試差
予考差二次未曾送過詩片相傳潘芝翁相國
首取卷詩第七聯云云不知爲誰予心知爲已
作但此等句人皆有之未便誤認也六月二十

四日奉

旨放江南副考官芝翁令詰嗣星齋來索詩稿予默
寫送呈謂卽所取卷正考官爲龔季思前輩守
正七月五日起程馳驛連途雨水較少由山東
兗州至江南徐州渡河八月初一日過大江抵
金陵入儀鳳門至朝天宮公館初六日入闈是
時江南人物康阜試官由朝天宮經大街行幾
十餘里至秦淮河北岸樓閣連互士女如雲皆
豔妝環坐樓上遊人喧闐百倍秦中前明南京

鄉試河舫風景甲天下猶可想見也初八日出
題頭題執圭一節次題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三
題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詩題江南江北青山多得秋字上下江
本人文淵藪美不勝收薦卷經十八房取呈兩
考官每人約一千二百餘卷竭心目之力每日
黎明入座至夜分多不過五十餘卷可中卷實
有五百餘本兩江中額僅一百一十七卷去取
極不易首場卷至九月初五日閱始畢二三場

經策尤飽滿無懈予年正壯殫精極慮搜剔抉
擇必求無愧於心每至夜深閱硃卷如墨卷然
蓋兩目神光用之太過也季思先生向予云瀕
行請

訓蒙

召見諭以江南兩省文風最盛試卷最多朕爲卿擇
一年力精壯學問較優之人爲之副校閱一切當
可爲卿贊助等語敬繹

溫綸

聖心簡在此次學政君可望予曰光何敢望公或當
留此地也此初八日出題時所言初十日外闈

傳進禮部咨文蒙

恩簡放河南學政季思先生亦果留江蘇學政予具

謝

恩摺由監臨林少穆中丞則徐專弁代遞九月十四
日揭曉解元徐元達取士如額少穆前輩云此
次新貴皆上下江名宿也次年乙未會試聯捷
共十人闈後少穆前輩邀季思先生與予暢遊

金陵城內外如鐘山雨花臺清涼山雞鳴埭隨
園十餘處盡屏騶從快遊兩日子住鳳池書院
因購書書賈攜有碑帖無意中獲顏魯公多寶
塔爭座位兩帖皆北宋搨裝潢古雅少穆先生
見面笑云予在南中曾未見此真宋搨本君何
得之易也能不令人生妒耶二十五日子啟行
過江風色甚大江中豎禁江旗而予已登渡船
當道大僚亦出送行勢不能復回城予謂舟人
日子會在洞庭黃河兩遭險厄皆得無恙今奉

命校士焉有他虞亟令揚帆而過至中流波浪掀天
船傾側將覆舟人失色予閉目危坐靜以聽之
不過一盞茶時已至江浦北岸矣十月初十日
抵河南省前任學政周小胡同年作楫以學政
關防交至十三日接印具摺陳謝因寄京信接
家眷月杪蕭浦原內兄赴江蘇江陰縣任爲予
送眷至汴十一月出題觀風校士

十五年乙未 年三十九歲

正月開印後啟行按試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

府衛郡多槍冒極力整頓懷慶人皆聞風知懼
弊遂少由衛至懷經輝縣縣令爲年伯黔陽周
石帆先生際華風雅有循聲延予至百泉宿清
輝樓百泉爲名勝地孫登嘯臺邵堯夫安樂窩
在焉遂謁孫徵君奇逢祠懷郡試畢渡河按試
鄭州許州五月節前旋省試開封府六月在省
歇夏是年

恩科鄉試七月錄文武遺才送考九月杪出棚按試
歸德陳州光州汝甯四屬十二月旋省

十六年丙申 年四十歲

正月開印後啟行按臨陝州河南汝州南陽四
屬在陝州觀萬錦灘桃花浪及砥柱三門之險
由洛陽伊闕三龍脊山至汝州過登封經嵩陽
宮登少室少林寺中早飯觀達摩面壁遺迹至
嵩山登太室黃蓋峰瞻山下石闕遊智果寺次
日至邾縣城西小峨眉山謁東坡先生墓三月
按試汝州畢至南陽南陽武風較盛每屬童生
有多至千餘者予適患痢力疾從事五月初旬

始竣歲試全畢梧坪三兄從滇來十年濶別乃
得聚首欣慰無己因同旋大梁歇夏四月初九
日蕭夫人生第二女佩芳七月中科試河北三
郡舉行選拔九月渡河考鄭州許州旋省科試
開封復出省科試歸德陳州光州汝甯旋省度
歲

十七年丁酉 年四十一歲

正月開印後出棚按臨陝州次河南府汝州末
至南陽府各屬科試選拔俱畢旋署歇夏五月

二十七日接吏部咨文奉

旨升授光祿寺少卿仍留學政任當卽具摺陳謝七月錄遺送考場後考取優貢并桂燕山中丞會考拔貢生九月新任學政錢辰田編修

到

汴予交印卸事河南士習醇謹文風樸茂猶有伊洛理學遺風惟窮研經史之功欠講求應試文多空疏詩賦亦不合法予於按臨各屬下學講普及試畢發落時進諸生於前以立品讀書務爲根柢之學并作文字詩賦之法諄諄訓誨

又於覆試日以所取卷指摘勸勉皆欣然領受
每至試院自書告示條教張院牆俾士子觀看
取前列文藝刊刻中州扶雅集吾師顧南雅先
生昔視學滇中曾刻陳句山先生時文軌範選
本并律賦必以集典則悉備因重刻布之開封
試院在府學右多傾圯正場東號數十間忽圯
塌傷人甚多院門地勢窪下雨後生童每赤足
褰裳而進予倡捐修理工之燕山中丞楊桂山
方伯爲籌撥公款重修院門墊高全鋪甌石於

是士子無厲揭之苦矣紳士立碑以紀其事大
梁學宮春秋丁祭無佾舞樂歌其來已久予爲
燕山中丞言之中丞風極雅遣人赴蘇州雇教
師製樂器令佾生傳習樂章工歌乃備予按試
光州歲科兩次事畢闔州紳士以增學額呈請
予曰定例學額不能妄增然光州文風較優應
試人多往往取佾生數十名他府屬頗有額多
人少不敷取進者無已或減彼增此爲改撥學
額事或可行當回省與中丞商之歲科旣畢言

之中丞燕翁恐干部駁有難色予曰吾已向光
州人士言公不欲會奏予卽單銜奏縱駁無妨
予特爲激勵文風起見非沽名邀譽也於是具
摺備陳改撥之意請

飭部議

上交禮部議奏適祥符進士王雲崖儀部主稿頗以
予所言公允應準其改撥奏令酌量指撥再行
核議奉

旨依議嗣指撥陳留考城封邱修武四屬各減二名

增撥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四屬各二名覆奏部
議照準奉

旨如所請行光州人士建碑於試院以紀之予科試
各屬頗有送聯額稱頌者予皆力卻之予任滿
留別詩有句云雨化愧聞多士頌冰心差告故
人知紀實也至今中州人士有來都者必至于
寓進見惓惓弗忘亦足見士風之醇厚焉予按
臨各屬遇名勝留輒題稿多散失今亦不復記
惟存嵩峰攬勝圖在篋笥中圖乃張詩船同年

祥河所畫時詩船爲河南廉訪適奉諱故得暇
爲作此圖也十一月十六日到京覆

命蒙

召見詢問中州吏治年景文風優劣及南汝光一帶
有無捻匪予一一奏對并言近年豐稔故捻匪
較少因陳謝蒙

恩準改撥學額

上謂汝所奏甚是文風不可不激勵也入都寓米市
胡同自典宅到光祿寺少卿升任

十八年戊戌 年四十二歲

二月奉

派磨勘各省鄉試試卷七月奉

旨升授大理寺少卿謝

恩蒙

召見光免冠碰頭

上謂此是大四品卿光再叩因詳詢出身履歷對畢

乃退聞春夏閒光已蒙

簡放廣西按察使述

自時改趙炳言人云此或有尼之者予曰孟子不云
乎行止非人所能爲也予本無外任才塞翁失

馬焉知非福耶十月十三日奉

派武殿試讀卷大臣十二月初九日

御門奉

旨升授光祿寺卿次日具摺謝

恩蒙

召見

十九年己亥 年四十三歲

五月初八日在

上書房考試試差十二月初二日

奉

旨轉補太常寺卿次日具摺謝

恩奉

派稽察右翼覺羅官學

二十年庚子 年四十四歲

正月廿五日京察內外臣工引

見三品以下人員奉

旨照舊供職隨班謝

恩二月奉

派充本科會試知貢舉滿知貢舉爲同年文露軒蔚
三月初六日入闈住至公堂東院敬事堂自初
八日正場至十七日宗室場畢稽查彈壓嚴察
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積弊初十日奉

旨轉補通政使司通政使在闈具摺謝

恩二十日

御門奉

旨補大理寺卿復具摺謝

恩由大理寺卿題本先進未放通政司題本後進已

隨本先放大理寺憲綱在通政司後

御門時固未計及也四月十一日出闈覆

命二十一日乞假十日赴三河修墓五月初五日在

上書房考試試差論題與治同道詩題百鍊鏡得

規字六月十三日奉

派充江西正考官次日具摺謝

無蒙

召見卽請

訓陞辭跪請

聖安副考官爲鈕松泉殿撰福保乃門下士孫蘭檢
銘恩戊戌會房所取士也二十四日啟程與松
泉極相得八月初二日抵江西省初六日入闈
士女雲集街衢擁看考官第不似江南富麗耳
初八日出題首題君子學道則愛人次題知恥
近乎勇三題管夷吾舉於士三句詩題江山入
好詩得秋字是科應試士子萬人江右文章清

峭幽秀尙有五家遺風戛戛獨造之卷甚多取
士九十名如額副榜四十五名九月十一日出
闈住百花洲公館江右名勝也予往棉花市鄒
七舅祖寓謁見舅祖老如夫人年七十餘矣表
叔皆出遊幕未得晤廿三日啟程旋京監臨錢
伯瑜中丞寶琛率屬送至城外滕王閣寄請

聖安於是渡江北上松泉赴粵西學政任解纜分手
而行廿五日至九江府胞叔煒亭翁由川來郡
廿年骨肉得以聚首悲喜交集連榻語三晝夜

予欲奉叔進京侍養叔以予試差不便又由川
攜眷在船亦難久留仍願旋川予因備川資五
百金灑淚拜別時翁年未六十詎意一別遂無
相見之日耶十月廿六日抵京在良鄉縣黃土
莊

行宮恭覆

恩命蒙

召見備詢江右文風及一路年景一一奏對訖退出
二十一年辛丑 年四十五歲

正月吏部奏考內閣中書奉

旨派卓海帆大司農秉恬潘雲閣少宰錫恩慧秋谷
通政成暨子爲閱卷大臣

欽命四書文題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策題養民致賢
策應試舉子一千二百餘人擬取六十名引

見用二十八人此次得人最盛本科中進士十人龍
啟瑞得大魁又吳福年乙巳探花袁績懋丁未
榜眼其餘入詞林分部曹外任撫藩司道者甚
多不意二十餘年今存者寥寥矣四月二十三

日奉

派抖晾

乾清宮尊藏

列朝實錄十月初十日第四女佩芸生蕭夫人出

二十二年壬寅 年四十六歲

六月第四女佩芸以痘殤八月奉

旨升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次日具摺謝

恩蒙

召見十月禮部奏考取順天府滿教授奉

旨派大司馬龔季思先生守正閣學舒雲溪精阿暨
予三人宿六科值房在

天安門外考試取正陪二人勝保榮祿引

見用勝保保字克齋人極聰敏詩文字皆佳次年揀
選翰詹升贊善遂聯升祭酒閣學授統兵

欽差大臣出師江南河南山東直隸頗著勞績嗣以
驕傲不謹屢被參劾在陝西奉

旨革審復妄呈親供奉

旨勒令自裁恃才自用貪淫取禍其才可惜其人無

足惜也

二十三年癸卯年四十七歲

正月十六日納萊陽史氏爲第三妾五月初七日奉

派閱考試試差卷十六日在

上書房考差八月順天鄉試奉

派總司稽察大臣是科點名遲誤至次日黎明始封

門卽在貢院具摺糾參內外執事監臨監試提

調科道各官皆得處分九月十五日覆試奉

派閱卷大臣十月接滇信驚聞胞姊去世時章門姊
丈夫物故已久予由河南學政任內接濟度日有
三子一女長者已難管教因寄川資接四五兩
甥來京甥女交梧坪兄收養四甥年二十餘人
尙謹飭爲報捐未入流乙巳選廣東永安縣典
史旋調充督院巡捕歷數任於同治元年遽歿
有三子僑寓粵東一無蓄積無以爲計聞四甥
瀕年奢華不知節儉之故可爲嘆息五甥到京
爲延師課讀忽患心疾予任浙江學政攜往乙

未六月患痢疾病歿長甥至粵東依其四弟亦
未久奄逝甥女出聘袁姓咸豐戊午滇省回亂
被圍夫婦困餓同及於難吾姊命苦而子女不
振如此可哀也已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升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具摺謝

恩蒙

召見

諭以副憲原不必轉閣學但此爲二品銜換戴

紅頂究竟是升階光免冠叩謝云總是

皇上格外

天恩二十六日奉

旨稽察中書科事務又奉

旨派文淵閣值閣事先後具摺陳謝由是閒三日赴

內閣署批本

二十四年甲辰 年四十八歲

是年爲梧坪三兄捐訓導教職己酉選大理府

太和縣復設訓導爲介蕃六弟煦捐從九品分

發貴州爲梧坪兄子廷璠捐從九品又爲先師

楊玉山先生長孫應湘捐教職師孫三人於河
南學政任及京師皆來告助予曾寄以買田資
應湘今復來京欲予爲捐知縣予以其才非能
勝縣令者於是以六百金爲捐教職伊以廣文
清苦薄而不爲嗣丁未年兄弟三人來浙江予
各贈百金師門世誼理應厚助無如到手用盡
無法接濟也四月奉

派閱會試覆試卷又奉

派閱考試試差卷又奉

派閱朝考卷五月在

上書房考差詩題山川出雲得時字六月奉

旨派署兵部左侍郎同鄉朱文端公嶠出浙江試差

缺也九月奉

派武會試列字圍較射大臣十月奉

派順天武鄉試宿字圍較射大臣又奉

派承修敷文坊牌樓工程

二十五年乙巳 年四十九歲

四月十五日

派閱會試覆試卷十九日奉

派閱甲辰庶吉士散館卷二十九日奉

派閱進士

朝考卷又奉

旨升補兵部右侍郎十月奉

派武會試列字圍較射大臣又奉

派覆核刑部

朝審冊又奉

派覆核工部工程奏銷黃冊又奉

派覆勘各省歲科試卷

二十六年丙午 年五十歲

正月二十日奉

旨兼署刑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周芝臺先生出差閱兵缺四月奉

派閱考試試差卷在

上書房考差論題同民心而出治道詩題歲寒知

松柏得知字是年大司寇李錫民先生振祐惠

少罕許瀛生太常同年乃普年皆七十乎

年五十內閣六部九卿同在宴會堂綵觴公

祝五月初一日蒙

恩賞人參二兩又蒙

恩賞端午荷包五枚隨班謝

恩六月初三日卸刑部左侍郎署任十四日周芝翁

出浙江試差奉

旨仍派兼署次日具摺謝

恩八月初五日奉

旨簡放浙江學政次日具摺謝

恩在

神武門道旁碰頭初八日在

園請

訓蒙

召見垂詢何日起程奏對乞

賞假十日赴三河祖塋省墓旋京後料理攜眷同行

約九月初閒即出京二十一日至三河謁祖塋

并先君先母新塋是夏若甫堂兄錫綬去世孀

嫂以養子源尙幼乏人料理地畝事屬予爲傳

各佃戶交派訖回都於九月初九日同眷屬出
京二十八日抵清江晤潘芸閣河督請

聖安十月初二日過揚州晤但雲湖都轉明倫留數
日至蘇州晤同里陸夢坡方伯蔭奎時護巡撫
篆留一日於十一日抵杭州前任學政吳晴舫
委員送關防於十五日接篆任事具摺謝

恩十八日移住節署十一月觀風各屬考訖經精舍
諸生

二十七年丁未 年五十一歲

正月開篆後起程渡錢塘江過紹興府按臨校
試生童事竣謁禹陵遊蘭亭載山鑑湖諸勝旋
省住五日四月二十二日出棚接試嘉興畢謁
岳忠武王祠五月接試湖州向來浙江棚規每
多寬容不甚嚴整予終日在公堂危坐令吏役
巡視不許往來交接繩之以法并嚴搜懷挾有
犯必懲各教官謂數十年無此嚴肅於是省城
士子聞而知警六月初五日旋署次日下學講
書畢進諸生於前諄諭立品守規明日扃試宜

各謹凜應試章程勿得恣肆次日考經解詩古
無敢高聲言笑者人言浙省士習傲慢不守場
規予歲科兩試殊不然也六月接吏部文奉

旨轉兵部左侍郎具摺謝

恩八月節後出棚按試衢州次金華又次嚴州路出
富春桐廬及蘭溪三衢青山紅樹風景絕佳衢

州文廟後殿

宣聖小像相傳爲子貢手雕楷木像僅數寸

先師

聖母同坐一木龕云係

聖裔於宋南渡時請至浙江供奉於衢州黌宮
至今有博士分駐郡城奉祀瞻拜時博士猶陪
禮焉十二月初五日旋省度歲

二十八年戊申 年五十二歲

二月初五日出省由金華陸行赴處州按試棚
內接吏部咨奉

旨調戶部左侍郎兼管戶部三庫事務仍留浙江學
政之任當卽具摺謝

恩試畢遊南山陽明洞復乘舟由青田過石門觀瀑
布訪劉誠意伯讀書處至温州府按試事竣遊
永嘉東山諸勝温郡山水奇麗渡江登中流孤
嶼謝靈運遊覽地也過樂清宿芙蓉峰下次日
入雁宕經四十八盤嶺至能仁靈巖諸寺次日
抵台州按試畢起程宿天台次日遊國清寺
登金池嶺遙瞻最高峰頂在雲霧中鳥道崎嶇
未能往由山路至上方廣寺遂下至石梁登曇
華亭觀瀑布天台山各泉匯注石梁迸流直下

石梁背曲而仄寬只容足橫互飛瀑上雖長僅
二丈許而飛流濺沫衣履皆溼下有不測之淵
未敢躡足而過也天下瀑布予所見多矣如匡
廬石門皆不及此崖壁刻天下第一奇觀洵不
誣也惟雁宕大龍湫未及往觀至次年觀之則
大龍湫之瀑從雁峰絕頂而下如銀河一派倒
注深潭其勝在峻直石梁之瀑匯衆流急束兩
山石峽間三折而下如銀水萬斛奔流洶湧聲
振天地其勝在雄快兩地各擅其勝一高一太

未能軒輊予倩友人各繪一圖亦未得似也由
旁徑延緣而下至下方廣寺少憩是日經雙闕
至萬年寺宿焉老僧贈予萬年籐杖十餘枝其
長者形如虬龍極奇古出天台至紹興嵒縣宿
渡剡溪由上虞餘姚慈谿抵甯波科試并考拔
貢生畢五月至紹郡按臨科試選拔浙東山水
以天台雁宕四明爲最惟四明路遠非一二日
登探所能畢故未及往此爲歉耳試紹郡畢倩
山陰廣文尋西宜村趙氏族譜至閱之內體例

多未備篇首亦未敘明系出何支雖族姓繁衍有四十餘房而昭穆次序不甚清晰始祖諱大木亦不知爲何時人自紹郡遷徙外省族分皆不載予太高祖諱大本似與諱大木者爲兄弟而無所考以明季時代計之前後似又不合因將族譜繳還未便往宗祠拜謁殊爲恨事誌此以俟他日再爲訪查渡錢塘江旋省署科試杭州拔貢具摺奏報歲試各屬畢接辦科試選拔各事宜八月按試嘉興拔貢事竣登煙雨樓遊

岳氏金陶園卽在彼雅集岳氏以金陶族譜屬
予爲敘并刊楹聯懸忠武王祠九月按試湖州
選拔事畢擬遊道場山何山以阻雨未果浙中
農桑之利用於天下而嘉湖二郡尤盛歲科試
經歷各處養繭風香栽秧雲集桑之茂密禾之
豐碩允稱沃土而使耆舟中四望眞日在畫圖
中也十月旋省小住數日卽登舟按臨衢州次
至嚴州各科試拔貢畢回省度歲

二十九年己酉 年五十三歲

記

正月開印出棚按臨金華畢陸行至處州科試
拔貢登舟赴溫郡科試時前江蘇撫巡梁芷鄰
前輩章鉅之第三子恭辰署溫州守去年卽擬
同遊雁宕不果嗣芷翁喬梓往遊因子詢及極
談大龍湫瀑布之勝見示紀事七古一首屬予
和韻郡署有戲綵亭爲宋趙清獻公佑之子旣
通守溫州時迎養所建東坡與子由皆有詩贈
之芷翁亦爲其子迎養在署予因用坡公七律
韻贈焉芷翁欣然疊韻復和并以予首唱詩韻

各處徵詩哀然成集亦一時佳話也四月溫郡
試畢渡江是日風浪甚大官役運送行李登舟
將卷箱并幕友行篋覆溺江內撈尋未獲處州
文卷及予詩文稿存幕客門人童濂士處者皆
付之洪波抵省後具摺奏令處州士子默寫錄
送而予及濂士業師之詩文稿皆無從補錄矣
噫詩文之存不存豈非數耶予詩文不足惜濂
士業師之稿則一老貢生平心血所寄寄濂
士爲之點定付梓者乃竟全付波臣殊可惜也

此次由樂清抵芙蓉嶺下宿次早大雨幕客皆不欲入雁峰從閒道而行惟予與汪菽民昉賈雲槎杭兩孝廉同往再登四十八盤山斤竹嶺至能仁寺早飯後經靈秀剪刀諸峰將至大龍湫山環嶺複若前途已無路者轉一峰後忽見極高峰頂萬丈銀濤從空飛下絕無依傍亦無層折壁立千仞直注深淵仰首望之不見峰頭但見雲霧迷蒙雨瀑齊落傾盆倒瀉其聲砰訇澎湃震駭心目不知其爲雨爲瀑也予作大龍

灑歌一首卽以龍勢形容之非身歷其境不知其奇妙也而雨中觀瀑尤爲奇妙之極復用芷翁七古韻作詩一章以紀之瀑之對面有小亭名宴坐亭卽唐詩僧所云雁宕經行雲渺渺龍湫宴坐雨冥冥者也予生平遊歷徧天下龍湫石梁皆名勝而此尤爲第一奇觀矣雨後取徑老僧石下出明月峽東谷口抵黃巖至台州接臨拔貢科考全畢復由天姥峯至新泰嶼縣乘舟過紹興五月初十日渡江旋省奏報科試事

竣七月錄遺送考予在浙三年歲科兩次所取
制藝經解詩賦選刻試牘十卷時已刻竣板存
節署有願刷印者備紙赴署印給概不取值六
月七月大雨時行江浙兩省州縣全報水災難
民至浙省者甚衆當道籌款捐貲設局賑撫予
捐廉一千兩交藩庫備賑每日隨將軍奕楚帆
上公湘中丞吳甄甫前輩文鎔在省城內海會
寺祈晴并請上天竺寺觀音大士像下山在城
外昭慶寺虔禱至八月始晴中丞奏請鄉試展

期一月於九月舉行闈前兩院會考拔貢闈後
考取優貢十月十五日新任學政吳晴舫少宗
伯到杭十八日送關防卸任二十五日起程同
人餞別湖上瀕行將軍中丞以下各官請

聖安訖送予登舟解纜長行至樵李復經三過堂和東
坡韻予至是蓋亦三過其地矣予在杭時紳士
偕諸生遞稟爲予設長生祿位牌於西湖上原
建吾瀆趙公祠前廡予力卻之予至禾郡聞追
送諸生言嘗啟行後紳士竟送祿位牌於趙公

祠內春秋齊集設筵禮拜以爲常亦足見杭人直道也十一月初一日過蘇州晤中丞傅秋坪前輩繩勳方伯慶正軒瑞署廉訪吳橘生同年其泰留三日初八日過常州晤嚴仙舫太守正基十一日至丹徒因河涸待望日江潮至乃渡江泊瓜州十八日至揚州再晤但雲湖前輩時患足疾未能出署包怡莊觀察留予泊舟平山堂下爲置侍妾蔣氏以予尙未得嗣也二十六日解纜二十九日至高郵大風寒甚河凍

舟不得前於是登陸至清江浦次日晤制軍陸
立夫同年建瀛漕帥楊疊雲前輩殿邦星使福
元修少司農濟卽日渡黃河宿王家營顧行李
大車及太平車轎車爲眷屬人多所費不資十
二月初八日起程二十一日抵河閒聞奉

旨調補兵部右侍郎是晚驚聞

皇太后崩陟之信亟改易素服兼程而進赴

圓明園恭覆

恩命并謝調缺

恩蒙

召見免冠碰頭復蒙

垂詢浙江水災吏治一路年景奏對訖退出是時
聖躬不豫仰望

天顏非復昔日降

旨詢問亦覺氣喘光奏陳浙事及考試等亦不敢多

言煩瀆豈料隔十餘日遂有鼎湖之痛僅得此

日瞻覲一次耶二十八日到兵部右侍郎任

三十年庚戌年五十四歲

正月十四日驚聞

宣宗成皇帝大行之信悲痛莫名卽時進

內齊集舉哀宿兵部署每日三次進

內舉哀行禮

文宗顯皇帝御極日朝服詣

太和殿隨班行禮三月二十一日應

詔陳言具摺奏時政四條并附片保薦道員鄒鳴鶴陳

景亮殿撰龍啟瑞編修吳福年奏摺蒙

硃筆圈點甚多并折角數處奉

諭旨照摺查辦蒙

召見於

圓明園勤政殿東暖閣

聖躬孝服席地坐垂詢履歷并各省吏治及摺中所
陳各弊當剴切詳悉奏陳時逾四刻始令退出
四月十五日會試新貢士覆試奉

派閱卷九月奉

旨轉兵部左侍郎次日謝

恩到任

歲豐元年辛亥 年五十五歲

正月元旦

太和殿朝賀隨班行禮二月初八日工部奏承修
盛京

福陵

隆恩殿工程奉

派明鼎雲少宰同年訓偕光承修光奏帶兵部郎中
高倬爲隨員於十八日起程三月初五日抵瀋
陽將軍奕公興以下出關請

聖安隨入城寓睿親王邸寓旋移居紹興會館十二

日恭謁

福陵行禮開工並恭謁

昭陵行禮五月奕將軍奏承修

大內

啟運殿工程奉

派明鼎雲與光承修又奏請

欽派審辦郭會林京控盜伐

永陵青樁內樹株一案亦奉

派明鼎雲與光偕將軍奕公刑部景侍郎洵會審於是赴

興京恭謁

永陵行禮畢會同周歷履勘旋省後商之奕公密遣幹員將正犯擎到督司員等嚴鞫該犯供認不諱所有從犯同伐販運諸人名并營兵知情徇隱武弁受賄袒庇各情弊均據供得實一堂而畢遂照例將首從各犯擬軍流弁兵俱治以應得之罪具摺會奏奉

旨交京刑部覈議照準辦理瀋陽人士咸謂無枉無
縱辦理密速從來所未有也八月初七日工程
事竣驗收後卽日偕明鼎雲具摺奏報起程旋
京二十二日抵京次早復

命均蒙

召見二十六日光又獨蒙

召見垂詢

陪京各大員官聲弁

詢問明訓嗜飲辦爭顛預彼此是否相得皆分晰陳

奏不敢欺隱亦不敢多言鼎雲在瀋陽干預他
事予屢勸不聽詎意已上達

宸聰次年

京察以之休致有由來也十月奉

派武鄉試外圍較射大臣十一月奉

派著理順天府府尹王雁汀慶雲出差山西缺次日

具摺謝

恩因原籍順天例應迴避夾片奏陳應否迴避奉

旨改派大理寺卿龔西園同年文齡署理

聖意疑光飾詞規避於是不蒙

召見派差者半載屢向管理兵部卓海帆相國秉恬

及大司馬魏麗泉前輩詢問光是否原籍順天

二公皆據實言之謂光先祖本順天拔貢現有
祖塋本家人所共知非飾詞也於是

上意始釋

二年壬子 年五十六歲

六月十四日奉

派兼署吏部右侍郎沈朗亭兆霖典試江南缺次日

具摺謝

恩蒙

召見八月初三日奉

派兼署戶部右侍郎何根雲桂清視學江南缺兼管
錢法堂事務無庸兼署吏部右侍郎次日具摺
謝

恩蒙

召見九月奉

派閱順天鄉試覆試卷又奉

派武會試外圍較射大臣十一月初九日奉

派偕兵部左侍郎恩華馳驛赴吉林查辦事件次日

呈遞膳牌蒙

召見十五日具摺請

訓復蒙

召見於

乾清宮西暖閣

諭以不可預存成見毋得有不實不盡并詢認識吉

林將軍固慶否光對曾在浙江學政任內識認

往來固慶時爲杭州副都統此次奉

命前往查辦自不敢因素日認識稍有迴護是日

陛辭奏帶隨員刑部主事陳立十九日偕恩祥菴

少司馬起程時交二九天氣嚴寒出山海關外

經大凌河東急雪飛空貂裘失暖彌望遠近一

片瓊瑤日在羣玉峯頭行眼界空明風景絕佳

惟寒氣逼人過甚沿途抱恙緩程前進十二月

二十七日始行抵吉林寓公館提案督司員等

研訊是案因武弁依祿奉將軍差遣查拏私稍

遂撞騙鋪民得賄三千餘兩情節俱有惟鋪商與武弁串供堅不承認嚴刑亦不吐實適訊鋪商據供前同一小夥計進省予密傳吉林理事官於除夜大雪中將其小夥捕至隔別研訊小夥年幼恐受刑於是將武弁依祿同伊堂櫃如何相商令鋪戶十餘家每家出銀三百三十兩到吉林省向各銀號兌取伊與掌櫃作兩日分送依祿家內如何分起扛送在依祿家歇息供吐明晰歷歷如繪於是提鋪商與依祿當堂質

訛二人無可狡展願據實具供蓋依祿指官撞
騙將軍未能查辦轉爲徇隱都統廉知其情未
遂所欲於是彼此互揭訛明後按例將武弁發
遣鋪商擬徒將軍都統請

旨交部嚴議具摺奏結是行也至玉田縣驛公館接
軍機處

廷寄奉

諭旨交審吉林已退參商在都察院呈控歷年參局
勒索幫費蒙混積弊等款牽涉將軍以下官職

并贓賄甚鉅恩少司馬查閱原呈謂予曰此案
關繫重大如何得了予曰君勿憂自有妙法且
俟前案辦畢再說至除夕恩少司馬再問之予
曰且度歲俟具奏前案時當與君言予已有摺
稿矣於是在公館同度歲少司馬極善飲惜予
未能共酌耳

三年癸丑 年五十七歲

正月二日續交控案原告周景南解到當卽提
訊刁健異常按照原呈情節研詰所控歷任將

軍都統受賄有無實據伊伯言俟傳齊人證質
訊便知其實若果虛捏情甘認罪等語予向恩
少司馬言曰君聞之乎此人累次京控已結復
控不過意圖挖累爲訛索地步耳閱其呈詞已
自言歷次得賄息事且所控將軍以下文武員
弁有升任他省者有已故者有回京者復有調
赴各軍營者一時焉能傳齊我二人能在此經
年守候乎卽傳到諸人伊以毫無實據之詞任
意供指終不過以誣告結案但恐案甫奏結伊

復翻控卽我二人亦必指爲偏袒徇庇爲彼被
告中人矣少司馬曰君言誠然則如何可以
覆奏予曰此人已過一堂得其大概不必再訊
予已擬一摺稿君試閱之奏稿大意將此人所
告參局積弊及牽涉大小文武員弁人數衆多
雖經年未能傳集若非傳集不能質訊勢難在
此久候惟有請

旨飭交京刑部提集全案人證嚴切訊究務得實情
庶可結案永無翻異摺內所言皆切實指陳以

見并非敢推諉之意少司馬曰此摺極妙第恐仍交我二人審辦奈何予曰不然

皇上聖明洞鑒斷不肯令我等經年守候惟閣下署將軍印未能卽回京耳商定後繕摺兩件同日拜發卽於十四日起程迎摺旋京二十日入邊門過瀋陽未進城二十五日行抵新民廳之黑山頭接驛遞兵部交到

廷寄批摺兩件皆奉

諭旨照准將將軍都統革任令恩少司馬回吉署將

軍事予曰吾言應否少司馬曰君真妙算也予
曰緝確一案武弁詐贓將軍徇隱固皆有應得
之咎而都統挾制徇私未遂所欲於是揭參并
牽涉春閒將軍挑缺不公等事居心險詐情尤
可惡予是以於摺內詳言之今果蒙

聖鑒不交議而卽罷斥大快人意少司馬曰君去年
在

盛京審盜樹案甚當

上意乃有此次交審之行今復稱

旨當卽超擢大司寇一席君將久任耳予遜謝曰是
何敢望刑名一事予本不諳兩年奉

派交審之件亦不過準情酌理期得其平而已當時
謬爲少司馬推許予方愧不敢當豈意

先皇帝特達之知遽因此果加超擢是冬遂授工部尙
書次年調任刑部今十餘年忝領雲司屢獲愆
咎備荷

矜全得免隕越迴憶當日渥蒙

聖恩高厚能勿感激涕零力圖報稱哉是日與恩少

司馬分手予偕隨員進京二月初八日覆

命蒙

召見垂詢所辦一切情形詳細奏對

天顏溫霽

恩語褒嘉命退始出此次使程往來另有塞北紀行

隨筆一卷記載甚詳此特其大略耳初十日奉

派會試知貢舉三月初六日偕滿知貢舉光祿寺卿

宗室載鶴峰齡入闈仍住敬事堂四月十一日

揭曉出闈覆

命十五日奉

派閱新貢士覆試卷十六日奉

派送東三省官兵至良鄉縣住宿彈壓照料二十一

日奉

派往京城西北順天各屬查看近山地面有無銅礦

次日具摺請

訓並奏隨帶戶部司員常恩蕭時馥順天大挑知縣

許文藻由昌平一帶北山過明陵出官溝至宣

化懷來等處繞西山經妙峰山回至

圓明園周歷查勘各山厰形勢緣西北各山皆從
太行恆山來龍至乾方香山萬壽山前始落平
地爲

圓明園從西而北由北而南亥龍入首爲

京師正結其由居庸關進口各山以天壽山明十
三陵爲正結由北而東古北口喜峰口諸山皆
京師左首護龍由西山往南經良鄉至

西陵諸山皆

京師右首護龍山勢雖雄厚而氣脈均落平洋實

爲

神京屏幃非特地局開敞與產金銀銅鐵錫山廠
形勢不同卽閒有砂線礦脈因與

京師龍脈相近風水攸關萬萬不宜開採大抵天
地鍾毓之氣凡有山之處未嘗無礦但礙風水
卽應封禁非如雲貴川隴等邊省山勢幹龍入
首包孕深厚圍裹嚴密產五金處雖千百年極
力開採而精華不竭者可比故凡平洋省會諸
大地皆無礦可採緣其氣已宣洩在外則其中

所蘊蓄者少也況地脈與風水有礙耶且產礦之地五方雜聚衆至數萬或十數萬最易藏奸滋事畿輔重地關係極大尤不宜輕議開礦詳細履勘各地雖略有砂綫實無礦可採因督同隨員等逐處繪圖貼說分析注明於五月十五日回京繕具正摺據實直陳次日入奏覆

命蒙

召見詢問各處形勢尤詳細言之口講手畫歷歷如繪至有礙

神京風水及恐聚衆滋事更鄭重而言

聖意頗以爲然

上因詢熱河近議開礦與此地同否光奏熱河地界
蒙古在古北口外聞其山勢深厚與此地不同
傳言距熱河百里之徧山綫一帶向有銀礦宜
可開採然招集人衆亦恐生事若善於辦理當
有成效其地與風水無涉現爲經費計果能試
採日見豐旺裨益非淺亦視乎督辦如何耳
上言爾所說皆是是日奏對幾逾四刻天氣方炎退

出時已汗流夾背矣六月戶部議設鈔票局創置銀鈔錢鈔予不以爲然與當事諸公力言之未能止也錢法堂滿監督郎中熙麟議鑄鐵制錢予曰自古無以鐵錢通行經久者又議鑄當五當十銅大錢予曰銅大錢當五當十或可通行然亦恐難經久耳當事者日以鈔票大錢爲務先鑄銅當五當十大錢一時街市盛行於是欲鑄當五十當百甚且欲鑄當五百當千者予曰此必不行之事也極言之不聽銅大錢未已

又鑄鐵大錢以寶泉寶源兩局專鑄銅大錢另
設四局鑄鐵制錢與鐵大錢并令山西直隸亦
仿照製鑄而建議者又於呂祖閣等處開爐鑄
大錢且於四天字官錢號外添設四乾字官號
繼又添設五字字官號而錢法遂大壞錢鈔銀
鈔日見壅滯而議者不已且自以爲得計予嘗
扼腕而歎謂今人雖極聰明萬不能及古人若
果大錢鈔票可以通行經久則周公泉府當早
行之試觀史鑑所載歷代有鑄大錢製鈔票者

初爲權宜之計久而百物踊貴私鑄徧地錢與鈔皆壅滯不行不得已罷之往事可監小民萬難欺而商賈流通亦萬不能強也時以予論爲迂不知園法乃以王子槐爲署戶右兼管錢法焉未久鐵錢竟不行銅大錢止當十者今尙行之然亦只京城附近地面四十里外卽不行錢鈔銀鈔止上捐收納徒爲四乾五字奸商中飽數約幾千萬萬不可紀極良堪浩歎而予亦調回兵部本任不復再置喙矣十月奉

派武會試較射大臣是月長女佩芬出嫁錢塘吳蓉
圃編修鳳藻蓉圃爲予已酉浙江所取拔貢門
人旋登賢書去歲會試未第住京因失偶託汪
菽民孝廉昉來作伐求以予長女與之續絃予
商之蕭夫人夫人曰此快婿也可以允許予曰
蓉圃寫作頗佳明春會試在卽但得中當擢鼎
甲此刻若聯姻倘明年予入闈例應迴避不如
俟禮闈後再議先示以意可也本年癸丑會試
予果充知貢舉榜發蓉圃中會元復以一甲第

二人及第六月伊太翁書來求婚遂允諾傳庚
委禽焉擇吉十月十八日迎娶住潘家河沿宅
時予亦由下斜街移居椿樹上三條胡同所有
聘女一切衣飾妝奩皆蕭夫人親自檢點其待
長女廿年來逾於所生而心思精細周密諸事
豐儉得中予不及也十一月初八日奉

旨充寶錄館副總裁次日謝

恩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升授工部尚書次日謝

恩蒙

召見免冠碰頭畢蒙

上指諭氈墊曰特光起而前跪第二氈墊上叩頭蓋
非一品不得上墊

諭令特特

國語坐也

上溫容諭云汝侍郎資格較深辦事亦好故卽擢升
正卿光復叩頭奏對云

皇上格外天恩實臣夢想不到惟有勉力認真辦公

以期仰報萬一

上因備問家世履歷及從前出差各事又言汝順天原籍何不改回光奏對云臣祖塋在雲南共祖兄弟現在雲南爲教官姪輩亦在彼考試未便異籍且臣寄籍倖獲科名仕宦未久遽卽改回原籍人將謂臣不顧鄉誼

上爲之點首又云汝署戶部侍郎屢言大錢難行今已壅滯奈何光奏對云

國家設局鑄錢裕國通商以便民也故制錢工本

甚費損上益下而民間私鑄乃少若鑄大錢則私鑄利厚小民惟利是圖雖嚴刑峻法未能禁止况百物踊貴一加十倍於民生有礙現因乏銅故爲此計臣以爲銅可採買而制錢終不可廢大錢流弊過多終當停止

上曰汝所言皆是人言汝不諳園法何也光奏對云臣識見迂拘議論未能通達人言誠然仰蒙

皇上不卽加以譴責今復超擢正卿誠非臣私衷所敢望也繼復蒙

上詢問住居何處現坐轎否亦能騎馬否一一奏對

訖

上俯躬示退意因退出予自回本任不兼署戶右人
皆謂予之眷差予雖自畏而返躬自維不過未
能仰承當事之意耳乃兩月閒屢蒙

召見歲杪遂擢尙書受

寵若驚

恩出望外從來升尙書者必先轉總憲從一品之職
或先調吏戶左侍郎絕未有以兵部侍郎徑自

超升工部尙書者聞

聖諭乃知前不兼署戶右本非

上意而光之蒙

特達之知己非一日也二十七日循例恭進如意一

柄蒙

恩賞內造緯絲顧繡大小荷包七箇在

乾清宮外叩頭謝

恩

四年甲寅 年五十八歲

正月元旦黎明冠一品元狐朝冠寶石朝頂入
賀在

太和殿品級石正一品階隨班右首行禮十四日
奉

派充

經筵講官次日謝

恩二月初一日蒙

派進

坤甯宮喫肉卯刻至

乾清門內伺候

上御

坤甯宮正中南首北向御榻上坐親郡王貝勒貝子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尙書左都御史按次序入宮之東南門內東首西向以南爲上跪氈墊上叩首坐

上前進木卓內務府管膳房大臣捧銀盤盛神肉跪進旋進湯飯饊子神糕法酒奶茶每進王以下

皆叩頭內務府官分捧銀盤盛肉至王大臣前
各用自佩小刀切肉隨意喫湯飯饊糕酒奶茶
皆按座次一一分遞

上御用畢徹饌王大臣以下亦皆徹饌

上俯躬示意令退王大臣皆按次序退出每年二月
十月朔兩次祭神

賜享胙肉蓋

朝廷鉅典滿漢九卿除樞廷外非一品不得與也

初二日

上御

經筵講書至

文華殿光隨班行禮進殿內西柱下侍立聽講
上宣御論則皆跪聽禮畢至

文淵閣

賜奶茶分左右滿漢兩班又
賜宴於

文華殿前東廊隨班行禮謝

恩宴畢乃退出十二日奉

旨充實錄館正總裁次日謝

恩十八日奉

派管理戸部三庫事務次日在

隆宗門外謝

恩五月初四日奉

旨調任刑部尙書次日謝

恩蒙

召見

上云刑部事繁非工部可比近年積弊甚深當極力

整頓汝前兩次出差審案皆辦理妥當朕是以
調汝此缺光叩首奏對云臣於刑名素不諳習
雖於道光二十六年曾署刑部左侍郎數月一
切例案仍未熟悉今蒙

聖恩調任臣惟有小心敬慎勉矢公勤以期仰答

高厚於萬一端午節蒙

恩賞荷包七箇九月奉

派管理京通十七倉大臣此差不具摺謝十月初一

日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十四日奉

旨賞在

紫禁城內騎馬次日具摺謝

恩蒙

召見碰頭訖

上問能騎馬否奏對云臣向不曾騎馬今日進

內勉強乘騎未能輕便須人扶掖乃得上馬

上笑問云汝騎馬上覺何如奏對云攬轡前行慄慄

危懼似時防傾跌狀

上復笑云向來漢大臣多未能騎馬或改坐二人肩
輿亦可奏對云蒙

天恩優渥復蒙

格外體恤臣乘騎數日如不能勉強當卽改坐小轎
越數日奏事蒙

召見

上問云汝今日仍乘馬否奏對云臣體孱衰鈍未能
乘馬今日進

內已改肩輿矣

上云甚好不慣乘騎如馬有前失或至傾跌極可慮

也是日

賞馬者八人張詩船祥河翁遂庵心存李夢韶鈞杜

繼園翰暨予漢大臣共五人滿大臣三人詩船

作紀

恩詩七律二首予用其韻紀

恩彼此互和都門求書詩者一時甚眾予詩前首末

韻云朝來策騎趨

金闕扶上雕鞍愧體孱殊可笑也

聖恩高厚

諭令改坐肩輿至今風晨雪夜安穩前行猶感念
先帝鴻慈愧乏報稱也十二月十六日進

乾清宮在西暖閣內按次序入朝

上跪

御書福字畢宮監二人手持從頭上遞過又二人接

送至

乾清門外交跟班筆帖式捧出光俟

御書福字賜下叩首起隨太監出

上喜作書大字尤雄偉道健

奎章巍煥闔家傳觀謹裝潢爲匾額敬書年月日
賜臣趙光字樣并書官銜於後懸之正廳昭

恩寵以爲榮也年終恭進如意蒙

賞荷包如例

五年乙卯 年五十九歲

元旦在

太和殿隨班朝賀吳蓉圃堦於歲前到京予館之

陳院與長女佩芬同居二月初一日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初二日

上御文華殿經筵光奉

派直講講爲君難爲臣不易句先在

文華殿甬道下西班侍立候

上至進殿東西班講官上階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入

殿內東西柱下分列滿漢直講官四人出班行一

跪三叩首禮滿大臣先講爲君難爲臣不易清

語光次進至書案前緡漢字講章宣講講畢退

上宣御論各大臣皆跪聽畢起滿漢大臣宣講經題

上宣御論禮畢各退出

上御文淵閣各大臣隨進至

文淵閣

賜宴奶茶內務府大臣捧奶茶至

御座前跪進

上御用訖內務府大臣接奶茶玉碗退監各太分送

奶茶與各大臣跪飲畢退出

上亦退出閣後乘禮轎入宮各大臣至

文華殿前謝

賜宴恩宴設東廊爲校尉官人紛攪雖有護宴大臣
未能禁也四月考差予因迴避不開列五月蓉

圃出福建鄉試副考官差七月值

孝靜成皇后仙馭上賓隨班在

慈寧宮前行禮每日三次嗣送至

圓明園之東

綺春園按日行禮迨

靈輿奉安

慕陵之右在海淀南跪送年終恭進如意蒙

賞福字荷包如例

六年丙辰 六十歲

元旦朝賀在

太和殿前行禮二月初一日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初二日

上御經筵隨班行禮十四日奉

派入闈閱各省舉人覆試卷同事四人花松岑沙納
沈朗亭兆霖錢萍疋寶清及予十八日覆

命進呈試卷一等第一名夏同善爲予所取乃浙江
視學時取入錢塘縣學門生也會闈聯捷入詞
林三月二十二日

皇太子大阿哥生恭遞如意蒙

賞收四月十五日奉

派閱新貢士覆試卷二十八日爲予六十歲生日先
期聞河南江南江西浙江及辛丑所取中書楊

怡堂式穀龍翰臣啟瑞諸門人欲製壽屏稱祝
力卻不受至日乃已製備屏二分張之廳事惟
詞多藻飾受之有愧耳又公送綵觴以客廳偈
仄未能多設筵席移於鐵門文昌館延予作竟
日之歡予於午節後在文昌館搭席酬之蓉圃
壻自備綵觴先於二十七日在宅演劇一日本
家至親復於二十八日再演一日予家本寒素
生平惟以儉約自守今在宅演劇寸衷深抱不
安五月初二日蒙

賞荷包七件七月奉

派偕侍郎寶佩蘅鋈赴

東陵之

順陵查估

隆恩殿東配殿工程覆

命日蒙

召見十月初一日蒙

派進

坤甯宮奧神肉十三日奉

旨派充武會試內場正考官偕副考官翰林院侍讀
學士殷譜經兆鏞入闈十八日赴

園覆

命十一月

宣宗成皇帝實錄告成尊藏

乾清宮東暖閣光朝服隨班從館內將書裝綵亭

由

太和門中門厯

中相

保和兩殿中後門進

乾清門至

乾清宮階上太監捧進東暖閣案上總裁官在宮

內列侍候

上至暖閣內一一啟閱畢還宮衆乃退次日禮成

皇上御太和殿受賀光朝服隨班行禮是日

上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在館滿漢正副總裁官和

韻光恭和一首用黃紙摺片書呈在

圍恭進奉

旨恩獎在館各員光蒙

恩賞加三級在館各員聯銜名公摺謝

恩年終恭進如意蒙

賞福字荷包如例

七年丁巳 年六十一歲

元旦隨班在

太和殿前行慶賀禮十六日

皇上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宴廷臣

上御龍袍龍鞋升寶座大學士六部理藩院尙書都

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各四席

殿前奏樂畢各大臣在階上行九叩禮入殿左右門各就席跪叩首坐

御座前進乾鮮果品肴饌皆有頂戴太監只穿蟒袍恭進各大臣兩人一席亦各設乾鮮果品肴饌另送熱菜湯飯喫畢滿大臣一人離席退出殿外去補鞋止穿蟒袍斜挂朝珠進殿正中跪太監授翠玉杯盤用金執壺斟酒滿大臣起立前行由正面登

寶座矩步從西首至

上前跪進

上接杯盤滿大臣起趨下至正中原跪處叩首各大臣皆跪叩首

上御用酒訖滿大臣復趨進至

上前捧接杯盤退出殿外穿補桂挂珠入進殿左門復位太監進肴饌畢

上隨意指御肴分賜各大臣各叩首謝太監送酒至各大臣亦各叩首謝飲訖

上前進元宵一碗各大臣前亦每人元宵一碗粉細
餡精美外間未有也

上前進奶茶各大臣前亦送奶茶

上前徹席各大臣前亦徹席各大臣起退殿外正中
設綵棚太監演海宴河清勸農觀燈等戲宴將
畢劇止左右各設條盤內盛

恩賞物件東西互搭至殿前正面

上皆閱視各大臣在殿門外仍按班行一跪三叩禮

謝

恩候

上由寶座下退進殿後各大臣皆退太監以

賞件送至奏事門外蘇拉官人接捧照送光此次蒙

賞檀玉如意一柄顧繡蟒袍一襲硃紅帽緯一大匣

玉牛玩意一枚磁果盤二洋鼻煙一大瓶磁花

瓶一共七件各大臣亦如其數由內務府大臣

開單預爲分配進呈後始交出也二月初一日

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五月初一日蒙

竄荷包七件予繼室蕭夫人體素壯無疾病自癸丑
丙兄沛之貿易歇業予三十餘年廉俸所餘交
沛之存放盡爲烏有沛之因大局破壞至此並
非有意消耗予以至戚未便怨言而蕭夫人頗
難爲情於是鬱結煩悶至不可解氣聚血滯轉
成腹脹之症形容日見枯瘦眠食不能如常徧
延時下名醫調理先似有效久卽不應年前病
勢已沈至今歲春夏尤形危殆百藥罔效遽於

閏五月二十一日子時去世嗚呼哀哉蕭夫人
莊重和平善持家待諸妾寬而得體御婢僕有
恩死之日合家哀泣稱頌弗忘夫人於癸巳年
歸予時予已任御史次年得科道得學差家道
漸裕非如予元配史夫人之命苦而夫人勤儉
守約從不妄製衣飾蓋其自甘簡淡素性使然
至於待人從不刻薄予爲本家兄弟外甥指官
及調濟親友故舊門生捐助粥飯厰棉衣會一
切善舉皆極力從惠務從豐厚略無婦女吝嗇

之見其治家內外分別規矩甚嚴日用繁碎之事皆照應周到井井有條可謂內助得人唯夫人生三女其幼者早夭頗望生子而竟未得至歿時兩女皆未字人以此爲憾夫人在浙時介蕃六弟適因差到浙夫人聞所生長子廷琛襁褓失母恐乏人愛育與六弟言爲予繼子望其早來撫養未遂所願心常悒悒臨危謂子曰繼子不肯令之早至今已長成聞荒廢已久卽來京恐不可教矣其言果驗夫人少予十一歲且

體素健予日見衰老方倚之爲久後持家之靠
乃先我而去予復何望哉先於四月初四日老
妾陳氏以時疾歿夫人已不能下牀猶聞而哭
之恨不得撫棺一慟自知將不起謂予曰君今
年運氣何不佳恐不第此一事也夫人去世後
兩女哭之徹旦不休予顧之淚亦涔涔不能止
於是請假十五日六月初四五兩日開奠二十
三日出殯停龍泉寺東院是時予奉

旨偕周芝臺大司馬祖培許溟生大司空乃普王子

槐少司馬茂蔭宋雪帆閣學晉在外城辦理團
練芝翁與予各捐京鈔一千串充公費初十日
萬壽聖節呈遞如意一柄在

圓明園

正大光明殿行慶賀禮

恩賞至

同樂園聽劇前後三日每日卯正一刻入座

上御正面樓下

召見軍機大臣親郡王貝勒貝子以下一品大員皆

得與坐東西各四五人坐一閒至午正三刻傳
旨令散始各退出入座後

賞御饌克食瓜果各物退於東西院用早飯皆內務
府膳房預備第三日

賞親郡王以下各大臣物件光蒙

賞如意一柄緯絲蟒袍料一件帽緯一匣洋鼻煙一
瓶玉玩意香爐一座磁果盤二磁花瓶一太監
搭出隨在座叩首謝乃散

同樂園戲臺三層院搭蓆篷高出樓表戲具衣飾

多平金顧繡鼓樂皆在臺後臺面極寬做賜福
等戲皆自上一層樓繞中層而下鈞天廣樂非
人閒所得有也演戲中間

上命太監抱

皇太子大阿哥至東西親郡王以下各大臣前看

視光隨班跪請

安各座到畢回至

御座前

天顏有喜侍從臚歎真所謂君臣同樂也十月朔旦

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年終呈進如意蒙

恩賞福字荷包如例

八年戊午 年六十二歲

元旦在

太和殿前隨班行慶賀禮十六日

上御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賜宴廷臣光隨班與宴聽戲一切禮節如前光蒙

賞玉如意一柄顧繡蟒袍料一襲帽緯一匣洋鼻煙
一瓶玉玩意酒杯一磁果盤二磁花瓶二共七
件二月初一日

上御經筵隨班行禮跪聽

御論入

文淵閣頌

賜宴五月節蒙

賞荷包七件六月初十日

萬壽聖節

恩賞在

同樂園聽戲三日光隨班進

園聽戲

恩賜玉如意蟒袍玉玩意帽緯鼻煙磁果盤磁茶確

各物七件八月奉

派偕文彩許乃普春祐查佑萬年吉地工程九月十

五日奉

派閱順天鄉試覆試卷因科場案發十月廿四日奉

派覆勘順天鄉試卷在

圓明園九卿朝房公閱弁

令派審此案之怡鄭二王全小汀大司馬慶陳子鶴
大司馬孚恩監試覆勘三日乃畢此次科場之
案未令刑部會審予深以爲幸焉年終呈進如
意蒙

恩賞福字荷包如例

九年己未 年六十三歲

元旦恭詣

太和殿行慶賀禮十六日

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賜宴廷臣光隨班入宴謝

恩行禮蒙

恩賞玉如意一柄絳色摹本龍緞袍料一卷帽緯一

匣鼻煙一瓶玉筆洗一件磁果盤花瓶三件二

月初一日

上御經筵隨班行禮聽講跪聆

御論入

文淵閣領茶宴初二日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又奉

派僭吏部侍郎文鑑湖清承修

景陵工程十三日跪

安是日適值

欽派王大臣奏科場案已革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柏稜擬斬決編修浦安主事李鶴齡羅鴻繹皆

斬決

上御勤政殿

召見惠親王以下諸王大臣跪聆

聖諭訖光跪

安退奉

派戶部尙書肅順與光監視行刑

命肅順先往光候

諭旨下午正三刻捧

旨赴西市宣讀後行刑各獻首級目不忍觀時申初

二刻偕肅順回

園覆

命日已替宮門尙未閉以待覆奏摺呈遞進

丙奉

旨知道了欽此乃由

園進城已亥刻矣十六日啟程赴

東陵十八日開工後即行十九日經三河先塋拜叩廿

一日旋京次日覆

命蒙

召見

上詢萬年吉地風水光謹奏對局勢甚美未敢多言

緣去年曾奉

派查估萬年吉地工程此次就近前往瞻仰龍穴沙

水實亦未得其詳三月初六日奉

旨會試正考官

派大學士賈筠堂植副考官

派光與戶部左侍郎沈朗亭兆霖工部右侍郎成偉

卿琦得

旨卽刻入闈下晚拜內監試御史忻澶侯雲登內收

掌傅駟程鼎芬同考官王錫振王凱泰陸秉樞

張之萬林壽圖章鋈岳世仁董元醇程祖誥羅
嘉福李銘皖恩吉張洵孫如僅志和杜聯蕭培
元孫楫監試收掌同考官亦來拜初七日早掣
十八房房分籤初八日早傳鼓禮部堂官送
欽命題至知貢舉文祥梁瀚送進光偕筠堂相國沈
成二君跪接捧入啟封請監試暨同考官張章
孫三殿撰並張太史寫題付刻

欽命四書首題色難有事次題今夫天三題焉能使
予不遇哉詩題賦得高車高栢得從字半夜刻

印題紙畢傳鼓送出十一日公擬二場五經題
四人分寫付刊半夜刊印畢傳出十二日公擬
三場策題五道請同考官五人分寫畢卽行刊
印存正考官房十四日半夜傳出初十日恭請
聖安進首場題紙並繳

硃筆十三日進呈二場經題紙十六日早進呈三場
策題紙是日午開刻

欽命宗室四書題詩題次早傳出十九日恭繳宗室
題

硃筆一併進呈題紙至公堂自十一日進會試頭場
文卷每日分起傳進由內監試同總裁正副考
官公同籤分各房印十八房戳記十八日分閱
宗室試卷十九日取定廿一日進呈二名傳送
至公堂呈遞廿二日至公堂進三場試卷畢考
官及同考官均不上堂各歸本房閱看各房考
官薦卷亦俱畢有發刻文卷彌封交本房鈔出
酌改付刊本年會試因去歲順天秋闈科場案
發嚴懲積弊此次正場試卷均在堂上公閱每

日清晨上堂內監試將各房卷箱揭去封條取
卷交各房官分閱呈薦至晚仍封鎖箱內置堂
上交內收掌官監管不許取卷回房至廿二日
退堂後三場卷已薦畢始將各箱落卷交本房
二三場有出色卷亦準補薦實屬弊絕風清爲
從來所未有惟首場頭題題境太窄佳文較少
廿九日請考官寫十本名次批語第一名本定
蔡琳卷因詩不知題目出處抑置第二以原擬
第二名馬傳煦卷居首因其詩較妥也四月初

一日進呈十本第一二六九十五本皆予手取
進舌十本摺奉

硃批所取卷均妥名次亦無移動初五日填草榜請
內監試及考官四人寫各卷面名次後分交各
房寫各卷批語加圈并詳黜磨勘有不合式卷
卽撤去按房分補取初十日揭曉初九日黎明
開門知貢舉官禮部鈐印堂官并外簾提調監
試各官俱進辰刻填榜從第六名起至一百九
十一名畢用晚飯掌燈後填前五名倒從第五

至第一填畢知貢舉用硃筆標榜禮部鈐印堂
官看視蓋用禮部堂印稍歇至二鼓後送出各
散天明後考官等各回家十一日赴

園覆

命蒙

召見四人詢問此次場規文卷各情形皆一一奏對
訖退出予以填榜日未得眠歸宅後覺頭暈勉
強覆

命幸未闕越富於將退時陳明頭暈下情乞

賞假數日

上點首次日具摺請假奉

旨賞假十日至廿三日銷假請

安五初一日具奏查估萬年吉地工程初二日蒙

賞荷包七件廿七日奉

派教習本科庶吉士次日具摺謝

恩俟滿教習全小汀大司馬督辦海運回至六月廿

五日始同至翰林院到任授書七月初二日同

至庶常館開課小教習八人亦至由小汀與予

飭館中官人備席亦向例也予以庚辰選館至
己未恰四十年迴憶昔時授書旅進共九十餘
人惟予與同里羅雅林士菁年最少今同年同
館僅許滇生大家宰一人而予亦皓然白首日
就頽衰因感歎率成七律二首紀事并示諸庶
常予以本科考官教習本科庶常亦可謂翰墨
緣深惜予齒衰學退未能誘掖庶常諸門人因
念昔日館選後旋滇晉謁府試案師景福泉先
生先生喜見顏色謂曰子果入詞林足見前童

試時吾賞識不虛他日前程尙當遠大應保名
保身保心終身守此三保勿負吾言光悚立敬
聽謹懍弗忘數十年來頗得斯益爰將三保之
訓數語勉勸諸庶常門生以爲師門淵源一脈
耳十月初一日奉

派進

坤甯宮喫神內年終呈進如意蒙

賞福字荷包如例

十年庚申 年六十四歲

元旦至

太和殿行慶賀禮是時大風午刻

上御太和殿筵宴親郡王以下大臣暨外藩蒙古王
貝勒等奏樂并滿蒙各樂舞雜技蓋十年一次
盛典也光隨班入宴未刻散十八日

上御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筵宴親郡王以下大臣暨
外藩蒙古王貝勒等亦奏樂并滿蒙各樂舞雜
技光隨班入宴午刻散二月初一日蒙

派進

坤甯宮喫神肉初二日

上御文華殿經筵光奉

派直講書經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一旬一
切禮節如前四書直講爲賈筠堂相國二十六

日奉

派覆試各直省鄉試舉人閱卷大臣四月十五日奉
派覆試新貢士閱卷大臣十八日帶領己未庶常散
館在

出入賢良門外橋南行禮廿五日在

出入賢良門外傳臚光隨班行禮侍班時

聖躬欠安故未進城回宮升殿也五月初一日蒙

賞荷包七件六月初十日

萬壽聖節呈進如意蒙

賞進同樂園聽戲四日一切戲具行頭新添增製并

傳外城各戲班腳色伺候熱鬧非常尤近年所

未有也予以炎暑憚於每日奔走因住

園寓刑部下處一畝園公所三日末一日蒙

恩賞天青絳色太裁二則龍江綢袍鞋料一套帽緯

一匣鼻煙一瓶荷包二對玉碗一磁果盤一茶
確一共七件七月杪英法二國兵船到天津僧
邱守大沽礮臺甚嚴乃由白潭河上岸攻陷大
沽礮臺警報頻聞僧邱兵退瑞澄泉相國麟兵
勇潰散於是

上有北狩熱河之議皆怡鄭肅三人慫恿定議也其
時桂燕山相國已在天津議和一切和約條規
皆照準矣惟親遞國書一節

上未允命怡王偕穆蔭赴通州再議英國遣巴嘎哩

來往議未決忽於八月初四日口語決裂將巴
酋及伊手下人誑拏解京鎖鑰交刑部監禁共
十八人又陸續拏獲英法二國文武兵將三十
餘人遞至

圍寓續分寄昌平密雲各州縣挖斃者數人於是
英法二國進兵至通州僧邸兵又退瑞相兵竟
潰散無一人勝保帶兵在八里橋接仗槍礮及
所騎馬鞍馬立倒斃勝保落馬兵勇擁護入城
英法二國兵直趨齊化門八月初一日

上殊諭欲赴熱河交在

園王大臣閱看會議大半皆阻留以爲不可聞亦有從怡鄭肅三人議者次日京中大學士以下各大臣公同具摺陳奏以爲必不可行予在賈筠堂相國宅與議又與梁海樓侍郎瀚商同具摺聯銜於初二日奏請

聖駕進城奉

旨留中而

園中預備啟鑾已調派兵衛安排車馬

上猶恐人心渙散奉

旨安慰臣民以爲決無北狩之意然都城內外喧傳

殆徧已有攜家出京逃避者矣至初七日天明

警報愈急

上於巳刻由

闕起程徑赴熱河奉

旨留恭親王及桂燕山相國駐園

命豫親王及周芝臺相國在

禁城留守

命賈筠堂周芝臺兩相國陳子鶴大司馬及光四人
在外城防守

命瑞芝生大司寇全小汀大冢宰麟梅谷少司寇寶
佩蘅少司農文百川少司農諸人在

內城防守先於七月

命周芝台相國陳子鶴大司馬潘星齋少司空宋雪
帆少宗伯辦理外城團防偕五城巡城御史在
浙紹鄉祠督同司坊官并約京卿科道翰林籌
議團防事宜賈周陳三公偕予議以騾馬市中

州館爲外城辦事公局各派戶兵刑三部司員
隨同辦理自

聖駕啟行內城九門戒嚴惟正陽崇文二門辰起申
閉外城七門惟彰儀西便二門亦辰啟申閉內
外城又經巡防大臣分派滿漢侍郎閣學京卿
科道翰林守各城惟內外旗綠各營兵均不堪
用各門亦無礮位器械於是訛言謂英法將進
攻城初八日以後內外城官紳商民無論滿漢
紛紛逃避或隻身獨行或結伴攜眷同走或赴

西北一帶山中潛匿或赴西南保定一帶大路
奔逃大車小輛蟻附前行內外城車輛騾馬俱
需重價雇賃嗣竟無可雇覓卽重價亦無從得
者內外城鋪家關門在家閉戶日色慘淡煙霧
迷湧直不成世界內城明火搶劫肆行無忌外
城土匪蠶起勢將聚眾搶掠賈周陳三公與予
公商此時外患固可慮而內患尤可虞必須先
募練勇分頭巡緝以安閭閻否則寇盜紛乘不
能自固矣於是設東西兩勇局東局在虎坊橋

北梁家園義塾爲公所西局在菜市口揚州館西閒壁官宅爲公所兩局共招集勇丁五百名皆鋪家佳戶保結投充分設日勇武弁武舉逐日操練又以帶勇司員統率晝夜防範巡查外城各街巷胡同添製刀械長桿各取手槍台槍火葯火繩每日勇糧每名京錢一千文計每月勇糧公費約須銀三千兩予與周芝台相國各先捐銀一千兩賈筠堂相國捐銀五百兩陳子鶴大司馬捐銀三百兩又彭詠莪相國朱檄堂

大宗伯張詩船大司空各捐銀三百兩其餘卿
貳京堂諸人有願捐者量力捐助繼以捐資未
能經久乃奏請每月由戶部發給勇糧銀三千
兩按月支領奉

旨允行外城得兩局勇丁日夜巡查土匪乃不敢作
亂聞有竊盜亦卽隨時查拏嚴辦至今人民安
堵職此之由自初五日怡王將英酋巴嘎哩誑
拏奏交刑部鎖鑰收禁并該酋手下十餘人亦
皆鎖禁南北兩監初六日子偕瑞芝生靈香生

同至南北所查看蓋以外國人收禁爲

本朝從來未有之事也巴酋向予與芝生香生言

各位大人容我一言否予曰爾何言巴酋云我

本奉我國將令來議和大局未定何以遽將我

誑拏鎖鑰收禁我有何罪是何道理芝生云爾

罪惡貫盈天道不容香生云爾害我中國其罪

甚大尙復何說巴酋怒言若論天道我之生死

自有天命若天命不該死恐中國亦不能令我

死也伊噍噍舌辯予因向巴酋云爾昨日係

欽命王大臣怡王等將爾拏至奉

旨收禁我三人乃刑部堂官前來閱視並非承審研
訊爾無須多言但靜以俟之亦決不令官人凌
虐汝惟刑具乃奉

旨鎖禁未敢開釋因約芝生香生至他所閱視飭提
牢司獄各官令官役禁卒小心防守不可凌虐
爲要予謂香生云英法非比朝鮮等屬國該酋
卽有罪犯不得謂之叛逆我輩非承審之員自
不必向其多言也南北所查畢各散是時頗有

人向予言巴酋爲英國謀臣不如乘此時奏請
誅之以絕後患予謂巴酋來議和本不應誑拏
鎖禁伊旣爲彼國謀臣焉肯棄而不問儻將該
酋正法彼國來索何以應之如直攻城索取彼
之槍礮火器精利此時我之兵勇業已潰散又
將何以守禦萬一都城被彼攻陷則

宗社宮殿尙可保乎百萬生靈亦不可問矣予觀大局
非和不可而議和仍捨此人不可姑靜以聽之
未可置目前大禍不顧而計及將來之後患也

其人唯唯而去心或以爲不然不知予言竟驗也初六日提牢滿漢司官來稟巴酋不食意欲求死予謂此人關繫綦重爾等須再三婉言勸慰待以好飲食不可以常犯視之伊若肯食不妨以魚肉雞羊等物待之若無費卽傳予言令飯銀處先提銀五十兩交爾開銷可也至次日提牢來言如予所囑向其開導伊已飲食如常是日忽傳言

上已啟行北狩京都人心渙散英國兵已抵通州八

里橋之西勝帥敗退進城各門戒嚴兩監人犯六百餘名終日喧鬧十二日武備院卿恆子久祺奉恭王諭劄到刑部進監看視時英國來文索取巴酋甚急恐其進兵攻城欲令巴酋作字止其帶兵統目謂將議和不可進攻該酋不應且云我現在何所身披刑具辱莫大焉尙能作書止兵耶子久以此回復恭邸於是復奉來劄子久再進監將伊提出大牢另住一屋釋其刑具婉言開諭再三該酋乃親筆作彼國書付子

久攜呈恭邸令人送僧王大營遣弁賫投十八日奉恭邸劄仍令子久進監將巴酋及其手下人十餘名皆提禁備車送至德勝門內高廟安置日以酒果魚羊各物款待之該酋臨出監向提率摘帽申謝不已自巴酋收禁後兩監人犯皆噎言英國必來攻城刑部恐必被毀日夜不安於是具奏調取正藍旗兵五百名分置監內署外周圍防範署中滿漢司員寥寥至初七日後絕無人赴署者予每日到署日觀情形添派

滿漢得力司員廿四人分兩班同檔房各員在署值宿照料至十八日各監犯見巴酋出監復聞謠言謂將攻城先毀刑部以圖報復於是六百餘人洶洶肆鬧環跪於提牢司獄各官前乞求懇稟各堂釋放出獄並直言我等坐監原係守法但守法而死於法亦此心所甘受若死於寇而爲外國礮火斃命情實難甘如肯施恩釋放我等俟事平之後再入監守法否則我等拚此一死今日必然出獄不能守法矣情詞直決

各官再三開導不行予進署各官面稟如是予
思各監犯所言未嘗無理況城內外官民紛紛
逃避監犯豈肯坐而待死惟其中各犯情罪不
一如秋審重犯及已擬死罪并軍流遣犯難以
開釋如現審原被告及罪該杖徒或尙未擬定
罪名各犯似可暫時分別交旗交地方州縣五
城司坊取保釋放事平按名傳提再行收禁未
嘗不可如果將現審三四百人釋放其餘不過
二百餘人兩監分禁每所不過一二十人卽易

約束因商之瑞芝生諸同堂皆不甚以爲然予
言今日事急矣不能計慮將來卽奏陳後

上或不允必須再奏况

皇上聖明我輩摺子據實直陳詳言迫切情形宜必
邀

準若諸公不肯聯銜予一人單銜具奏可也諸同人
遂無異詞予急命各司分別情罪除秋審死罪
等項人犯無庸議外其餘現審人犯全行請暫
釋放於十九日具奏熱河報回奉

旨依議欽此於是開發三百餘人出禁皆欣然而去
及十月兵退事平按名傳提再行收禁居然無
不到者此事予當時亦放膽而行恐致反獄不
成事體乃後來平復無事實亦初願所不到也

走
三
中
公
全
言

三

--	--	--	--	--	--	--	--	--	--

右

先文恪公自訂年譜一卷起嘉慶丁巳訖咸豐庚申凡六十四年又五年而

先公薨於位是爲同治乙丑二月十九日卽以其年冬十一月安葬三河縣祖塋自庚申而後

先公凡兼署吏部

者管

者

先二姊於辛酉二月適桐城光稷甫儀部熙以乙丑二月初九日病歿

先公往視悲不自勝歸而病遂以不起廷璜
時方七齡嘗無知識先一年隨

本生考介蕃府君京至師爲

先公嗣依膝下甫半載而遽丁大故故於此
五年中事得諸聞見約略僅此而已

先公生平詩文卷軸皆度京寓之蘭雪齋喪
次大半散佚比檢視惟贍此譜及殘稿百餘
番今編輯遺集並寫定此譜復恭錄

恩卹諭旨

諭祭文碑文

國史本傳冠諸卷端付之梓人工既竣爰述顛末俾後之子姓有所考焉

光緒十有六年庚寅季冬男廷璜謹識

走之部全言

三

太子太保刑部尙書昆明趙文恪公薨後廿有六年嗣子刑部員外郎廷璜旣校刊公自訂年譜 哀公詩文稿叢殘累百紙以付劍川趙藩爲整理而排次之凡得古今體詩六十 首散體文二十篇析爲兩卷奏議則公素不留草言眞事一疏以鈔寄鄉人而存謹編於文首公以詞臣起家試高等膺

宸眷游陟上鄉教厯

四朝以

恩禮相終始中間典試視學屢乘輅車總裁文武會試

者各一讀

殿廷試卷者以十數銜鑒之公得士之盛一時譽望翕然而公遇益隆心益敬感激

聖恩非擗藻濡翰所能仰答入長司寇出而聽讞於外
慎重矜恤爰書必親惟壹以職事是亟又咸同之際時
值多事於固根本收政柄睦鄰結援行權抒患無不深
慮密陳隱裨大局殫竭髦髦之思故公雖以詞林宿望
而詩文乃不多作有作復不自收拾刑部君雅以輯
無多爲憾雖然公不藉文字而重卽文字亦正不在多

也藩生晚其來京師已不及見公願從鄉之一二先達
遊聞公操履和粹篤於故舊服官交友不爲崖岸嶄絕
是非所在則介然有以自主今徵諸詩文而益信觀其
篇什多清麗和婉而旨趣一歸於雅正情性所得文字
因之固不誣也旣卒業謹綴言卷末以復之刑部君云
光緒十六年庚寅秋七月

劍川宗後學趙藩謹跋

--	--	--	--	--	--	--	--	--	--

趙文恪公遺集

昆明趙 光退菴

雜文

詳陳滇事疏

奏爲滇省現在情形關繫緊要謹據實直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本籍雲南自漢回互鬪以來時逾十載地

方糜爛已極逆回杜汶秀占踞大理負隅抗拒勢頗猖

獗去歲正月武定逆回馬榮暗通杜逆戕害督臣潘鐸

會垣鼎沸大局幾不可問幸總兵馬如龍由臨安帶練

回省撲滅轉危爲安去冬接同鄉眾紳耆公函備述逆
回滋事各情節謂馬如龍岑毓英同心協力共矢忠勤
保護省城厥功甚偉惟巡撫徐之銘奏報後迄未接奉
恩旨人情惶惑翹望迫切囑臣陳奏臣因前奉

諭旨交新任督撫查明覆奏無待臣言是以未經奏

聞近聞馬如龍商令掌教馬德新同岑毓英往攻杜逆
收復楚雄府景東廳及各州縣兵練直抵大理下關並
有同鄉寄閱馬如龍招諭回眾刻文謂大兵誅剿只分
順逆不分漢回尊奉

朝廷解散叛黨詞義甚正聞府城已有回民數百來歸
因令細獻杜逆郡城尙未卽收復查馬如龍雖屬回教
嘗以忠義自許居心行事與眾不同茲權署提督進剿
杜逆克復郡縣懋著勲勞似亟宜乘此機會令其策勵
將士奮力圍攻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俾各處聞風響應
不煩別籌兵餉通省可傳檄而定第馬如龍本係回人
以回殺回頗爲回眾嫉惡前據眾紳耆公函謂馬如龍
欲攻杜逆各回眾用言煽惑怵以危詞謂回類不可相
殘目下借回攻回恐各回滅而攻回者亦難獨存不如

與杜逆聯和分據邊境共拒大兵爲長久之計馬如龍
深明大義力排邪論決計討賊立志甚堅惟伊獨持己
見雖統馭回眾勢成孤立若非優加獎勵假以威權誠
恐呼應不靈難以濟事軍情緊急倘再濡遲坐失事機
萬一馬如龍因久勞無功不爲

朝廷倚信懷疑自畏志氣墮頽眾心因而解體或爲杜
逆乘隙反閒回眾阻撓成功一旦全局渙散無人維持
再有變亂以後更難收拾又聞督臣勞崇光近訪公論
甚欲重用岑毓英馬如龍二人惟撫臣賈洪詔意見不

合以係徐之銘保奏不足深恃徐之銘行同敗類原屬
可鄙但未可因其人不足取並疑所保之人亦棄而不
用也況馬如龍已有功效可觀以回治回剿撫較易得
手傳聞同鄉輿論僉稱現時滇中大勢除用馬如龍岑
毓英別無籌辦善法從來用兵貴以操縱權宜之術濟
之始克有成人人才難得機會易失似未便再事遷延貽
誤大局此時事機關繫闔省安危極爲緊要臣既有所
聞未便緘默不言謹據實恭摺陳

奏籲懇

聖明裁酌施行以慰羣情而收速效庶杜逆及早殲除
漢回各安本業滇南萬億生靈感荷

皇仁於無旣矣再前接同鄉眾紳耆公函敘述馬如龍
岑毓英爲人甚屬詳悉現旣著有成效足見所言尙非
虛妄謹將公函原信並呈

御覽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試錄後序

咸豐九年歲在己未會試禮臣以考官請得

旨以臣賈楨爲正考官而以臣趙光暨臣沈兆霖臣成

琦副之伏念臣滇南下士學識庸愚自嘉慶庚辰通籍

迄今四十載荐躋卿貳疊掌文衡仰蒙

皇上知遇擢長冬官調任比部涓埃未效方切悚惶茲

復渥奉

恩綸春闈襄校五中循省兢惕益深謹偕諸臣齋祓入

闈率同考官矜慎遴校得士如額謹擇其言尤雅者詳

呈

御覽臣例得綴言簡末竊惟

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制藝伏讀

列聖訓諭應試文體專尙清真雅正自來司文枋者罔
弗兢兢奉爲圭臬焉蓋制藝代聖賢立言非平日講習
四子書實有心得必不能審題之旨非研求經史以植
其根柢則才氣未充必不能宣題之義蘊非涵泳大家
名家之文以玩其意味則理法未備必不能合題之體
裁苟貌爲高古以艱深文其淺陋好爲奇異以詭僻逞

除

其浮華又或鈔撮語錄漫衍空疏剿襲陳言餽釘蕪雜
皆於清真雅正之文無當也夫言爲心聲其人英偉者
文必閎通而超卓其人敦篤者文必沈摯而溫純況進
士一科至爲榮貴萃天下之舉子於禮部局闈而三試
之先以制藝衡其才識之長次以試帖驗其韻語之工
又次以經藝策文覘其醞釀之醇厚見聞之殫洽士有
功深養到者觀其文類可知其人矣臣等各矢慎勤悉
心校閱雖未敢謂登明選公而甄錄之文務期才氣理
法無失乎清真雅正之體庶士之獲與是選者以其言

著之於行止以黼黻鴻猷下以勤宣令德爲

國家收濟時有用之才以仰副我

皇上雅化作人之至意是則臣區區之忱所願與多士

共相勉勗者爾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稽察京通十七倉大臣臣趙光謹

序

武會試錄前序

咸豐六年歲在丙辰秋九月舉行武會試屆期兵部臣

以考官請得

旨以臣趙光偕翰林院學士臣殷兆鏞典其事臣邊隅

下士知識庸愚仰蒙

恩遇由兵部侍郎擢任正卿夙夜冰兢懼難報稱臣前
佐中樞屢忝武闈校射疊充會試知武舉茲復仰荷

溫綸俾襄鉅典責任愈重悚惕益深謹偕臣兆鏞齋祓

入闈悉心甄核就外闈雙單好各號卷取中如額恭繕

試錄進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伏讀周南兔置詩三章曰公

侯好仇公侯干城公侯腹心蓋言武備得人而野無遺

才也周時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間平日則蒐苗獮狩
飲射讀法有事則軍伍卒兩出師治旅故有勇知方士
皆可戰漢代兵農旣分文武殊途而期門羽林悉通一
經猶彬彬乎有古意焉武科之設昉於唐詳於宋迨及
元明因而弗改然若郭子儀岳飛皆一代偉人功業彪
炳史冊非徒以技能稱也我

國家以弧矢威天下武功最盛鄉會試科目之設沿用
前制文武弁重外場分圍校射旣嚴定馬步箭弓刀石
之多寡高下以觀其挽強命中翹關距石之能內闡復

令默寫武經以覘韜略擇其字畫端楷者錄之立法至
爲詳備我

皇上御極以來申諭訓練整飭戎行近以小醜跳梁疊
奉

聖旨命各省疆吏團練鄉勇有材藝出眾力能禦侮者
量加薦舉而效力行閒著有勞績者經統兵大員奏
聞無不

恩施立沛破格擢用蓋所以激勵人材者至矣況會試
萃天下之武士於京師甲第於此分功名由此立宜乎

八旗勁勇三輔英髦及各直省冠倫魁能之輩莫不奮興踴躍爭欲觀光也竊願獲與是選者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或執戟而備宿衛或分閫而歷疆圻咸熟諳孫吳兵法克勤厥職以無負我

皇上講武翹材取備折衝之至意尤臣所孜孜爲多士勛者爾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稽察京通十七倉大臣臣趙光謹序

江南鄉試錄後序

道光十四年甲午科鄉試屆期禮臣以江南考官疏請

上命

臣

龔守正往典厥事而以

臣

趙光副之伏念

臣

滇

陽下士自嘉慶庚辰通籍以來濫竽詞館荐擢臺垣道光十二年壬辰

萬壽恩科充會試同考官是年秋奉

命往典陝甘鄉試茲復仰荷

恩綸俾襄大省文衡重任疊邀

寵遇感悚交縈懍懍焉深以弗克勝任爲懼謹偕臣龔

守正駢征抵境齋祓入闈竭三十餘晝夜之力計卷一

萬四千有奇率同考官矜慎遴校錄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

臣

謹拜手稽首綴言簡末

臣

聞唐臣裴行儉曰士

先器識而後文藝宋臣司馬光曰士先德行而後文章夫器識德行之士朝廷樂得而用之也自辟召察舉之法久而弊滋因易爲制藝糊名易書以慎考校蓋欲以一日之文徵其平日所蘊蓄此其待士之意甚厚士果克自樹立則當進身之始宜何如鄭重於文者大抵言爲心聲器識宏遠者文必光明俊偉德行厚重者文必

樸茂溫醇因文以求人而才與學俱可見焉我

皇上文思格被

御製文集詩集久已宣布天下是彝是訓士類涵泳

聖涯咸昭於道德仁義之旨如日中天

臣前銜

命關中見夫邊徼萬里西極流沙靡不從風嚮化其所
爲文亦皆學有師程無敢泛鶩蓋

聖治之所陶久矣矧大江南北爲人才淵藪其閒師友
之講求聞見之該洽不乏通經博古之士鴻章鉅製華
實並茂者美不勝收以臣壽球何敢謂盡擷其秀惟此

競競無或苟且之意竊願多士交勉於進身之始文藝
與器識文章與德行不欲分而二之俾今日甄取之彥
悉爲

國家異日有用之才

臣

因得附以人事

君之義是則

臣

之厚幸而自矢於懷者爾

戶科給事中新授河南學政

臣

趙光謹序

中州試牘序

爲文以理法爲先清真雅正皆無失理法而已然非平
日研究書旨臨文細審題神則不能得理法之精非肆

力於六經諸史翫味乎古文大家則不能闡理法之蘊
夫言爲心聲中有所得宣之於筆自有可觀近來士子
多不力求實學但讀時墨考卷數篇剽竊浮靡西抹東
塗輒卽出以應試而倖獲者亦遂以弋科名於是相率
效尤虛夸浮薄識趣益卑而文風益下矣中州爲理學
名區幸際

右文之世

雅化涵濡士習淳實人文蔚起余奉

天子命視學此邦兢兢以剔弊拔尤整頓士氣釐正文

體爲務歲試各棚每於覆試發落之日不憚諄言勸勉
進生童而指示之第嫌試事匆促事竣卽行未能時加
訓迪耳試牘之刻使者以之示取士之先聲多士以之
覘衡文之趨向也茲方試竣六棚擇其文有心思筆路
於理法不謬者逐加評點登之於篇俾知文各因題題
各有義無徒事虛夸浮薄務爲根柢之學以歸於理法
之清真雅正將見文風蒸蒸日上是則使者之所厚望
也夫

浙江試牘序

試牘之刻輶軒采風之遺意也兩浙爲人文淵藪丙午
秋余奉

簡命視學是邦下車後觀風各屬月課詰經精舍才華
卓犖美不勝收歲科試及選拔佳卷尤多因擇制藝之
有理法才氣經解之疏證明確詩賦各體之層次清晰
詞旨工雅者付之剞劂雖未及備登所錄然披閱一過
已足見斗宿之精江山之秀鍾毓薈萃發爲人文者固
若是其美也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諸生誠能文行交
修力務根柢之學將蜚聲騰實蔚爲

建寧府志卷之二
二
朝廷楨榦之選史館著作之才豈徒馳譽庠序而已哉
是則使者所殷期多士宜爭自濯磨者也刊既竣因書
數語簡端以志勸

海昌備志序

余奉

命視學兩浙之明年歲試杭郡海昌司訓錢君深廬出
所輯海昌備志以序請余惟記載之書上焉者志於朝
爲史下焉者志於家爲乘而邑志則分乎國史之支匯
乎家乘之源其閒徵文獻察沿革摩世厲俗而考古得

失之林者胥於是乎在世之良司牧旣或修焉或補焉或續焉而薦紳先生又各摭拾舊聞爲私志爲外志爲雜志小志以待蒐討志於是乎大備此海昌備志一書所由昉也按海昌自宋以前爲鹽官縣元陞爲州明又改縣我

朝乾隆時復陞爲州隸杭州如故伊古及今名臣大儒颺舉雲屬固東南一文物輿區也然自明永樂間邵武曾先生創爲志其他許志金志蔡志及甯志餘聞海昌勝覽雖各有記載而近今七十餘年亦稍書缺有閒矣

夫掌故家有易考而知者有不易考而知者其易知者則疆域山川城郭學校之大也其不易知者則畸人逸士孝義節烈之屬也嗟乎凡郡國志之選舉仕宦聲施爛然者赫赫在人耳目惟夫鄉閭匿處巖壑幽栖抱樸自完閭修有素溘焉朝露蘊愁邱隴姓名不述於時人手澤莫傳於後世與夫貞婦摩笄孝娥撤瑱茹荼飲檗畢世珠沈曾不克著懿美於文人學士之口標氏族於殘編斷簡之中幽光潛德弗與闡揚又奚自振懦立頑進未俗而敦古處哉嗚呼此又錢君深廬所爲諮詢采

訪勤勤懇懇而載之若是其詳且備也今觀其書首引周氏餘聞有稱先則古之意焉而戶口田賦略而不書則猶是多聞闕疑之遺也事蹟仿咸淳臨安志各著所據有循名責實之思焉而變例稱字不敢名鄉先生則猶是退謙明禮之懷也藝文一志繁稱博引下逮時人得與採錄其尤宏獎風流提倡後進之雅抱乎至其素所蓄積著述宏富蔚爲師範國人皆矜式之茲不具論論其撰志大旨云是爲序

縉雲縣志序

處郡轄十邑縉雲在其東山勢崇隆溪流湍急地多磽确戶鮮蓋藏其民多醕謹樸愿勤於耕讀獄訟稀簡攘竊無聞非難治之邑也顧官斯土者恆以貧瘠凋劫爲慮未及期輒營求脫屣以去其於地方因革興廢之舉凡職所當爲者非特不暇爲亦不欲爲也武進湯大令果卿以名孝廉綰斯篆旣下車問民疾苦撫循而噢咻之民用大和越明年邑之士大夫以志書請蓋舊志之失修者已八十餘年漫漶譌脫版且尋燬大令欣然任纂述之勤闔邑士人捐貲以從八閱月而修輯之事竣

凡舊志蕪者削之簡者增之缺者補之釐然燦然有條
不紊復仿司馬子長班孟堅之例爲序錄於其後書成
問序於余余唯志乘之作實史官之支流爲一邑之文
獻沿革建置法度政令在所必詳而名臣碩彥嘉言懿
行大書特書亦隱然寓勸懲之義非具上下古今之識
嚴明斷制之才不能悉臻於善昔人稱康氏武功志韓
氏朝邑志約矣而不免失之簡胡孝轅海鹽縣圖經詳
矣而不免失之繁大令揆染其鄉洪稚存李申耆兩先
生之學故其書繁簡得中無蕪雜脫略之病且矢志澹

泊有儒吏風每日升堂皇理民事暇輒操觚削牘以迄於書之成信乎以文學飾吏治大異乎俗吏之所爲矣余將按試栝蒼過其邑停輅於新落成之校士館披閱旣竟爲書於簡端

金陀祠事錄序

岳忠武王祠徧海內茲何以金陀名由王之孫鄴侯所居而名也歷祀數百居不一主而金陀祠之名轉著從古忠孝濟美弗替於傳蓋未有若是之久且盛者嗚呼豈非天哉去冬余視學兩浙下車後嘗於杭之西湖謁

王廟肅瞻王之遺像旣薰沐而爲之贊今按試禾中旣
竣過金陀坊出郡西門謁金陀祠因得觀王謝表墨跡
宋高宗手賜奪情御札鄴侯奉祀銅爵厯寶經園敬瞻
高廟御碑徧覽楹間石刻裔孫洙傳出祠事錄一帙以
序請按祠之建始於明萬厯時王裔石帆司馬昆季三
君子厥後興廢相尋至乾隆間二十三世孫冰菴茂才
乃善承先志而鼎新之更創寢殿五楹而制始大備冰
菴令子香雨上舍續修譜系增訂是錄首祠源次祠宇
次祠規次祠產暨厯代碑文祭文以及支祠園亭并附

於後規制益詳足垂久遠獨念鄴侯以竄逐餘生籲天辨誣著金陀粹編一書厥功良偉今復推侯之孝於王者孝於侯世濟其美弗替於傳蓋忠臣之後必有孝子理固然也嗟乎王之精忠大烈赫赫在人耳目當日權奸構難身死囹圄致令負尸潛葬諸子或死或竄覆巢之慘不絕如綫又烏知不旋踵而沈冤頓雪褒崇之典卽於其孫見之且迄今數百年賢子孫繼繼繩繩流馨未艾有如是之久且盛哉從來忠臣受禍未有如王之奇從來忠臣食報亦未有如王之厚然則忠臣不可爲

而可爲忍於須臾而昭於終古者固不可誣也嗚呼豈
非天哉洪惟我

朝闡揚忠烈遠邁前代恭讀

高廟御製五經萃室記一篇之中於侯三致意焉而終
歸美於天之報施善人不爽

聖謨洋洋一言盡之矣繼自今岳氏後賢恪守是錄益
宏先德庶其仰慰香雨上舍之志以無墜鄴侯金陀之
令緒也夫是爲序

徐忠烈公衍父子忠孝錄序

自古宦者之禍熾於東漢至有明魏璫之酷毒螫正類不遺餘力以視十常侍之流猶爲彼勝於此矣然李膺之難搜捕張儉其門生親故以藏匿被禍破產殞命者至數十家魏璫仇視東林波及其師友勢同瓜蔓幾無噍類僉人行事又何相類也吾觀三衢徐忠烈公死奢崇明之難例得卹典亦旣贈官蔭子矣乃以應山一疏出於忠烈門人繆公之手追還前命其時國家大柄爲閹人所持狂搏猛噬無異瘕犬雖以帝后之親且猶不免區區贈卹之典忽予忽奪固已視同兒戲豈復以爲

意哉思宗旣立忠烈之子應秋連具兩疏始得仍頒詔旨而應秋出處大節昭然如日星實亦無愧於忠烈按史官之體凡爲人臣無大功業大建白有關於國家治亂者例不列傳忠烈之事僅附見於永甯土司及朱燮元傳載之不能詳蓋史家之體例如此若縣志則書之宜詳矣而西安新舊兩志均有所未備陳生墳以蒐羅文獻爲己任獨慨然於二公忠孝之行不忍其泯滅因哀其遺事輯爲是書俾後之續修志乘者有所采擇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陳生者可謂能景企前賢

者矣

學福軒隨筆序

古者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太史課其最者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自夫小學不修日趨簡易人自爲說謬誤相承至以持十爲斗屈中爲蟲轉注之義不明象形之旨亦昧此黃門所以有勸學之篇平原所以有字書之作也兩人學博以耄髻之年篤衛武之好鱣堂習靜恆手一編一語之差必窮其原本一字之誤必爲之證明蒼萃羣

書折衷至當日月既久積成巨編戴東原有言讀書之旨不外乎以經考字以字考經是書之作深合二語之義其有功於來學匪淺學博所著又有今韻三辨弟子職釋詁諸書述作之富幾於等身荀子云其爲人也無暇日則過人也必遠吾於學博見之矣

雙峯猥稿序

四六之文莫盛於宋宋以詞科取士而制誥陳謝牋啓之文亦以駢儷爲尙一時名公鉅卿未有不工此體者余嘗見元祐時葉賚所輯四六叢珠其蒐羅北宋一代

之文至三百餘種可云著述之盛矣或傳趙忠定居政府往往以此觀人高下或謂公曰此或出他人之手豈盡可據耶公曰不然彼能倩人爲佳文則其人亦非碌碌者矣忠定之言如此則四六雖小道其可忽乎雙峯猥稿九卷爲宋衡州司錄參軍舒平叔先生所撰原書詩文凡九卷後佚其三

國朝乾隆閒宏開四庫採訪遺書由江西撫臣進呈其時總纂諸公未加深考誤於紀年致有贗作之疑僅得列名存目今先生裔孫余庚辰同年宦菴司馬旣由海

昌訪得所佚之三卷且爲辨證於簡端而自菴觀察適莅杭州遂慨焉以梨棗自任書將成屬序於予受而讀之簡而不窳質而不朶精切而不鑿典核而不蕪樸屬微至切理饜心度在當時雖洪景廬汪彥章諸公亦有未能過者其書向爲舒氏宗祏藏本以故世不多見今觀察旣獲全璧又爲重鋟精本將以餉遺後學吾知世之涉獵文囿者定當家置一集鑄金事之矣

梁中丞鴈山詩話序

芷林前輩以令嗣敬叔太守權篆東甌迎養至署去春

偕敬叔昆季往探鴈蕩之勝既作紀遊數千言複製長
歌一篇一時和者如雲琳瑯盈篋蓋公以潞國之年具
少文之興而繞膝又皆靈運惠連悉工吟詠故靈璈既
陳宮徵迭應卽深閨淑媛亦奏璫章固宜佳話爭傳不
徒爲此山增重已去年余歲試由温至台擬同遊鴈蕩
山未果持節先行匆匆登眺不及備攬勝概今年科試
復至東甌將乘輅車之便再入雁山一觀龍湫飛瀑公
因出示雁蕩詩話一卷不鄙謗陋屬爲之敘夫雁山晚
出僻在海隅名章佳什唐以前無聞謝康樂出守永嘉

近在跬步今全詩具在惟過斤竹磻一首磻爲雁山外
戶當時蓋未深入一窺堂奧故無詩卽東谷謝公嶺或
謂爲游屐所經亦附會無據至諾具那尊者卓錫開山
而唐貫休有雁蕩經行龍湫宴坐之句實爲此山題詠
所自始所惜者以東坡曠逸之致僅題周邠雁蕩山圖
寄意會未得與匡廬開先同形篇翰蓋登山流覽未必
皆橐筆之才卽景嘯歌或時少裹糧之興兩美必合古
今所難既有其人復有其詩若非彙集成編將愈散佚
無攷此公所以掇拾畸零極意搜羅弗因前賢名作無

多而遂已也此編一出吾知山水有靈亦驚知己古人可作定許同心而公之高吟逸致無負雅遊當與名山共傳不朽矣倚裝披讀既幸導游之有資且佩公攷訂之精而采摭之廣也謹書數語篇端

葢山課藝選序

葢山課藝選吾師聞人春台夫子所手訂也師服官祕省疊掌文衡既由郡守告歸優游林下年垂八十矣當道咸以耆宿重望聘主葢山書院講席一時請業者如雲師年高德劭學養深粹尤孜孜誨人不倦其誘掖後

進每名隨其所造而成就之一經指授往往擢高科而去故聞風興起從遊者日益眾今讀師所爲敘獨取韓子文無難易惟其是之語及本劉念臺先生慎獨之教以示學者旨哉言乎夫

國家以制藝取士奉

功令專尙清真雅正竊謂爲文之道以真爲主清雅正所以存其真也自前明至今八比之文名作如林無題不備然題之神理各有實際人之爲文命意遣詞亦各有真機得其真則是不得其真則不是行文之得失於

此分衡文之去取於此定子曰修辭立其誠斷未有不立誠而可以爲文者也顧立誠必自慎獨始不慎獨將空疏者貌爲高古以欺人甚或剽竊剽襲故作艱深文其淺陋以欺己即使徼倖獲售返之幽獨能無愧乎念臺先生之言固立心制行之要士習之隆替所關非專爲制藝言而爲文者焉能舍此而求其是哉憶嘉慶丙子師典試吾滇余以弱冠受知辱荷期許泊登詞館屢膺文枋丙午秋奉

命視學浙中自維謏陋衡才文藪三年來矢勤矢慎博

選約取與諸生講求行文之旨亦惟本昔時所習聞於師者實事求是而不敢稍有矜心作意於其閒區區之心浙人士當共見之而共諒之也今曉岩世兄以師所選課藝屬爲之序夫行文之道已備詳於師之序矣予何敢復贊一詞亦惟繹師言而申論之以示多士願士之有志於斯者惟尋繹乎文惟求是及戒欺求慊之語以無負吾師當日選訂茲編之意是則予之所殷然期望者矣

錢愛廬詩集序

詩以道性情亦惟存其真者而已愛廬明府爲予視學
浙中選拔士文筆清麗予夙以館閣才期之道光庚戌
朝考一等以知縣分發山右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予方
爲愛廬惜今秋愛廬服闋來都出所爲古今體詩若干
卷問序於予披閱一過乃知其頻年雖風塵鞅掌所學
固未荒也嘉禾爲詩人薈萃之藪

國朝朱竹垞先生暨君家集齋籀石兩翁先後以風雅
擅名壇坫愛廬生長其地世澤相承陶染有寀復致力
於古大家名家近由晉豫楚粵壯遊萬里航海北上湖

海奇氣助其筆端宜其藁帙堆垛深造若斯也雖然吾人讀書貴爲有用之學昔禾郡陸清獻公以縣令起家實心實政蔚爲一代儒林循吏之望方今天下民生凋敝已極惟三晉差爲完善邑宰親民之官撫字催科職任綦重愛廬曾縮篆赤緊以才能著稱今仍赴補晉陽當益思盡心民事毋改本來面目毋蹈宦場習氣勤勤焉勉求清獻公當日之政蹟恪守而變通之務使實惠及人將樹立日益宏遠所以存其眞者固自有在而詩其餘事也予與愛廬知契旣久且深用贈一言以志勸

至其詩筆之佳才華之富有日共賞固無俟予贅言也
他日花封報最政聲隆隆來暮之歌去思之詠徧於山
右汾潞閒予雖衰老猶將拭目欣俟之

常山縣濬修城河記

天下之水利莫便於東南顧有其廢之莫或舉焉者豈
急公赴義之人寡歟抑司土者不身爲之倡也常邑據
浙上游環山多陸水清瀨淺故泉源陂澤之利較他處
爲殺而楚粵之入浙者肩摩轂擊皆緣城河通舟楫實
爲水陸要衝焉其水自北來者出開化自南來者出江

山二水交匯凡城垣之拱衛民田之灌輸咸賴於是在
明景泰天順閒北水決而外洩邑宰張公澤有金川壩
之築

國初南來之水亦洩項時亨大令增築石壩以護之因
名項公壩迄今歷歲久遠潦水所嚙土漲而淤邑人士
與官斯土者雖各有志疏濬會以事不果行蓋相沿失
修者又百數十年於茲矣吾鄉戴子中明府以幹濟才
來令是邑甫下車慨然欲復其舊旣而政通人和民力
休暢徇士紳之請起乙巳冬月訖丁未冬月而功以告

成適余校士來按三衢屬爲之記余惟兩閒美利恆資
水以爲用其河渠溝洫一廢一興之故時與地脈衰旺
相乘除故古循吏悉以是爲先務然而濱河之氓常憚
畚鍤之勞坐視其沙淤石積日就於涸甚或資其播植
以生聚久則侵爲廬墓後之人卽欲復其故道而嗇於
費艱於力格於勢又烏乎復之今則不煩於公不傷於
民倡者先呼籲者樂應其侵占爲廬舍者給資以助遷
更於歲晚務閒藉用餘力故能悅而忘勞令不擾而事
集是役也橋壩河身挑築丈尺與夫捐用款數旣勒之

於石大吏且將請於

朝以旌其勞余益信急公赴義之果不乏人而莫爲之
倡則無以告厥成功也長斯土者因時利導勿湮勿壞
俾圯者修之塞者浚之民享其利永永無窮是又子中
濬修之意而重望於後來之賢有司也是爲記

西安眞父母記序

民之以父母稱其上者始於汝墳之詩曰父母孔邇蓋
惟文王能視民如子故凡爲文王之民者皆戴之如父
母也夫民之於上非眞有保抱攜持之相愛疾痛疴癢

之相關起居出入晨夕依倚之相親而相近也何以謂之父母哉吾蓋觀於民而知之矣其終歲勤動以供租稅也則不啻奉觴視膳以娛其親也其奉命承役奔走恐後也則不啻食在口則吐物在手則投也其鞭朴督責而莫敢相迕也則不啻孝子之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而無或違其親也以民之克供子職如此彼儼然而臨其上者猶得謂之非父母乎而橫征暴斂之相加武健嚴酷之相殘災疘患難流離困苦之不相卹此猶得謂之爲父母乎吾觀陳生所輯西安眞父母記如李公呈

楨之宰西安也則可謂之眞父母矣夫西安自建邑以
來爲宰於斯土者不知凡幾而獨於李公以眞父母稱
非其深仁厚澤淪浹肌髓深有得於民之心者而能若
是乎陳生以新舊兩志所載惠政實蹟皆不得其詳故
別爲是書以補邑乘之缺夫今之居父母之任而不能
得父母之實者比比皆是矣觀於此其亦可以赧焉知
媿而奮然興起矣乎

新建慈谿縣校士館記

慈邑於明州所屬爲緊望之區山水清幽人文秀美士

之懷鉛握槧就試於有司者常至七八百人向以縣廨
爲角藝之地自堂皇以至椽舍布案已滿則又爲綿蕤
於露井中應試者雜沓擁擠駢肩倚背列坐其下每遇
疾風驟雨侵溼衣袂甚至不能展卷作書人咸苦之道
光歲次乙未國子生鄭君廷榮暨其子廩生今官麗水
訓導一夔慨焉興歎以爲創建之亟無逾於此遂捐貲
於城東北隅購爽塏地一區鳩工庀材剋日興舉逾年
工始竣由大門堂室廊舍下及庖湑之所爲屋一百十
七間周垣繚之計用銀二萬四千有奇又以其贏餘製

爲試案屏椅等物凡試場之所應有無不備具以慈邑
從來未有之盛舉而興之於一旦成之於一人鄭君之
好義樂施厥功偉矣昔范希文得巨宅旣立芻矣形家
者言居是宅者子孫當科第不絕希文遂捨宅爲黌宮
曰吾不欲攘一邑之吉爲己有也而范氏之子孫至於
今簪纓弗替鄭君父子之用心其亦猶希文之意也夫
其後嗣之熾昌是又可操券決之者斯役也大吏上其
事於

朝旌以棹楔矣而不可不勒之貞珉以垂永久也因爲

書其緣起如右俾後之覽者有所興起焉

琴泉亭記

咸豐辛酉正月海東琴泉樞使來都下車後訪予於城南晤談之餘因言所居有琴泉亭頗具林壑之致屬予爲記亭在國都東一舍許地名蘆原居屋後有山山上有泉落而爲瀑流而爲澗其聲琤琮與琴韻相答爰作亭其上顏曰琴泉而卽以自號焉君天懷沖粹澹於榮進今年未六十超然有退隱之志使事旣竣將上乞骸疏角巾東歸而必近居國門則古人所謂窮達戀明主

耕桑亦近郊之義也君言介弟韋士觀察雅有同心亦將偕栖於是以爲共老一亭之計同社中人概多不慕利祿娛情文史每春秋勝日來會斯亭書畫紛陳琴尊共集拈題分韻賦詩爲樂殆如淵明南村之遊焉噫士大夫釋褐登朝及年將衰老孰不欲退歸林下邱壑自怡然往往迫於時勢不敢退亦不能退卽退矣復無地可以栖遲此東坡屢以恨無負郭田二頃形諸吟詠也君所居既有林泉之勝又兄弟同居友于愛篤而友朋往來并皆一時高人韻士歌嘯言歡雖仲長統樂志論

無以過之豈仕宦中人所易得哉前年金邵亭侍郎來
都與予交言所居水木清華之園暇輒放棹遠遊得江
湖之趣今琴泉林亭勝概與邵亭埒邵亭園以水勝故
所樂在水琴泉亭以山勝故所樂在山仁知雖殊恬雅
無異此足見海東名卿之多高誼而文采風流如君與
邵亭皆足令人傾羨也不才

中朝敷歷四十餘年今老矣家山道阻欲於近畿卜一
廛之地息影田園而不可得終日碌碌案牘勞形聞君
言祇自愧耳不揣固陋而爲琴泉亭述其梗概如此君

攜歸出示邵亭得無哂此老年來衰頹益甚筆墨荒蕪
較前愈退耶邵亭與君居相近且亭中吟侶也因併及
之是爲記

勅授修職郎晉文林郎兩廣鹽運使司廣盈庫大使雲
樵馮君墓誌銘

君諱嘉會字亨者號雲樵姓馮氏先世自淞遷長白爲
內務府鑲黃旗漢軍祖長庚福建詔安知縣考諱誠官
山東兗州通判大學士諡文肅吳廉公季弟也君考年
逾四十章楊兩安人均無出文肅公以第五子繼昌嗣

之幼殤因勸置造室周孺人生君昆弟四君居長生山
左官署幼穎異及回京文肅公見其狀貌瑰偉喜曰吾
家千里駒也君考以廉名無厚積沒時君年十六周太
孺人先一年卒惟章太安人綜家政婚嫁事幾不可支
君上事老母下撫諸弟處分家事纖悉合度家以不墜
文肅公深重之時文肅公相業赫弈君又爲所器顧益
加歛抑無聲勢交劭學砥行恂恂如寒士嘉慶癸亥援
例爲運庫大使簽發廣東東粵地大物薄財賦饒裕鹽
筴利視他省爲尤豐官斯土者輒未至而心豔之君澹

如也及抵粵次年奉委查三河壩廠凡往來舟楫察驗
必親苛索必禁商旅稱便嗣署碧甲場大使尋補蓮庫
大使兼權廣州通判居庫任最久嚴筦鑰慎出納不通
包苴不事干謁鹺綱指陳有所規畫諸商皆陰受其福
歲庚午洋匪滋事大吏重君才且廉檄辦軍船事竣敘
績將擢以知縣君力辭嘗戒諸子曰州縣爲民父母必
實能教養兼至始可受而無媿儻一夫失所卽負疚已
躬爾輩宜知之吾豈以縣令爲榮哉其宦粵十八載三
膺上考一登薦牘居恆未嘗有矜色而卒以庫任終鳴

呼人情務得競進利祿所在趨之恐後以君治行廉能
上游引重且將畀以繁劇薦之封章君固無愧也使君
受而無辭方隆隆而上遑云百里哉顧乃恬然寡營卽
一階之升必不欲爲苟得此其廉介之操非真有大過
乎人者烏能如是是足以傳矣君氣體厚重性緘默事
無鉅細必斟酌盡善而后已生平自奉甚約而待客必
豐御下尤有恩遇友朋緩急恆解囊助無難色歲所得
俸分寄諸弟暨親故貧乏未嘗自蓄少讀書以家累廢
舉業好藏古書畫精賞鑒指摘文筆悉中窾要令嗣君

能繼父風蓋庭誥然也君生於乾隆甲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亥時卒於道光乙酉七月初六日戌時春秋五十有二以次年七月十一日葬京都東直門外祖塋墓坐向 配姚孺人副室氏李子二長秀琨姚孺人出候選運庫大使次秀彬副室李出筆帖式女一適世襲參領雙慶孫福格祿格女孫四俱幼銘曰

居其貴而卑於位利其器而小於試曰吾以行吾志以循稱而不矜能以賢升而不倖登曰吾以勵吾貞唯儉助廉唯恭鳴謙吏而賢孰如君之恬然煦春陽兮鑒止

水蔭杞梓兮佩蘭芷載祿被德兮以祜孫子

誥授徵仕郎內閣中書吳君西渠墓志銘

道光丙午秋予奉

簡命視學兩浙旣下車同年吳君西渠之子奉其先人行狀謁予於武林節署曰先人之葬已十有八年矣墓石久礮迄無人爲之銘者敢以請予以同譜之誼弗敢以不文辭謹案狀君諱光鎬字士銓別字西渠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之白坦人其先世以上具載家乘狀未述故不書君生於乾隆辛亥十二月十九日以道光十二

年閏九月十二日卒於京邸君幼有異稟束髮受書每
十行並下穎悟逾於常童嘉慶辛未受知於學使者補
博士弟子員家故貧以館穀所入供菽水事無鉅細必
獲其親之歡而後已少有贏餘輒以周戚儔之匱乏者
既登黌序文名日益噪每一藝出人爭傳誦之然君謙
抑愈甚自視常若欲然歲戊寅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
職內閣中書予與君同官京邸者十有二年君性簡澹
寡交游寓廬相距稍遠適予於癸未丙戌丁內外憂歸
里在京日少與君尤疏閒或廣坐相遇眾方誼呶君獨

沈默若有所思近接之則溫然和厚予心深敬之以爲
古所稱易直慈諒者君殆其人歟夫物之騰蹕蹈厲趨
時若競者其挫折之也必速以君之沈靜恬澹泊焉寡
營宜其得於天者厚矣乃年僅四十有一遽以疾卒然
則天道殆有不可知者乎君娶於韋生子二長作賓次
作繪咸能事母以孝讀書守禮克繼厥志謹序其大略
復系以銘曰

粹然而溫樸然而惇宜佑於天胡勿久存迴翔
鳳闕未竟其業隴樹雲屯封高馬鬣我來公鄉墓已宿

草敬銘其幽用懷有道

鍾心銘

三十一

序

太保鹿邑徐公少掇巍科服官中外歷四十年學問事蹟未易
殫述而督粵時拒洋人入城一節尤膾炙人口蓋濱海之防爲
省有七自與外洋通商以來惟粵東一隅最爲重鎮嘉道之間
名臣輩出其辦理交涉事宜洞悉洋情者侯官林文忠公外厥
爲徐公公之父松坪先生與文忠公同年相友善公未第時隨
宦京師卽爲文忠所器異逮公督兩粵爲五口通商大臣距文
忠之去已七年矣時前督耆公所許入城之約旣屆英人堅
期踐言而粵民義勇性成衆怒難犯爲張爲弛動有意外之虞
所處之勢蓋倍難於文忠而不加一兵不遺一矢使他族就我

範圍其於文忠爲何如也雖值時多艱功名不終至今粵中人
士猶必與文忠並稱云方事之亟相傳公具奏請 旨備陳入
城之不可

天子以事誤在前有可否許其入城一遊之諭時已部署略定並
外聯米利堅各國矣公思可否二字原命相機而行勢不得已
乃恭擬 諭旨嚴辭斥拒卒能不戰屈人外攘內安故 朝廷
懋賞有加欣慶若出意外今讀公自訂年譜於此事叙列綦詳
而其中曲折似仍未盡載其以事出權變諱不自述歟考公身
登洋船僅已酉正月二十五日一次則他書所稱單舸復往者
亦傳聞異詞矣年譜爲公所手訂欲知公之生平者自應以是

爲信而他說則存疑可耳是編初爲前輩吳子健中丞以活字
板印於蘇門今公子星橋昆玉將重付剞劂振禕忝屬後進又
叨附年誼故敬識數語以誌景仰之私云時在

光緒壬辰春王月

詔

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河東河道總督年愚姪許振禕頓首

拜序

仲升自訂年譜

鹿邑徐廣縉仲升著

男

桐孫

煌

敬刊

吾徐氏於明永樂閒由山東諸城遷潁州衛太和縣今回龍
 寺祖墓在焉後衛省入安徽仍占籍歸德府鹿邑縣故世為
 鹿邑人先世譜牒散佚世系莫得而詳明嘉靖閒有諱嘉壽
 者始自回龍寺分塋葬邑西之鳳凰嘴七傳而至曾祖陶菴
 公諱持烈雍正己酉拔貢生祖菊岩公諱錫智乾隆乙酉拔
 貢甲午科順天舉人仕至廣東海康縣知縣先考松坪公諱
 瀚嘉慶戊午科舉人辛未科進士內閣中書配田夫人子二
 長伯兄廣紱次即廣縉也

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初八日未時廣縉生於先大父海康縣署

戊午二歲先大夫舉於鄉

己未三歲隨先大夫旋里

庚申四歲

辛酉五歲

壬戌六歲

癸亥七歲入家塾

甲子八歲

乙丑九歲

丙寅十歲

丁卯十一歲

戊辰十二歲

己巳十三歲

庚午十四歲始學作詩文

辛未十五歲先大夫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入都隨侍讀書

壬申十六歲

癸酉十七歲

甲戌十八歲回里應童試

乙亥十九歲入邑庠學使爲安徽姚伯昂先生秋偕伯兄入都

與舞陽何小桓孝廉濟源衛筠廬商邱王申甫上蔡魏小山三
選拔聯文課相觀而善頗獲切磋之益

丙子二十歲歸應秋試是年冬王夫人來歸

丁丑二十一歲

戊寅二十二歲春應歲試食餼學使爲江蘇史望之先生秋與
伯兄同舉於鄉房師爲福建孫蘭陔先生座主爲安徽楊疊雲
先生戴南江先生

己卯二十三歲春闈報罷患喀血證先大夫不令作文課惟日
作小楷數百藉養心神是年秋先大夫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庚辰二十四歲成進士本房師爲浙江盛蘆汀先生撥房師爲

江蘇趙樹三先生座主爲山東盧文肅公南石先生安徽黃勤
敏公左田先生吳雲樵先生長白善樂齋先生引 見改庶吉
士派習 國書

道光初元辛巳二十五歲先大夫充四川鄉試副考官余請假
旋里秋偕王夫人入都

壬午二十六歲散館授職編修以本身封典賜封叔父春圃公
子拱祿生

癸未二十七歲先大夫聞叔父春圃公病亟亟假旋抵家四十
日春圃公告終遂決賦遂初教養諸弟

甲申二十八歲八月考試翰詹余名在二等第八 恩賞大緞

一卷遇缺題奏 記名候升

乙酉二十九歲先大夫三月入都九月回里慮余少年不克樹立親爲勉勵云

丙戌三十歲充會試同考官

丁亥三十一歲保送御史引 見記名子拱祿天

戊子三十二歲九月請假回里蓋余丙戌分校春闈伯兄循例迴避恐次年再充同考官也

己丑三十三歲春仲入都銷假伯兄成進士私心差慰

庚寅三十四歲二月補山東道御史秋轉掌陝西道御史

辛卯三十五歲充廣西鄉試正考官

壬辰三十六歲

欽派管理五城街道事務伯兄散館授職編修是年納側室花氏

癸巳三十七歲二月截取引 見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三月充

會試同考官在闈中放陝西榆林府知府出闈後詣園謝 恩

召見垂詢履歷甚悉有爾之品學才具朕所素知勉爲好官以

副厚望之 諭跪聆之餘莫名惶恐五月乞假回里七月奉田

太夫人赴陝伯兄以余尙無子署中寂寞以三子桐孫爲余嗣

以娛萱闈九月履任地當邊陲民俗樸厚公餘侍養頗遂烏私

甲午三十八歲因癸巳霜信較早晚禾歉收中丞奏蒙 賞借

籽種口糧風聞鄉民多不願承領悉心採訪始知向辦此事貧者不必盡領領者又不能全數秋後繳官平色之加添吏胥之勒措百弊叢生不可殫述余力矯夙弊剴切曉諭攜冊赴鄉躬爲散給災黎始欣然具領焉子星榆生

乙未三十九歲二月兼護榆林道七月榆林縣葭州兩屬冰雹爲災榆林尤重當卽遍歷各鄉親爲履勘確查戶口詳明中丞北山商乏民窮請帑散賑若以銀易錢則販豎居奇按戶給銀則零星翦分又苦折耗不若放給常平倉穀不足者捐廉補之較爲實惠署葭州李牧玩視災務稟報遲延前後兩歧立予揭參不請委員不假吏胥巨細躬親閱兩月而葭事子星榆天

丙申四十歲正月擢授安徽甯池太廣道四月離任麥秋將屆野無餓殍問心稍慰五月奉田太夫人赴皖道出里門小住數日六月抵皖因原籍安徽又赴金陵呈明制軍循例奏請迴避山雨江風冒暑奔馳抱病月餘十二月調補江西督糧道

丁酉四十一歲抵江西二月接篆旋即押運北上江浙安豫各糧道每歲皆抵通交糧江西程途較遠押抵臨清即回省趕辦次年新漕因山東朱姬莊築壩挑河由東昌登陸便道歸里奉先大夫到江西糧道署伯兄補御史側室花氏卒

戊戌四十二歲伯兄念久遠定省余以督運每歲在途日多堂上無人侍奉請假來江西侍養納側室賈氏

己亥四十三歲循例三運抵通交糧後到京由吏部帶領引見召對一次仍回任

庚子四十四歲九月擢授福建按察使迎摺北上十一月到京請安召對三次飭赴新任是年爲長子桐孫娶婦甯氏辛丑四十五歲杭州途次恭奉

寄諭簡放順天府府尹無論行抵何處卽折回來京供職欽此二月到京謝恩任事京營錯處公務繁雜每遇奏事必蒙召對清光愈近時切冰兢十二月擢授四川布政使仍暫署府尹事務納側室賀氏

壬寅四十六歲正月交卸府尹篆務因蜀道崎嶇堂上春秋高

憚於跋涉就養伯兄京寓余隻身赴川夏初伯兄轉給事中九月二十五日田太夫人棄養十月聞訃星奔回京而先大夫已臥病十餘日矣長孫良驥生

癸卯四十七歲偕伯兄晨昏侍疾醫藥躬調閏七月初八日先大夫復棄養時值黃流潰決家鄉水災甚重弗克言旋經營窀穸僑寓京師子焜生

甲辰四十八歲桐孫婦病歿

乙巳四十九歲決口合龍遂於二月扶櫬回里四月安葬於鳳凰嘴先塋十一月服闋到京請 安召對時歷詢家事及數年情形 諭曰汝養親事畢以後可專心爲國宣力矣十二月授

江甯布政使爲子桐孫續娶吳氏

丙午五十歲二月抵金陵時值趕辦十年清查例於六月隨奏銷達部披核昕宵殆無暇晷淮安海州兩屬之交有六塘河故道淤塞每值秋霖輒淹浸五六州縣請蠲請賑歲不絕書歷任皆因工鉅費繁遷延未辦余思歲入有常與其年復一年上虧國帑下重民困何若籌款挑濬俾水有所注民遂其生確加勘估需銀十六萬兩詳明督撫剋日開工查有江防廳王丞夢齡才具明幹熟悉該處情形檄委董辦部署甫定而余奉 恩命升授滇撫馳驛赴任十二月抵滇旋調補廣東巡撫子煌生丁未五十一歲三月抵粵視事地大物博民夷雜處素稱難治

深懼弗克勝任十月黃竹岐民夷互毆斃夷人六民人亦一斃
一傷暎酋駛入省河多方恫喝聲言必須洗蕩黃竹岐方可洩
忿人心洶洶幾至大鬪余謂殺人者死律有明條此案衅起互
毆除民人已斃一命外再訪拏滋事逞凶之人償還五命酌理
準情均爲允當倘非理要挾則是意圖尋衅屈在外夷不在中
國且數人有罪合村犯法天下無此情理卽外國亦無此辦法
堅與相持卒如余言辦理始獲晏然子耀生

戊申五十二歲正月奉

旨署理兩廣總督六月實授悉心體察外夷亦非不明道理特
因撫馭過寬漢奸挑唆過甚如養驕子枝節橫生具摺瀝陳夷

人犬羊成性反覆無常而懋遷有無斷不能舍內地百姓別圖交易是以尙不敢顯與民抗惟騎縱之餘彌形狡黠往往以必不可行之事挾制地方官強民依從使官與民爲難迨事將決裂彼轉託於知難而退見好於民而歸怨於官彼愈得以逞其桀驁竊以夷能借民以要官官卽應用民以制夷旣經議撫其瑣屑細故止可量爲變通藉示羈縻固不可失之操切致起衅端亦不得過於俯從有損 國體密陳管見頗契 宸衷受事以來諸務皆與持平峻我外防除我內蠹尙稱狃安

己酉五十三歲先因丁未二月映會德畢使釘塞礮眼突入省河堅欲進城前大臣延宕其詞許以二年屆期再踐前約映國

新到兵頭文翰正月備文來詢當覆以此事非往來文件所能
宣意達情本大臣正月二十五日到虎門查勘礮臺如有所言
可來虎門面議迨馳抵該處知文會有兵船五號寄碇於距虎
門三十里之龍穴外洋先令郭什拉駕火輪船來迓窺其舉動
似有戒心余笑謂郭會曰既經和好何所疑忌爾公使既憚於
前來我卽乘爾舟往會遂偕洪軍門名香柏糧道貴中軍副將
崑壽伍郎中崇曜各帶僕從數人駛往龍穴登其兵船文翰延
余入其內艙惟郭什拉密迪樂兩會傳話坐洪軍門諸公於外
艙不令與聞當曉以進城之約前大臣既經允許爾今日之詢
原屬情理惟二十七年二月之議係前任之事本大臣尙未到

粵中國定例不許外國人進城今來守茲土但知遵例而行不能曲徇爾之所請試問貴國遠涉重洋爲貿易來乎抑爲進城來乎進城於貿易何益不進城於貿易何損且德公使旣到省河前大臣又經面許彼時舉足卽可進城何以遲至二年以後耶可見彼二人皆知不到二年卽均卸事特留此難題於接手承辦之人我與爾俱不值爲人受過三元里之役廣東百姓與貴國實有切齒之仇一旦進城豈能相安無論孰爲勝負所損均多何如安心貿易兩收其利倘必欲進城我卽開關以待設有不測不過如黃竹岐之秉公辦理驚虛名而受實禍智者不爲也貴公使豈獨見不及此反覆開導察其詞色似亦肯其

餘所請各條如鴉片開禁改定稅則建造棧房及內地商人雇
喚船裝貨等事諭之以理逐層駁斥無不一一聽從惟進城一
事總以要約在先百般饒舌自午至申辯詰不已揆度情事不
必與口舌爭遂許以具奏請

旨而散次日文曾來虎門爲備一餐饜飫之餘亦尙馴順回署
後繕摺備敘身登夷船面折夷酋各情形并瀝陳審時度勢婉
阻之未必遽開邊衅輕許之必至立起兵端且阻其進城而有
事則衆志成城尙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所則人心瓦
解必至內外之交訐總由臣控馭無方上煩聖慮實覺寢饋
難安應請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事關重大不敢不請

旨定奪由驛馳奏一面密飭水陸弁兵船械鍋帳一切辦嚴檄到卽來不得刻遲各稿均由內繕交中軍專弁分投外閒絕少聞知維時候補郎中伍君崇曜候選道許君祥光先後來署面稟向與外夷交易各商咸謂該夷進城必至滋事商等情願歇業虧資免致殃及池魚城廂士民更恐夷人進城土匪乘機肆擾各願捐資團勇互相保衛以示鎮壓當面矚許伍兩君該商民深明大義殊堪嘉尙可先代余獎藉三月奉到

寄諭邊衅不可開民情尤不可拂知彼知己務計出萬全張弛機宜不爲遙制仰見 廟謨鎮定欽服難名旋將水陸佈置商民固結各情條晰縷陳並察看文會無他伎倆靜觀其變當可

轉圜不至有意外之虞再由驛馳奏而文會既恥前約之不踐
又恐衆怒之難犯目覩官民聯絡不敢輕動惟逞其狡謀雇募
引水於內河通海各口測量水勢多張虛聲飾智驚愚意圖挾
制余復密諭將弁士民但各固我藩籬不必問其所爲前四月
奉到 批摺運籌之功不亞於斬將搃旗將士用命紳民一心
更有過人之智足食足兵初不料卿有此妙用可嘉之處筆實
難宣另有旨同日奉

上諭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民心之所向卽天命之所
歸今廣東百姓旣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能遍貼謄黃
勉強曉諭中國不能拂百姓以順遠人外國亦當察民情而紓

商力更須嚴禁土匪勿令乘機滋事擾我居民至於外國商人遠涉重洋總爲安居樂業亦當一體保護庶幾永敦和好共享太平欽此遵卽恭錄照會文會去後適值各國夷商面見該會僉稱廣東官民齊心以至外國商賈失業其衅皆由暎國纏擾進城而起將來倘有疎虞各商所有資本應由貴公使賠償文會大窘計無所施遂備文照會但求照常貿易永不提進城之事矣當卽據情飛章入告大慰 聖懷奉到

寄諭堂堂正正攘外安內不加一兵不遺一矢使凶暴自屈並非兵不厭詐朕慶得人必應懋賞徐廣縉著賞給一等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隨報寄去白玉搬指烟壺各一箇大

小珊瑚瓣荷包各兩對交該督祇領以昭優眷在事官紳開單保奏候朕施恩欽此安邊固本職所當爲 恩重勞輕莫名感悚是役也檄調弁兵籌備口糧用帑三萬餘兩士民捐資六十萬團勇十萬堅持三月而蕝事焉又有澳門大西洋兵頭亞瑪勒生來祇有右臂羣呼爲一隻手秉性凶暴闖平馬道毀人墳墓無惡不作婦孺共憤咸思食肉寢皮七月初五日亞瑪勒隨帶數人出澳門馳馬有民人沈志亮者矯捷多力佯跪道旁喊冤遞呈該兵頭用手接其呈詞沈志亮乘勢拉之下馬抽出利刃卸其右臂割其首級持之如飛而逸余接據稟報卽懸賞購線先將沈志亮緝獲密令拘禁他處並起出亞瑪勒首級右臂

已用石灰焙過不至腐變一面飛檄香山縣會同香山協馳駐
澳門礮臺以防西洋爲變又咨照水師洪軍門督帶師船遙爲
接應并密飭澳門居民西洋夷人果率衆出犯卽可乘機先傾
其巢穴彼若不動卻不可先發務須持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
旋據大西洋及暎吉利米利堅佛蘭西各國兵頭紛紛照會憤
激其詞勢將羣起與我爲敵當復以免死狐悲物傷其類自屬
恆情惟亞公使平日暴戾恣睢各國想均有聞見毋庸贅述而
內地民人敢於如此很毒殊爲不法 天朝執法如山豈肯稍
有輕縱致乖情理之平必當設法起獲亞公使屍具送交西洋
人收葬緝拏正兇盡法懲辦以儆兇頑諺云冤各有頭債各有

主未便專逞私忿不察輿情事須三思且宜少安勿躁自七月
至十月文件往返曉曉百端更僕難數惟不動聲色處之坦然
至十一月初旬該西洋見中國層層佈置無隙可乘各國亦非
真意扛幫孤掌難鳴不能鼓波生瀾操縱在我確有把握因照
會西洋及各國告以亞公使首級右臂現已起獲正兇亦拏到
卽日解赴澳門眼同各國斬梟示衆一伸中國之法一洩外國
之憤該夷帖然無詞大局既定乃將辦理此案始末情形析理
分條詳細具奏恭奉

硃批所辦萬分允當可嘉之至朕幸得賢能柱石之臣也 褒
勉過情悚惶彌切維時洋面遊匪乘茲俶擾未遑兼顧張十五

仔張揚保黃琴勝等聚船百餘號闕於瓊洋黃白豆聚船數十號闕於廉洋先調海口營參將黃開廣專剿張十五仔一股連戰克捷窮追至安南花封洋面該匪窮蹙乞降呈繳船礮散遣夥黨聽候安插惟黃白豆尙出沒廉洋岷強不服復調遊擊吳全美設法將該匪誘入內港麾船急攻生擒黃白豆其夥黨殲焉計自正月至十一月晝揮羽檄暮治軍籌一載以來不遑后處雖中外幸獲乂安而心力亦爲之交瘁矣查廣東淨面自瓊州至南澳延袤四千餘里時有洋匪出沒歷查成案起手之時不過有船五六號十餘號不等乘其初起趕緊緝拏尙易撲滅而各標出洋米艇多苦船身笨重起旋搶風不能便捷海面空

闊舉目可及百里該匪用千里眼瞭望師船少則合力抗拒多則分路竄逃跟蹤尾追每多不及稍有遷延又復乘閒擄掠商漁船械不過旬日卽成大幫歷來洋匪蔓延大率因此洪軍門名香老成幹練製造船礮講求甚精因與熟商但有策肅清洋面斷不惜費養癰旋據繪圖貼說添造拖風船五十號身長九丈每船配礮十二位派兵五十名身利舵靈便於駕駛聯絡巡洋遇有盜船戰酣時用米艇圍攻追勦時用拖風船跟蹤大可補各標米艇之不及當卽專摺奏明劄飭藩司籌款八萬兩諄囑洪軍門如法監造工竣後分撥虎門提標瓊州陽江碣石南澳四鎮標各十隻不分畛域聯幫校巡自道光三十年咸豐元

二年有匪卽擒無案不破通省洋面頗臻安謐是年有自江蘇來者詢以六塘河情形據稱自二十六年挑濬後淮海各州縣連年大熟非復昔日彫敝氣象聞之大慰而王君夢齡亦因此登薦剡歷膺仕云長女敏官生

庚戌五十四歲二月接准部文驚悉

宣宗成皇帝龍馭上賓攀號無及瞻望遺弓惟有隕涕卽具摺奏請叩謁 梓宮因海疆緊要未蒙 俞允哀慕之忱無時或釋春仲先苦夜眠不熟飲食漸減至七月竟通宵不寐精神恍惚大爲委頓時值軍務方興未敢請假上煩 宵廛力疾辦公藥餌調攝至九月下旬漸就痊可而精力較前大減冬月摺弁

回署奉到

御批聞卿秋閒偶有微疴近已佳善否跪讀之下不覺感激涕
零竊愧福薄災生未敢仰瀆 聖聽不知何人具奏竟以犬馬
之疾遠承 御筆垂詢自顧何人雖捐糜莫酬 高厚矣

咸豐初元辛亥五十五歲瓊州劉文楷高廉何名科劉八吳三
等土匪跳梁羅定凌十八陳二吳三等髮逆潛煽軍書旁午省
垣鞭長莫及余奏明帶兵出省駐紮高州居中調度七月馳抵
高州先殲除附近郡城之何名科一股瓊州遠在海南轉運維
艱劄飭該府地丁毋庸解省卽留爲該處軍需責成雷瓊道江
國霖實用實銷認真督辦從此士卒飽騰屢戰屢克凡用帑四

萬餘兩軍務告竣一面飛檄將劉文楷等首要數犯械送高州行營盡法懲辦其餘生擒各犯卽飭該道督同府縣訊取供招移咨臬司核復就近在瓊州分別辦理以免兵役護解苦累沿途州縣專摺奏明奉到 批摺諸事妥協均如所奏辦理時高廉道沈棣輝亦將劉八吳二兩大股掃蕩過半生擒吳二解送高郡惟凌十八陳二吳三尙盤踞羅鏡圩該圩山環水抱有險可憑且高廉雷瓊四郡所用貨物均由該圩轉輸夙稱殷富屢次進攻未能得手因設法離間令其互相疑貳吳三果與凌十八等大啓猜嫌十月初旬獨領其夥黨撲出意圖竄踞他處兵勇四面兜圍翦除淨盡而凌十八陳二尙各負固因思羅鏡銀

錢固厚火藥未必充實何以圍攻數月未見缺乏必有奸民貪利接濟者屢經嚴飭將備認真梭巡復派幹員密查果於圩外營頂岡起獲硝磺數包淺埋山溝之中接濟顯然可見弁兵巡查有名無實殊堪痛恨時瓊州軍務已竣廉州亦不過搜捕零匪高郡之勢稍鬆余遂進駐信邑委員持令馳往羅鏡勒限挑挖長濠卽以濠中之土作我營牆築圍困之該逆恐濠成坐困因拚命逐日竄撲大小數十戰迭受懲創未能逃出至十二月杪濠工告成接濟斷絕飛走路窮矣

壬子五十六歲二月晦凌陳兩逆乘天陰月黑傾巢衝撲都司饒成龍之營因獸之鬪勢甚披猖該都司麾兵堵截接戰方酣

忽中礮而殞逆匪豕突狼奔竟欲填濠潰圍而出幸各營聞警
飛援協力擊退陣斬悍賊數百而我軍亦傷亡百餘人復嚴飭
將弁實力兜圍不得稍涉疏懈致干軍法三月陳二挺身投出
提營確訊據供自濠成坐困水泄不通草根樹皮採食略盡其
本股病斃餓斃十去其八是以冒死投營詰以凌十八情形據
稱其死黨千人尙有些須口糧火藥所餘無幾亦難久延當將
該逆凌遲處死據情入告查凌十八恃衆而悍陳二狡黠善謀
營窟負隅悉由該逆畫策今窮蹙投出是腹心已潰釜魚阱獸
不難剋期就擒不值急攻損我精銳合圍已密無慮脫逃堪以

仰慰 聖塵旋奉

上諭本年京察屆期兩廣總督徐廣縉雖轄境多有不靖而平日辦事慎密有爲朕心深所嘉許著加恩交部議敘欽此深愧忝領連圻撫綏無術不加 飭責已荷 優容尙復渥沛 溫綸俾得仰邀甄敘踰分溢量倍覺無地自容四月恭奉

寄諭廣西潯梧兩府艇匪猖獗徐廣縉著移師梧州認真督辦其羅鏡殘匪著葉名琛接手勦辦欽此竊維羅鏡功在垂成得力弁兵未便抽撤隨帶致有疏虞時高廉道沈棣輝凱撤到高當飭帶其原營兵勇馳往潯州遏艇匪上竄之路余取道肇慶添調弁兵趕赴梧州邀其回竄五月二十五日到梧州水陸佈置旋接沈棣輝來稟該道抵潯後艇匪果圖上竄南甯暫避官軍

督飭弁兵攔江夾擊累戰皆捷無虞上竄但防下趨六月初十日艇匪全幫泊於距梧三十里之戎墟地面知梧江口師船攔截未敢闖越我軍亦因風水俱逆礙難上駛十一日午後天忽反風遂揚帆直上開礮轟擊賊勢披靡獲船四十餘隻槍礮數百件餘皆擊碎撞沈斷桅殘板蔽江而下竟無片帆得逃者除溺斃擊斃不計外先後生擒一千六百七十餘人訊明省釋數十正法者一千六百三十六名我武維揚人心大快時凌十八糧盡力窮不能撐拒官軍於六月十二日整隊入圩悉數勦洗撫臣由驛馳奏奉

上諭徐廣縉督辦羅鏡最久先經兩次殲除吳三陳二兩股長

圍坐困凌十八終不能逸出一步厥功甚偉著加恩賞加太子
太保銜欽此自問糜餉勞師將及一載未能掃其巢穴負疚良
深離營後猶蒙 錄其微勞 錫以宮銜感悚下忱匪言可喻
時因鬱林滕客各州縣土匪出沒呼籲頻聞仍暫駐梧州調派
兵勇分路搜捕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徐廣縉著以欽差大臣署理兩湖總督馳赴湖南督辦軍
務欽此遵卽摒擋於八月十九日登舟灘多水急雖晝夜趲挽
總難迅速欲由陸路遄行又苦勢有不能不勝焦灼九月初五
日到桂林彫敝之餘軍裝器械雇夫維艱嚴催數日始克成行
途次迭奉

寄諭飭令迅速前進而隨帶兵勇數千水程陸路諸費周章萬分焦急十月初一日抵衡州卽於次日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並兩湖督篆飛劄大營將弁嚴密防剿並飭所帶兵勇分隊啓行水陸并進余亦隨後馳往就近督辦一二日到湘潭維時髮逆蟻聚長沙城外江面搭浮橋數道與官兵相持當將帶來弁兵分佈水陸擇要紮營剋期攻剿甫八日而髮逆北竄湖北兵勇在土星港防堵經年強半通逆聚船千餘號該匪一到卽揚帆渡湖官軍追及轉苦無船可覓憤懣徒深一面選派常祿王錦繡帶兵五千名由閒道馳入武昌協同守禦一面督趣各營將領兼程追剿余亦帶同糧臺各員隨後馳赴行抵湘陰而岳

州晏仲武早與賊通探知大兵三萬俱派赴湖北追賊遂思從中隔截並知余隨帶之兵無多且欲乘機肆惡適副將巴圖解餉銀三萬兩先到遽行截餉戕官土匪蜂起南北路梗余行營僅有護糧兵千名不敷攻取復檄調長沙兵勇二千餘人配以親軍上緊進剿生擒晏仲武訊明實係受賊僞封巴陵王爵派令設伏擾我後路狡謀惡計實堪髮指當卽正法嚴捕餘匪殲厥醜類餉道始通其間屢接前敵文報累戰皆捷所派常王二將亦入省垣協防武昌城池較之長沙旣堅且深城中糧餉充足亦數倍湖南乃十二月初五日抵岳州而武昌已於初四日失陷視師無狀夫復何言當思賊得武昌必不株守飛咨江皖

過其東下復思該逆擄船甚多而我兵均係陸路前在梧州剿辦艇匪目覩廣東水師船堅礮利奉命來湘時曾經奏調飭由江蘇海口入江一時未能遽到亟於岳州雇覓船隻操練水師以期水陸夾攻岳係咽喉要地爲我兵後路設無重兵則回竄可虞飛劄留防湖南之鮑鎮選帶弁兵速行來岳駐防余得放心前進行思坐計日不暇給總由任重才幹未能先事預防致令逆賊披猖慙憤交并復發不寐之證飲食銳減痰嗽帶血骸足酸軟步履蹣跚悚息待罪無能爲役矣

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初六日奉到

上諭徐廣縉著革職拏問由署兩湖總督張亮基派員押解來

京交部治罪欽此遵卽遴委文武齎送印信靜候委員來營起解二月奉

旨籍沒廣東旅館並簿錄桐孫京寓里門薄產夙昔冰蘖自矢未敢稍渝尙無寶玉致玷青箱桐孫以任子服官刑部員外一併革職三月初四日到部旋因髮逆北犯攻陷歸德擾及腹地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已革兩廣總督徐廣縉著赦出交河南巡撫陸蔭穀差遣委用欽此卽於是日出獄十七日 聖駕巡幸南海余例應道旁碰頭連蒙 召對兩次方愧才疏智短隕越貽羞乃荷 隆恩再造宥其既往予以自新從此暮齒餘生悉出

旨徐廣縉著賞給五品頂戴隨同勝保辦理軍務欽此旋加四品卿銜七月十五日到營八月二十五日猝中風痰醫調匝月心神依然迷罔復經勝都護奏明回籍調理十月抵家

已未六十三歲病魔纏擾直至五月始漸次就痊而耳聾足輓杖而後行心力衰耗諸事健忘老態龍鍾竟成廢物矣

庚申六十四歲二月次孫承保生冬月爲焜兒娶婦周氏

辛酉六十五歲三月三孫三寶生九十冬三月之中捻匪接次襲破數寨均距余寨十餘里二十餘里不等昕宵警備草木皆兵我生不辰天胡此醉十二月良驥婦病歿

壬戌同治初元六十六歲正月數日之內桐孫婦及三寶孫先

終時寓中惟明遠大弟王衡甫外甥主持喪務餘皆細弱又值
土匪圍城遍地驛騷哀逝傷離歸來無日愴感之餘舊疾舉發
不能支持咨呈豫撫到杞縣就醫借寓曹嵐樵給諫書齋十一
月杪徐州王雨山觀察飛騎傳書兒輩已航海到蘇柩眷少子
隨後登舟桐孫侍余在杞星馳前迎十二月十六日王衡甫甥
攜焜煌兩兒長孫良驥到杞乍見疑夢悲喜交集除夕接蘇州
專足來信明遠弟亦同柩眷安抵蘇垣閒阻旋歸不可謂非幸
也長孫女錦城生

乙卯五十九歲正月家中專人來接兒輩回里二月有他省疆
吏過杞觀余病態奏事之便帶敘道出杞縣面見徐某氣弱體

羸頗形困憊旋准豫撫來咨恭錄

寄諭徐廣縉著毋庸辦理軍務欽此余秉性質直不能俯仰隨人以公事忤當道意致遭京控交河南巡撫查辦杜門養疴靜候傳質排悶裁詩藉以消日得句云有疾便辭何待暮吾衰早至不因驕蓋紀實也明遠弟送眷到家後於五月來杞視余五年之別桑海變遷回憶關山阻隔後顧茫茫若非老弟識力堅定履險如夷幼子童孫幾爲嶺外之民握手談心爲之淚落又歷述在粵旅館蕭條重蒙官紳推解每憶少陵詩云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更增朋友之感八月伯兄到杞曹嵐樵給諫亦歸第晨夕快談頓解岑寂因查辦之案已八閱月聲臭俱無殊

不可解偶接友人信始悉列名具控者率皆茫然不知何事憑空結撰卽再候數年亦無人到案覆巢以後薪水維艱不得已咨呈中丞回籍措資靜候傳質卽行來省歲除抵家而王夫人已於十月閒卜葬矣

丙辰六十歲捻匪肆擾一日數驚特於別墅鳩工築寨竭蹶襄事三月告成十月捻匪麇至遂移居寨中雖茅廬草舍局促不堪而牆峻濠深可資防守聊當避債之臺藉作藏身之固云爾丁巳六十一歲七月患瘧疾月餘方愈

戊午六十二歲三月爲長孫良驥娶婦吳氏六月勝都護保奏調赴營奉

君賜感奮圖報鏤骨銘心雖病體未痊不暇顧矣六月馳抵大梁七月派赴歸德防堵殘破之餘土匪蜂起疲兵羸卒數不盈千勢弱力單未能大創賴與王郡伯憲和衷共濟極力撐拄數月之間捕獲任朝重任景關東寅周和尙等首要四十餘犯斬梟示衆四鄉頗見安靜道路方可通行

甲寅五十八歲二月髮逆大股攻破永夏兩縣郡城震動逃避一空余邀同府縣加意彈壓布置守禦數日後髮逆北趨士民始陸續回城而鄉閒餘匪又將乘機蠢動趕緊分別勦撫幸未滋蔓七月伯兄來郡白首兄弟握別九年 國事家事俱值否運聯牀聽雨百感交縈九月杪接廣東信知王夫人於七月告

後病歿又值苗捻并闕攻圍潁郡余家住宅寄莊焚燬殆盡人心洶洶恇怯附從沙河迤西不苗不捻者惟余寨及王蓮溪王有涵三寨耳三月初旬潁郡解圍兇燄稍斂余於四月杪攜煌兒赴汴假館於袁午橋親家公寓滿擬秋閒爲煌兒成婚乃抵汴不及一月而午橋之女忽天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八月與王春綬方伯聯姻嘉平完娶卽在汴度歲

癸亥六十七歲正月命桐孫納側室馬氏二月攜兒輩夫婦旋里道出陳州小住袁午橋書齋見其神明不衰而痰盛語澀步履維艱心竊憂之六月疽發於背竟歸道山親故彫謝爲之黯然五月四孫佛保生十月焜兒八邑庠稍慰老懷

甲子六十八歲二月爲長孫良驥續娶范氏正月五孫定保生
五月七孫永保生

乙丑六十九歲二月爲燿兒娶婦周氏九月煌兒八邑庠

丙寅七十歲正月八孫溥保生十月九孫宏保生十一月十孫
應保生小詩誌慰一年三見育孫枝孫早差償得子遲天半餘
霞轉綺麗試拈老筆賦新詩

丁卯七十一歲四月煌兒科試食餼八月重孫慰曾生亦老年
一喜事也

戊辰七十二歲正月十一孫懷保生余自春徂夏衰病纏延頗
形困憊七月長女敏官適商城周壻文涵九月次孫女莊姍生

十一月側室賈氏病歿歸里以來操持家政惟伊是賴老運迨
遭付之浩歎詩以代誄自汝來余家迄今三十載侍余矢慎勤
初終度不改隨從長夫人稟承無稍怠慨於甲寅歲嫡室婺沈
彩歸旄而攜雛茫茫泛滄海閒阻得歸來履險終濟殆冢婦又
病歿遺息若細蕾撫視逾所生恩勤深嘉乃子婦能承歡孫男
如珠琲嬌女苦善病于歸亦納采方冀侍余老隨遇安幽塏邁
疾七日耳胡逝竟不待家政倚操持汝去孰主宰余則慮之熟
處置妥帖在修短要有數余胸無磊砢作詩以代誄黃泉汝無

悔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noise of the scan.]

嗚呼痛哉此 先嚴自敘年譜也音容已邈手澤猶存實有不忍卒讀者伏念 先嚴服官中外爲

國宣勤自己酉年粵督任內辦理夷務一載有餘昕夕不遑始患不寐之證值軍務繼興未敢請假嗣復視師粵西督軍楚南力疾從公遂致痰嗽帶血股足酸軟精力大耗獲咎後復荷

恩宥從軍皖豫旋因病發回籍里居養痾百不與聞惟與 伯父促膝談心閒爲不孝等批閱課文時值苗練捻匪肆出滋擾皖省鳳潁各屬豫省南汝光歸陳各屬到處風鶴苗練更假公濟私從之則徵其丁壯索其饋餉不從卽禍患立至肆行煽誘因 先嚴素孚衆望屢以甘言相誘兇燄相迫 先嚴知其心

懷叵測正言斥絕并告戚友母爲搖惑迨其悖逆而太和獨少
株連以先嚴力爲主持也捻匪蹤跡靡定先嚴謂非堅壁
清野無以遏其鋒首先築寨并勸諭鄉人集資練勇互相保衛
四鄉聞風興起結團自固潁郡六屬淪陷四城阜陽附郭亦被
圍數月而太和獨保無虞四鄉蹂躪亦少以野無所掠捻匪不
能久駐也嗣幸諸匪蕩平始獲安枕不孝等定省之餘仰見氣
體雖弱神明不衰私冀愛日方長期頤可致詎意八年十二月
初一日晚微覺氣逆夜閒多夢次日卽形委頓延醫服藥漸就
痊可初八日夜閒忽患口乾舌燥眠不能熟遂覺氣促神虧動
輒發喘先嚴云我本無疾此中竭耳雖服養陰固正等藥而

精神日短至十七日戌時竟端坐長逝矣嗚呼痛哉竊思先
嚴曾任封疆事業昭著值時多艱不獲以功名終而宦遊之地
去後見思有建祠以祀者其尤著則辦理粵東夷務一事外攘
內安

九重嘉賞四海傳聞嶺南人士競爲詩歌以相傳播至今猶在
人口所當勒之家乘以垂久遠因謹校繕虔付剞劂伏望
當代大人先生俯賜矜覽焉不孝
謹誌

序

今世之人莫不侈言自治以爲種樹培根建屋定礎爲時髦政治家獨得之奇殊不知百年之前已有不標自治之名而力行自治之實者吾邑陳秋門先生起家翰苑官至御史守正不阿直言敢諫凡所指陳皆國計民生之大事諫草一出人爭傳誦當公巡視西城時一時權貴莫不深自歛抑有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之概而先生年方五十遽毅然挂冠歸林下返鄉里後乃移其老成謀國之心盡力造福於桑梓戊申水災先生則請款辦賑濟癸丑兵警先生則籌款辦團防爲軍務籌餉則接徵捐輸爲緩蘇民力則請減錢漕身肩地方艱鉅幾二十年而勤勞如一日經手金錢數十萬而二十餘萬戶無怨公之盛德於此可以想見至今吾邑父老均喜於酒後茶餘津津焉話公佚事但年湮代遠每苦於知之不盡言之不詳曠幼讀公書爰就公所箸之養和堂遺集考其行藏編次年譜以資印證溯我國古昔春秋蜡儺歲時飲射實爲自治之先河自古禮不存自治之精意遂泯吾秋門先生誠上接古人下啓來茲者曠學殖膚淺何足窺公平生然表彰鄉賢乃後起應盡之責曠雖不敏又何敢辭噫逸響沈沈芳徽渺渺慨我後學誰繼前賢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編輯歲事撫卷黯然益令人景仰感慨於不置云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陽新石榮璋蓋年甫自序於長春吉敦路局

陳秋門先生年譜序

今天下競言民權矣。然大猶及名德皆謂不適國情焉。予宿喜譚明清紳權。蘇湘紳權最重。鄂號無紳權云。江北建行省。奉明令。中忽改置提督。蘇紳力乃如此。翁弢夫廉訪曩言此事係惲薇生閣學。相與主持關節。于是始識其機括。非眞紳之力。若夫湘紳盛衰消息。讀陳恪勤郭意城集。及近人挫折祭酒事。亦可洞知其本末。鄂紳誠無權。然當咸豐朝。胡文忠撫鄂。釐局密峙。陳秋門京卿疊致訟言。光緒朝張文襄督鄂。城築礙衝。密丹階直牧屢起苛難。二人皆罷官鄉居。適所謂紳也。文忠文襄且無奈其曉曉。然則鄂固未嘗無紳權。特不恃術挾勢以招搖爲權耳。夫文忠文襄功在楚北。儼同闢造。威勢崇嶮。并世鄰疆。稱頌引重。無敢稍致其非議。矧乃在于部民。賢貢其諛。懦嗜其醜。敬事長官之通例。鄂紳豈得獨異。陳密乃不然。亦大異天下之爲紳士者矣。抑有功不逮文忠。學不逮文襄。而專攬刼制。篡酷傲殘。不肖苟合士紳無論矣。平昔自命高騫雋岸。乃牽牽逢迎。假憤言以効其側媚。張法語以寓其詖譏。咳唾顧盼之所及。立見寵禍而分軒輊。問有辭賞如屠羊說。或劇不佞楚亂以獵官者乎。無有也。問有黜魏如習鑿齒。即隱不贊

桓温之稱帝乎。無有也。是安能斬若輩詰責當塗。如陳密當日之彷彿。鄉人鄙吝。所以仍誦義其所謂陳密。蓋年大令與國人。今爲陽新。其祖母陳太夫人。秋翁從女也。春秋九十餘。蓋年以孫承重。備致孝養。予在晉歲時上壽。羨其瑞樂爲不置。滄桑變易。予蹀躞兵叢盜窟之中。乞食偷生。曾不得一飽。亦不自愛惜之所致。猶幸逆旅窮塗。往往得見蓋年。握譚皇皇。互相期許。總以不貽羞于父母之鄉之所爲也。或數日分去。或數十日輒分去。于是十又五年于茲矣。今春蓋年以所撰秋翁先生年譜一帙出示。囑識其緣起。蓋年擅家學。表鄉獻。或亦略抒張民權之意歟。煜兒時先父提舉公。刑部李筱珊從姑丈。頗稱道秋翁品目。在鄉資譽。足並子壽王先生。嗣讀徐氏未灰齋集。及郭氏養智書屋集。始悉秋翁一二遺事。茲本宿所蘊結者縱言之。以箸鄂紳崖畧。師資不遠。願與我蓋年以此冊相粹勵焉。且蓋年舊丹翁門下士也。陳譜旣已傳布。丹翁遺箸。儻次第錄存。風示來學。亦足媿以語言于時霸而墮名節者。丙寅四月朔日後學寇煜謹撰。

陳秋門先生年譜

陽新石榮璋蓋年編

嘉慶二年丁巳公生

公諱光亨字衡書別字秋門湖北陽新縣興教里漆家坊人自得姓胡公以來四十三傳爲太邱長仲弓公又三十傳爲唐伯宣公其孫旺公遷德安肇開義門同居十三世而析居十五世至宋思洪公遷居永興果石莊生子四第四子宥公遷肇陳又十四世至明永昭公遷居漆坊陳家灣十世至公高祖坤上公會祖商民公會祖母柯氏祖敬亭公貢生公父曉泉公兄弟三曉泉公居次以公官誥贈中憲大夫祖母氏黃母氏吳均贈恭人

三年戊午二歲

四年己未三歲

五年庚申四歲

六年辛酉五歲

陳秋門先生年譜

三

七年壬戌六歲

八年癸亥七歲

九年甲子八歲

十年乙丑九歲

十一年丙寅十歲受業於柯息園先生

息園先生名道游居興國犂牛樓下傳明行修爲士林所瞻仰

十二年丁卯十一歲公弟咸亨生

咸亨公生於正月二十五日

十三年戊辰十二歲應童子試受業於等邕先生

十四年己巳十三歲應童子試公弟裕亨生

裕亨公生於正月十四日

十五年庚午十四歲

十六年辛未十五歲應童子試補弟子員

公應童子試受州牧石椿齡知應府試吳守拔置第一成諸生鮑覺生督學一見卜大器應州試

時館外舅余湘亭家公撰余氏譜序有云湘亭公時宦浙西其伯氏苙亭公仲氏公皆以快壻厚視予一日見其家新修支譜所載如念筠公之才略九常公之政績弱生公之文藻鴻期公之識鑑披覽之下心嚮往焉苙亭公後指前明石水曹所撰敬軒公傳謂予曰此吾先世東床也繼之者君乎予時年十五未遑也

十七年壬申十六歲學於鍾翰圃先生之門

十八年癸酉十七歲受業於陳治策先生

十九年甲戌十八歲

二十年乙亥十九歲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歲娶夫人余氏

夫人父克鈞任廣東參將字湘亭母氏汪恭人祖母馬太恭人愛之不輕許字人先是公與其孫紹濂等從鍾翰圃先生遊己巳夏赴州試其家召同學者飲公年方十三葶衣末坐太恭人見而異之問之尙未壻人也則大喜曰此快壻不可失急請翰圃先生媒而成之時夫人年已及笄至是來歸焉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一歲余夫人生女敦蕙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三歲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四歲

道光元年辛巳二十五歲

二年壬午二十六歲由廩生舉於鄉

三年癸未二十七歲續修宗譜公襄其事

時自南宮下第歸襄修宗譜譜成公爲之序

四年甲申二十八歲

五年乙酉二十九歲

六年丙戌三十歲會試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假歸

七年丁亥三十一歲在籍

八年戊子三十二歲春入都供職

公於入都之便先遊江南徧覽金焦諸名勝

九年己丑三十三歲奉諭留館教習修書武英殿

是年散館奉宣宗硃諭庶吉士陳光亨着仍留館教習

十年庚寅三十四歲公弟咸亨補弟子員

十一年辛卯三十五歲

十二年壬辰三十六歲授翰林院編修公以應得封典馳贈伯父碧崖公

先後館座師湯文端公及大司寇史公致儼以公風節自勵深器之公弟咸亨舉於鄉

十三年癸巳三十七歲

十四年甲午三十八歲

是年郭湘帆孝廉倡議捐文武鄉會試賓興費公父曉泉公與柯可亭先生司之

十五年乙未三十九歲

十六年丙申四十歲

十七年丁酉四十一歲擢御史

十八年戊戌四十二歲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召見奏對稱旨

十二月奏運河挑工有名無實請飭認真辦理

奏曰奏爲運河挑工有名無實請飭認真辦理以利漕運而經久遠仰祈聖鑒事竊臣近閱邸抄

見漕臣周奏籌利運事宜內有開河宜挑淺工之語臣查山東運河每冬係沿河州縣衛經領銀兩投取分挑向例一年小挑一年大挑小挑准銷銀二千八百餘兩大挑准銷銀一萬七千餘兩合二年計之不出二萬兩之數至乾隆五十三年欽奉諭旨嗣後不必拘定大小之例惟責河東總河山東巡撫巡漕御史每年回空將次完竣時確加履勘據實奏聞亦不必拘定銀數臣伏讀聖訓係視河淤之有無厚薄分別估計非漫無限制也後來逐漸加增每年已至四萬兩以外果使工歸實用何難一律深通乃承挑之員往往少募人夫任其草率蓋既不能責一夫爲兩夫之事勢不免以一日抵兩日之工故河淤雖深挑挖實淺而挑出之淤又或積淤堤內斜坡或堆隄頂之上經雨水冲刷仍復爲河淤此欲運道深通其可得乎本年據自運河來者僉云船入東境水勢俱微其最著者彭口隴下之郝山淺處計七八里十字河以上之西灣柳園頭淺處計十餘里夏鎮至珠梅開淺處計三十餘里棗林開上下淺處或三四里或五六里此淺之在於分水口以南者也又開河鎮袁口斬口等開淺處計五十餘里李海務通濟永通等開淺處計四十餘里梁鄉土橋魏家灣戴家灣等開淺處計六十里此淺之在於分水口以北者也夫河道貴於一律深通一段有淺則深處有阻況淺至十餘處之多數十里之遠此欲糧艘過行其可得乎且聞該省承挑之員因本年雨澤愆期指謂無水可放不知挑挖不力則河身高雖雨水充裕之時承

受已屬無幾值雨澤稀少之際淺澀更不待言且雨澤稀少來歲未必仍然河道淤高將來更難爲力倘謂湖水不敷宣放遂謂挑挖不必深通竊恐推諉之意流爲因循因循之弊遂成廢弛甚非所以利漕運而經久遠也臣請皇上責成該省河臣撫臣督率運河道應認真辦理各閘之河面應寬若干各閘之底水應深若干每屆驗工之時概以定制爲準其最要者挑出沙泥不准存積即或尅期歲事必須陸續遠盤亦或藉工培隄總須挑出隄外而且支發銀兩禁丁胥折扣之弊查勘工程禁僕從需索之弊則不與承挑者以得所藉口益可責成承挑者以實力辦公倘仍草率如前以致漕運遲誤即行指名參處並不准其開銷如此則責有所歸不得置身事外挑挖必力運道自見深通况今年之運道旣見深通則來年之挑費並可節省倘遇湖泉漲發厚積泥沙即將節省之銀酌加通用將見經費有常益足以利漕運而經久遠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著栗毓美經額布督率運河道廳認真辦理

公弟裕亨補弟子員

十九年己亥四十三歲二月奏請禁臣僚拜認師生

奏曰奏爲內外臣僚競認師生請旨飭禁以肅官方仰祈聖鑒事竊惟人臣之義公而無私門生之稱例有明禁故雖鄉會試憑文取中之士謁見考官亦祇用光名帖乃近來內外臣僚於考官

之外更有認爲師生者一爲閱卷之師生一爲保舉之師生一爲拜結之師生三者迹雖不同而其意則同歸於私臣愚謂不可不禁何爲閱卷之師生國家設科取士每屆會試後有殿試有朝考此大臣公閱恭候欽定者也乃近來名列二甲者一經館選即與讀卷官認師生朝考入選者一經館選即與閱卷官認師生是以殿廷考試之典爲仕路趨附之階也臣伏見嘉慶九年欽賜翰林院院額曰勳品曰儲才竊思儲才者非以奔競爲能勳品者當於始進之日今當策名伊始即以干進爲懷從此踐歷仕途安望廉隅自飭乎若是者當禁何爲保舉之師生國家三載考績內爲京察外爲大計此激濁揚清之大典也乃近來京察一等等者即與堂官認師生大計卓異者即與上司認師生臣思保舉雖出於上官簡拔實由於皇上若身受簡拔之恩而心感保舉之力則其報効上官也必殷於報効朝廷亦何賴有若臣爲哉若是者當禁何爲拜結之師生國家設官分職有統有屬此其名分爲至嚴也乃近來外省風氣州縣輒與府道認師生府道輒與督撫認師生非有平素淵源第以勢利爲結納臣思大僚庶品皆曰命官今爲朝廷之命官更拜上司之門下此其品已可概知又况恃門生之情面而專事請託假上司之聲勢而相率招搖則其弊更不可問若是者當禁抑臣更有請者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小臣每樂爲夤緣大臣當嚴爲拒絕今使閱卷之大臣有嚴氣正性之風則私謁無由而進矣考績之大臣懷薦賢爲國之義則私恩

自在所輕矣封疆之大臣裕正已率屬之方則私類咸知所警矣由是中外肅清官方澄叙其於皇上大公無私之治豈淺鮮哉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鑑謹奏奉上諭所言甚是嗣後內外臣工總當分勵品節不准藉師生稱謂以爲攀援上進之階

奏請定州縣調繁年限

奏曰奏爲直省州縣調繁請旨申定年限以杜弊端清吏治仰祈聖鑒事竊查定例各省州縣官必歷俸三年以上方准揀選題調如年限未滿不得以人地相需爲詞題請調補意至深也而例又云其有員缺緊要人地實在相需而所保之員與例稍有未符亦必須詳細聲明專摺具奏請旨交部核覆臣細繹此條所謂稍有未符者計其所差年限不至旬日之間耳乃近來直省奏調人員或歷俸未滿一年或本任尙未實授此乃與例大不相同不得謂之稍有未符即使員缺緊要已屬有違定制而况未必眞係緊要哉且州縣人員大省不下百餘小省亦有數十豈無材堪治劇而又年與例符者况例載如無合例堪調之員准以候補人員題補如候補無人准於應升人員內揀選題升是調缺之例其途甚寬今必擇一與例未符之員而曰惟某相宜何耶雖其中有奉特旨不准者有經部議更正者但例既有通融之條則人皆懷嘗試之意故其未調也屬員每不免於鑽營及其奏請也部胥又爲撞騙臣愚謂與其稍爲假借以滋弊端不若嚴爲期限以

昭定制請嗣後應調之缺除苗疆海疆必得熟悉情形之員兩廣地方必得能耐煙瘴之員果係人地相需無庸拘定年限外其調缺概須歷俸三年即或稍有未符亦必扣至具題到部之日計算正滿三年方准調補如有蒙混奏請者即將督撫議處如此庶人以奉公爲心久任自著成效官無擇缺之弊吏治益見肅清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奉硃批吏部議奏三月奏請飭大小臣工嚴慎關防

奏曰奏爲敬陳管見以慎關防仰祈聖鑒事竊臣近閱邸抄見欽差大臣湯金釗等查明江甯布政使唐鑑於伊弟唐鏞前來江省任令署外居住請交部議處奉上諭唐鏞即唐紫玖既經該尙書等查無倚勢招搖劣跡該藩司令在署外居住尙無不合著無庸議惟伊故父唐仲冕在江甯置房設立祠堂唐鑑於簡放江甯藩司不即據實聲明伊女在伊江安糧道任內病故並不送回原籍輒借寺旁隙地營葬致招物議唐鑑著交部議處欽此仰見我皇上權衡重輕之間誠執兩用中之道也臣思唐鑑之處分固在此不在彼而官署之關防仍宜嚴不宜寬且如唐鑑亦幸其弟尙無劣跡是以皇上姑置不議非謂官親竟可住在署外也第恐嗣後大小臣工或誤會聖意謂此事似亦無妨或藉口綸音謂人言並不足惜由是官親住在署外浸假而幕友亦然幕友住在署外浸假而家丁亦然不知官親人等良莠不齊束之署中尙難必其奉公守法縱之署外自

難免於罔上營私且住在署外者既不免招搖則住在署中者必爲之勾串如近日順天府查辦煤窯一案即有兼管府尹之官親通同射利此其明徵况外省衙門尤爲利之所在乎又其甚者不肖本官陰爲授意請託則以此爲咽喉之地苞苴則以此爲寄頓之場私徑一開弊端百出甚非所以肅官方而清吏治也雖一經發覺其咎自有難寬然與其懲治於後而蠹壞已多不若防範於先而保全不少臣請皇上特降諭旨使大小臣工曉然於唐鑑之不議者原係從重而舍輕懍然於關防之必嚴者所以防微而杜漸凡官親幕友家丁概不得署外居住違者即將本官議處此於防弊之道似亦不爲無裨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奉 上諭一律嚴密關防不得任其在外倚勢招搖致滋流弊

五月奏請禁獄卒番役凌虐惡習

奏曰奏爲請旨嚴禁獄卒番役惡習以廣皇仁祈仰聖鑒事竊臣伏見本月十七日上諭因京畿兩澤愆期特令清理庶獄仰見我皇上恫瘝在抱凡有恤刑之責者自莫不仰體聖意以期上迓祥和但臣聞京師之人畏官法者猶後而畏私刑者爲先所謂私刑者一爲刑部之獄卒一爲步軍統領之番役臣查獄卒凌虐人犯例禁本極森嚴然而刑部之獄卒悍然不顧也凡收監之犯家資稍裕者因畏凌虐不得不耗錢財於是有罪尙未定而已不免破家者矣貧困無聊者既乏

錢財不得受凌虐於是身或無辜而幾不免斃命者矣雖定例輪派御史二員每月往查一次但獄卒雖有凌虐之事必不行於查監之時臣思提牢司責有專司其日夜輪班駐宿更可隨時抽查請勅下刑部責成該員約束獄卒有犯必懲仍飭查監御史細查監犯情形如有凌虐弊端即將該員參處似此上下交儆庶身家之保全者多矣至於番役之設原所以緝捕竊盜查拿奸宄也乃番役之下更有白役徒類既衆覓藉又高遂其所欲則巨案亦可消彌拂其所求即良民不免戕虐又或拘拷小偷逼認積匪往往有交送刑部之犯口稱不堪其苦願就發遣者臣思果係積匪自有難寬而似此情形甚爲可憫請勅步軍統領嚴行查禁勿存回護之心並飭五城御史嚴爲糾查勿存瞻顧之意庶番役咸知所畏而衢巷共樂其生矣夫民氣怨則致診樂則致祥下無疾首蹙額之情斯上有和風甘雨之應其理固有不爽者抑臣更有言者京師輦轂之下官役如斯若外省呼籲不聞荼毒滋甚箠楚之外更用非刑園扉之外另有私押本官尙未審理役已見事生風案情既經訊明役且敲骨吸髓臣來自田間深悉其慘湖北如此他省可知請勅各省大吏嚴飭屬員勿任若輩肆其爪牙以致小民爲其魚肉臣因清理庶獄更爲推廣皇仁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奉上諭著各直省督撫認真查禁

奏請釋免罪監犯

改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

監試順天鄉試

奏拾獲聯名揭帖

五月十九日於寓宅大門前拾獲封函看係揭帖一紙計開湖北現任候補官員自府道至佐雜共三十七人名下分注劣跡有招搖結納聚賭鑽營收受鹽規吸食鴉片等語其尾有繆廷澂董長春名奏請飭下該省督撫就近查究

奏請酌議新定嚴禁鴉片章程

奏稱現在各衙門嚴禁鴉片章程刊本告成臣得悉心觀覽通計三十九條可云纖悉具備但分而觀之法制固爲周詳合而考之彼此間有抵牾內有六條行之或有窒礙因詳細奏陳奉硃批原議大學士等查覈覆議具奏

奏請飭繙譯童生認真學習

奏請捐賑宜從優議叙

奏曰奏爲捐賑議叙請較他項從優以示獎勵而廣皇仁仰祈聖鑒事竊見外省橋梁廟宇書院城垣等工類皆紳民捐辦督撫奏請議叙向例不無過優故吏部新定章程一概不准浮濫但臣

思此中有應行從優而非他項議叙可比者則莫如捐賑一項何也橋梁廟宇等工雖爲地方應辦之事尙非群黎性命所關若夫被災之民朝不保暮豆羹箠食得之則生於此有人倡捐助賑行之一鄉可活一鄉之人行之一邑可活一邑之人此以事之輕重而論應較他項從優議叙者也且橋梁廟宇等工類於豐歲興辦故有餘之家捐資較易若被災之地在富戶亦不免拮据則捐賑之資較豐年自不啻倍蓰此以財之輕重而論應較他項從優議叙者也臣籍隸湖北地多水災本年各屬被淹蒙恩動項撫卹現因督臣周天爵奏請以工代賑復奉上諭未經興工以前災民嗷嗷待哺該督仍察看情形照例妥爲撫卹毋使一夫失所仰見我皇上軫念災黎有加無己之至意惟是災區甚廣麥秋尙遙官賑之經費有常計惟私賑可博濟其不及前道光十一二年該省辦理水災曾經勸捐助賑然人情慳吝者多慷慨者少况值凶年飢歲則好名之意更不勝其重利之情苟非優爲獎勵勢皆瞻望不前臣請飭下部臣將此項議叙另爲從優庶地方偶有災祲紳民樂於捐賑下以保群黎之性命上以廣國家之恩膏其有裨於荒政似非淺鮮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著吏部議奏

奏外省捐辦工程有勒捐罰捐等弊請飭各省督撫查參

二十年庚子四十四歲

二月奏舉人不宜經理鹽務

奏曰奏爲舉人經理鹽務有乖政體而滋弊端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臣伏查嘉慶七年署直隸總督熊枚請將御史費錫章帶往辦理事務欽奉諭旨通行飭禁至道光七年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銛請將刑部郎中王瑞徵帶往辦理事務旋奉上諭飭令回原衙門並申明例禁天語煌煌凡以肅政體而杜弊端者至深遠也天御史部員均係現任職官尙不准督撫奏請隨帶若其人並非職官督撫豈可使之駐劄地方干預公事哉臣籍隸湖北近自本省來者云有安徽舉人江開上年聞淮北行鹽獲利夤緣至海州連判童濂署中當經童濂辭去後夤緣至兩湖總督署中其人好爲大言督臣周天爵爲其所動派在漢口經理鹽務臣惟設官分職各有專司即如漢口鹽務督銷者有鹽道查引者有同知緝私者有委員今派一舉人經理則各官不皆虛設耶如各官辦理不善在該督自可撤叅今以舉人參預其間既無考成徒多牽制國家有此政體乎且夫鹽之所在即利之所在臣思江開先赴淮北圖行票鹽此其意本在於謀利非必有劉晏轉運之才也今該督派在漢口經理鹽務不特遂其謀利之心而且假以謀利之勢勢與利合臣以爲此江開之利非漢岸之利也又况勢之所在人爭附之臣聞漢口地方呼江開爲小總督雖悠悠之口未可盡憑但該督既倚爲腹心則衆人自仰其鼻息始不過富商大賈羣相趨奉漸且有文

員武弁藉爲引援在該督本心原爲公事起見但急於辦公而未免任意遂不知其流弊有至於此者矣抑臣更有言者查上年冬月間廣東武舉韋允升因在湖北拏獲各犯曾經該督奏請恩施今派江開駐劄漢口經理鹽務將來亦必奏請恩施竊恐封疆大吏相率效尤始則以督撫之私人預地方之公事繼則以朝廷之公器市督撫之私恩其爲關繫不更有大焉乎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奏隔省武舉効用不得濫收

因廣東武舉韋允升投効湖北爲隔省武舉開一倖進之門奏請不准濫行收錄以肅營伍

三月奏請禁直隸山西官役拏車滋擾

奏曰奏爲竊惟各省衝衢設驛站以應公差並不准派借民間牲口至往來之客車商賈之貨車其不應藉差拘拏更不待言矣若官役橫行以應差之名爲詐財之實其弊不尤當嚴禁哉臣聞由直隸至山西其中驛站有井陘縣平定州側石驛壽陽縣太安驛此五處俱係山路本地之車頗少每遇差使過境即拏過路之車有上去之差而拏下來之車者謂之側差有一差甫畢接當一差者謂之流水差有送過數站仍不換車者謂之過站差有用車一輛而餘車皆被扣留者謂之聽差有用車一輛而餘車皆須出錢者謂之幫差此其弊五處大抵相同而山西之壽陽縣太

安驛則無論有差無差而無日不拏車亦無日不訛錢凡行旅之出其途者欲舍車而先往則行李無歸欲換車而過征則拘拏如故訴之官而有所不敢爭之役而有所不能於是或隱忍以俟其銷差或行財以求其倖免似此擾累人何以堪且聞拏車之人不皆在官人役多有本地土棍先與衙門勾通每季交規若干然後充此差使藉官滋事串吏分肥致往來之大道爲行李之畏途此尤不可不亟禁也臣請皇上勅下直隸總督山西巡撫嚴行飭禁並仿雍正元年清查驛站事例勒石永禁違者從重治罪至此五處外凡有驛站地方亦著一體遵行如此庶官役胥歛而行李相安矣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四月奏請飭旗員赴五城聽問

奏曰竊惟京中理事衙門刑部而外如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皆有地方之責其現審事件有應行傳問之人無論何項衙門所屬或徑行傳問或移咨該管上司臣奉命巡視西城歷經辦理在案乃有應行傳問而屢傳不到者則莫如旗員雖移咨該管上司而上司或置之不答屬員遂抗不聽傳詢之各城大抵如是臣查此中有被人控告應行質對者有因案牽連應行詢問者無論是非虛實總須飭令赴城如該城有所徇徇在該員自可陳訴若竟置之不答案件遂至久懸此非所以清公務也且竟抗不聽傳屬員益滋其驕恣更非所以肅官方也臣請皇上敕下八旗內

務府步軍統領嗣後各屬員中有五城移咨傳問者速飭該員赴城聽問該員如有他故亦即先行咨明倘或託故遲延即由該城叅奏如此則公務易爲清釐而官方益爲整肅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奉上諭嗣後五城現審事件其案情重大者該城御史即將應行傳詢之員奏明請旨其尋常事件仍照舊辦理

協理京畿道

十月奏請飭查知縣創造非刑

奏曰竊臣聞湖北有候補知縣孫楚鏞現經督臣周天爵派令審理案件凡他委員所不能訊斷者一交楚鏞無不招認臣始以爲該員必有折獄之才也旋聞該員創造刑具名曰飛禽椅墊以砂石磁鋒跪人於上而架其兩膀使之不能宛轉屈伸砂石磁鋒壓人膝蓋一訊無不承者臣惟緣情定法自有常刑當定讞之後雖凌遲斬絞皆爲應得罪名當訊案之時雖箠楚桁楊不得稍有寬濫如該員創造刑具勒取供招是周興來俊臣見於聖世也臣查道光元年御史余本敦奏稱各省問官多於常刑之外擅用非刑有天平架閻王架鸚哥架燕子飛等名目欽奉上諭通行飭禁倘有濫用非刑者查明據實嚴叅仰見我皇上明慎用刑之至意今該員創造刑具名曰飛禽椅墊揆其名義與鸚哥架燕子飛大約相似聞該員訊鞫之犯解至臬司往往翻異臬司雖駁

令再審而因傷身死者已纍纍相望且預取該犯病結使屍親無可如何則是該省百姓不死於國法而死於私刑也臣既有所聞相應請旨飭查以重民命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奏參四川州縣貪酷殃民請飭查以肅吏治

奏曰竊維四川地方屢被猘夷滋擾民生凋敝亟應拊循而州縣爲親民之官尤爲休戚所係乃臣聞該省州縣有貪酷殃民者因而佐雜則朋比爲奸差役則倚官肆虐臣謹據所聞爲皇上敬陳之一廣安州劉有儀所到地方遇有刁生惡監即收爲門生通同擾害良民上次猘夷滋事總督鄂山籌辦軍需加倍征賦該州派銀一萬六千餘兩該員商同惡紳涂良慶等派至三萬六千餘兩該州城垣本係石工該員忽借修城爲名照糧派銀三千餘兩將城垣剗石見新所用不過二千金而已該州富戶向皆報捐監生該員以捐監無利己也忽設一法令其報捐耆老給以州印執照許穿九品補服每名收銀五六十兩入已兩年之內捐至五六百人該員有子十四人除幼稚二人外皆捐佐貳等官若非賍囊充物官安有如許捐貲乎該員現年七十七歲近來詞訟案件概委吏員黃大楷審問該吏員行同市俗每案索賄自數十千至數百千不等該員皆與分肥至於掛名州署差役者每名規禮十兩掛名廳署差役者每名規禮八兩市井無賴之徒藉此橫行鄉里白役遂至二千餘名幾何不擇人而食也一內江縣知縣吳勤邦該縣地方並非驛路

該員於道光十八年忽設立夫馬局按糧派征歲計制錢一萬餘千每年二月開征先征夫馬後征丁糧限至四月掃數全完如夫馬遲完者即以抗糧爲名嚴刑追比至於民間買賣田宅該員授意書差串通事主虛擡價值希圖多取稅銀其有不願承買者業主輒行控買該員卽爲押買遂有今日強買納稅明日又控人轉賣者甚有兄弟分產立券亦按買地價值重疊征稅者層層搜剝百姓呼爲吳一網有民人謝祥興押賣不從勒令將先買房屋罰充育嬰堂仍按買價勒取稅銀入己又有民人袁宏國押買不從勒令將先買田產罰充蕭曹廟仍按買價勒取稅銀入己此皆有案可查者也而且縱差濫刑凡控案出票拘人每案聽差索錢自四五十千至百餘千不等有惡役趙廷芳霸佔民妻被控該員袒護衙役濫責民人又有民人吳新盛范培宗等因事與書吏涉訟該員袒護書吏暑月濫刑查該州隸屬資州聞資州幕友吳鴻祖係該員叔輩遇有冤抑控州者一概批回該員並肆其毒而百姓遂不堪命矣以上二員聲名狼藉而該管上司尙未揭叅者聞劉有儀奸險百出皆畏其反噬吳勤邦則自稱係總督小門生臣旣有所聞相應據實見奏應否查辦之處伏候聖裁謹奏奉旨著該督覆奏

京察一等

公弟咸亨舉於鄉

二十一年辛丑四十五歲陞戶科給事中

巡視北城

派充考繙譯中書監試官

五月奏失事地方該管官獎勵過優

奏曰奏爲失事地方該管知府獎勵不應過優敬申定例仰祈聖鑒事竊見欽差大臣裕謙查奏浙江在事出力各員欽奉諭旨量予恩施仰見我皇上激勵臣工之至意惟其中有甯波府知府鄧廷彩臣不能無議者據該大臣奏稱定海失事非同城之知府所能爲力該員保守鎮海其功殊不可泯可否懇恩賞戴花翎等語臣查州縣失陷城池其不同城之道府例應一體住俸戴罪催勦誠以該管之員雖不同城究不得置身事外也夫旣不得置身事外是即保守城池亦祇可將功抵罪而不得專表其功若如該大臣所奏屬縣失陷不以爲罪屬縣保守即以爲功則該管之員與非該管者何異倘謂有事之際不忍沒其微勞請旨交部議叙足矣今與他員一體論功懇恩賞戴花翎未免過於優渥雖賞罰之典非微臣所應干預但臣思住俸戴罪例有明文乃上年失事未聞該省照例附叅今欽差大臣復將該員保奏竊恐嗣後該管之員遇事巧爲趨避而爲大吏者又或徇情見好將定例置若罔聞甚非所以綜覈名實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月奏因案盤獲在逃太監

奏上奉諭交內務府審辦

奏請飭直隸總督轉飭州縣密拿在逃太監

奏上奉諭着直隸總督轉飭所屬嚴密查拏

十二月奏請飭閩浙總督楊國禎來京陛見

楊國禎以山西巡撫調閩浙總督精力就衰不堪任事奏上奉諭着來京督臣遂引退時英兵擾閩軍務緊要故有是奏

奏湖北奸民書役藉修堤垸滋擾地方

奏曰奏爲湖北應修堤垸姦民書役勾串擾民請飭督撫查照舊章以杜苦累仰祈聖鑒事竊惟湖北一省瀕漢臨江各處民田時有沖決必須堤垸堅固方可希冀保全查各屬堤垸大半官督民修向來民修章程無論大垸小垸每垸之內以業戶田畝之多少爲堤垸工段之短長設立墟長管理段落有業之戶輪流充當遇有潰決者墟長呈報州縣督修業戶各按段落同力合作無推諉無牽混不惟力役公平亦且工程堅固法至善也近年疊被水災戶口時有流散而地方土

棍勾串書差藉稱業戶逃亡勒令住戶捐修繼復於地方良懦之家舉報大業大戶富戶諸名目其境內田多者爲大業其境內田少者爲大戶其境內無田而附近稍裕之家爲富戶每遇堤垸應修之時姦民先行網羅揚言舉報某某私相賄囑者仍以脫免不肯賄囑者即行報官在地方官以爲權宜之計可救然眉而一經准行無論其人之能修應修與否指名拘押勒令承修於是含有忿輕生者有傾家賠累者至於柔懦之民不敢承辦又不能倖免奸民復混充首事歛費包修略雇人夫掩土塞責一經水至輒復漫淹所以十餘年來水患頻仍良民以此爲畏途奸民以此爲利藪而大吏不知底裏又不忍漠視或議疏河或議建壩徒糜經費卒鮮成功臣籍隸湖北深悉其弊相應請旨飭下該省督撫轉飭有堤垸各州縣循照舊章曉諭業戶未潰之先各防各汛既潰之後各修各工其工段之短長視田畝之多少出費者聽其雇工出力者准其抵費間有逃亡之戶着墟長據實造冊取具鄰右甘結合垸攤修其田入公所收之租作爲通垸歲修之費如有奸民勾串書役藉端勒索及舉報大業大戶各名目者地方官嚴行懲辦如此則匪徒畏法歛迹良民踴躍從公而各境堤垸工歸實用自可保全恒產共樂生成矣臣桑梓關心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奏部議姦案罪名未協敬陳管見

陳秋門先生年譜

十四

奏曰竊臣前閱邸抄見刑部議覆安徽民人宋志忠因姦謀殺未婚夫罪名並酌擬各條開單請旨奉旨着刑部再行核議具奏欽此臣因取該部所議各條悉心考究其議姦夫因姦謀殺未婚夫照謀殺親夫定擬議以姦夫因姦起衅共謀殺未婚夫無異於謀殺已婚夫不必因姦婦之未婚而未滅也其議童養妻因姦謀殺未婚夫照謀殺親夫定擬誠以童養妻舅姑有撫育之恩即於本夫有恩義之重不得以其未婚而未滅也惟未婚妻因姦起意謀殺本夫即照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律凌遲處死一條雖係辦有成案所議似有未協查律載妻妾同謀因姦殺死親夫凌遲處死誠以妻妾於夫名分重服制重故罪名亦重同謀即處極刑起意更不必論若未婚妻有名分而無服制既有名分自不得比於凡人而無服制究不得同於已婚且該部現議條例未婚妻因姦同謀殺死本夫者於妻妾凌遲罪上減爲斬立決其不知情及事後首告者均行遞減以示區別而起意者仍凌遲處死臣所以覺有未協也前因有旨交該部再行核議是以未敢遽爾瀆陳嗣聞該部仍照原議具奏臣因再取該部前後所議反覆參觀據該部議稱推其謀殺之心原謂其有夫之義臣思未婚者雖謂其爲夫究異於已婚者之成其爲婦已婚謀殺之罪於凌遲上不能更加則未婚謀殺之罪於凌遲上似可未減該部又稱姦夫造意旣應加重則姦婦造意不應減輕蓋恐姦婦減輕無以別於姦夫也臣思姦夫謀殺未婚夫之罪現經部議初非因姦

婦之未婚而加重則姦婦謀殺未婚夫之罪亦不必因姦夫之加重而從重該部又稱改嫁妻妾於故夫之父母並無服制而有謀殺及毆殺者皆以名分尙在概予極刑比類參觀似爲情真罪當等語臣思改嫁妻妾於故夫之父母不惟名分尙在亦且恩義猶存此與童養者相似與未婚者略殊前人定律極有權衡該部比照似未愜當臣愚以爲未婚妻因姦謀殺本夫者不必引他條以定罪但與已婚者而相權已婚者因姦謀殺親夫無論起意同謀均凌遲處死則未婚者因姦謀殺本夫無起意同謀均擬斬立決如此庶於維持名分之中尙有區別服制之意爲此敬陳管見伏候聖裁抑或飭令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再行核議具奏以昭詳慎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二十二年壬寅四十六歲九月卸視北城差

公性直心慈聞民間疾苦必思拯救遇人訴冤苦非申理之不安巡城時不妄押不積案不輕傳婦女不多送刑部一年之內計結案五百餘件民咸德之

二十三年癸卯四十七歲復奉命巡視西城

署禮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

先是給諫蔡家珩以衡水道外任上謂奕相國曰科道中如蔡家珩陳光亨許汝恪朕本意留他

在內面說話但有外缺亦不能不放耳人皆謂公簡在帝心然屢考試差未得大考二等未用京察兩列一等均未記名公亦自知有數任其自然而已

奏失事人員不應優予保升

奏曰竊惟安民之道莫急於戢除姦宥馭吏之經莫大於分別功過是故地方官有緝捕勤能者則保奏以獎其功有疏防失事者則叅處以懲其過有事後愧奮者則聲明請旨以功抵過未有地方失事人員事後拿獲案犯既免其處分更優予保升者乃臣於上月見湖廣督臣裕泰等奏保拿獲武岡州匪徒出力各員內有署武岡州州同候補縣丞師鳴鳳俟補缺後以知縣儘先陞用本月又見兩江督臣耆英等奏保拿獲壽州合肥縣匪徒出力各員內有署壽州知州張清元合肥縣知縣沈祥煦均以同知直隸州知州補用等因臣竊不能無議者請爲皇上分別言之臣聞武岡州州同分防地方名曰高沙市向來該處棍徒每與州同之門丁書役把持市鎮阻米出境需索規費然後放行本年曾如炷等復因阻米起釁聚衆聯謀經署牧徐光弼前往搜拿卒至滋成巨案查例載刁民聚衆滋事地方文職不能彈壓著革職又載刁民聚衆十人以上地方文武當時擒拿者免議今該署州同師鳴鳳初不能臨事彈壓又不能當時擒拿至事後督同紳士拏獲案犯而創議戕官之首惡並非該員所拏免其議處已屬從寬優予保陞實有未合至壽州

匪徒陶沅度合肥縣匪徒吳兆豐均係火器殺人逃兇該署知州張清元該知縣沈祥煦本有接緝之責乃該犯伺官兵出防之際潛回壽合定懷各州縣交界處所勾結匪黨多人該員等即有失察處分至在街市集場肆行搶掠該員司又有疏防處分迨前撫臣分委員弁會同該員兜拏始將匪徒先後拏獲而所獲各犯又多係壽州合肥人氏此而保陞殊爲未協查此兩案情節相似似兩月之內並見邸抄竊恐此端一開將凡爲地方官者平時無事乎防維事後反生其幾倖甚非所以整飭官方即非所以整飭地方也臣以爲湖南署武岡州同師鳴鳳署壽州知州張清元合肥縣知縣沈祥煦三員所得保陞之處請旨可否撤銷並請通諭各省督撫遇有保奏在事出力之案其本任人員事後獲犯者核其功過聲明請旨不得與奉委及鄰境人員一律奏請恩施庶足以重考成而示激勵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二十四年甲辰四十八歲公爲貞女陳氏請旌於禮部

貞女公伯父自如公女也

二十五年乙巳四十九歲仍官給事中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歲三月乞終養與弟偕行旋里

公自擢御史又監順天鄉試繙繹試闈中遇事守正不阿權要屢招嫉忌念兩親年高弟春谷會

試來京病重思歸遂決意告養與弟偕行乃回里人謂遷轉在即弗顧也

爲從姪敦暉製常談隨筆序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一歲公弟咸亨揀選知縣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二歲公在籍辦賑

是年楚北大水爲災朝廷發帑振撫公以興國被災情狀縷陳當道復赴省請領振銀四萬五千兩在漢口購米運回州城與在籍陝西知縣李煜夫立振局於城隍廟調查饑民戶口分別散放全活甚衆公在城隍廟懸一聯云半點徇情難逃神鑒分文入己自有冥誅其潔已濟人也如此

集資重修興國州文廟

文廟被水多冲塌公集資修之自是無水患矣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三歲公在籍繼續辦理振務

三十年庚戌五十四歲四月公夫人余恭人卒

時四月二十二日也公乞養歸從夫人意也夫人卒葬木石港改葬西灣以側室鞠氏祔公自表其墓焉

咸豐元年辛亥五十五歲主講本州富川書院

二年壬子五十六歲總纂興國州志

州志失修百餘年矣公取舊志詳加參攷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冗者刪之凡所記載筆削謹嚴旋以軍書旁午竟未成書士論惜之

三年癸丑五十七歲奉旨幫辦團防

先是二年十二月武昌爲洪楊所陷盤踞下流地方警告遂有是命九月侵入州境公以團練擊之而退

四年甲寅五十八歲公籌捐助餉匪襲城退之

湖廣總督楊霈奏稱輿國民情反覆可虞請責成在籍給事中陳光亨妥爲約束公知楊督有意督過而事可轉旋因集州人士先籌軍餉及羅澤南破賊半壁山下軍無見糧公倡議捐米助餉日運八十石迄破田家鎮而止羅忠節深以爲感嗣是土匪紛起擬夜襲州城公大燒望火並督團勇放礮鳴鑼匪知有備潛遁亡何楊霈所部兵潰於黃梅賊悉上竄

十二月公父曉泉公卒

五年乙卯五十九歲州城復陷公避地江西

時公丁父憂賊指索公急既厝封公遂避居江西公弟春谷補多奉太夫人居於鄉

參預江西軍務領水軍

時曾文正國藩辦理江西軍務延公入幕府參機謀咨請稽查營務往來青山吳城間權領水軍調度悉協文正擬入奏公以母老辭焉

秋羅羅山函聘未往

羅羅山赴援湖北屢函延致公許之未果行

六年丙辰六十歲

三月二十九日得鄂報羅羅山觀察中礮亡公哭以詩

七年丁巳六十一歲正月自江西旋里

是時興國爲匪徒往來要衝秀民附和風聲甚惡當道時有痛勦之令自賊中逃歸者紛紛復返公謂秀民遠颺懦民代之受戮非法之平且誅之太嚴適堅其從逆之心亦於兵機有礙因致書各路統帥力請別白復遣從人歸與士紳議捐資助餉以時探報敵情諸統帥始克諒解鄂撫胡文忠促公回楚公遂辭而返里

三月服闋總辦團捐事務

從鄂撫胡文忠之請也

派李光斗等籌議厘金

議定貨值一千文抽厘二十文支應駐防各營其時臺符未下州城已先舉行

六月公以團勇查河

賊陷蘄州公請州收周瑞移營防江城內巡防公與士紳十餘人任之又派團勇查河自是賊無敢偷渡者

五月函鄂撫陳述裁減錢漕積弊

先是鄂屬徵收錢漕上下規費日積月深公將興國錢漕中飽積弊臚陳於胡詠芝中丞謂是時檄辦團練又開捐輸復征正供民力實屬不支請裁減以紓民困胡撫即交司道議行嗣後胡撫疏陳裁減鄂省錢漕積弊實啓於此鄂中人士今猶稱焉原函云錢糧久爲利藪一經開徵上下之規費百出今即以接收畝捐抵上忙正供而規費仍不得免也竊謂陋規何能盡除要當去其太甚以興國言之向來正銀一兩完州平蘇紋一兩五錢五分除應繳耗羨傾銷及應補庫平足色外計餘銀一萬二千七百兩有零則皆上下規費也咸豐三年春州人議於明倫堂每正銀一兩完一兩三錢八分時宋牧保牧相繼徵收已收額餉七百餘兩未幾而州城失守此項亦歸烏有矣現在周令奉文開徵議及此事僉謂即照三年所議周令則謂此係未定之規一則恐上費

不能減一則恐後任再議加光亨云上面官吏及銀號之費一千四百兩零此即不減爲數無多若稟明中丞亦未必不減少許至州署官吏及門丁之費一萬二百兩零如照三年所議尙得五千四百兩零抑或每兩再加二分並有六千兩零矣至於慮及後任竊見古之清風亮節總是獨行其志若瞻前顧後豈復能爲廉吏哉周令之意終未釋然今雖詳請開徵而規費尙未說定此非光亨之所能強也伏讀大公祖兩次來書勸勸懇懇以整飭吏治爲安民之本當此兵燹之後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若不及此時申明而約束之誠如前諭其困敝有不可勝言者謹將興國向來上下規費開列另單並將可裁可減之處註明其下祈公餘賜覽其上費之應裁減者一經核定即望施行以開徵之後即須批解免致受其排斥其州費之應裁減者或俟邢星槎太守回州後飭令會同官紳酌議免致疑光亨把持區區之心實希丙鑒胡中丞復書有云倘楚事能於珂里發端漸次汲引正士多辦十餘州縣必於民生有濟且以老前輩之碩德純心未展布於天下實爲吾楚之缺陷然使此議旣行堅定以持之推行以利之則功在楚國亦當不朽

八月公往富池口晤胡詠芝中丞會商團練及裁減規費事

十二月臨江潰匪竄州城公飭團勇搜勦誅之

先是武昌府嚴守右示撤團臨江潰匪竄州城公於前數日致書九江李忠武公續賓請兵迎勦

旋派副將周寬世知縣蕭積仰引兵抵州與向牧先薰率勇兜勦適胡中丞亦派李巢兩軍同到公飭各團搜擒餘匪盡誅之自是官軍過境資糧供應皆由公籌給

八年戊午六十二歲三月會辦釐金

公答胡中丞論釐金書云自江西旋里同邢太守辦理捐輸外並派李光斗籌議釐金定議貨值一千文抽釐二十文支應駐防與國各營其時臺符未下州城已先舉行則光亨於釐金初無阻撓之意可知矣三月間黃司馬捧檄來辦牙帖牙釐二項牙帖歸伊專辦釐金光亨會辦以州城爲貨物總匯之區仍以城局爲主至於鄉市惟龍港一鎮與江西之義甯武甯相通又值有廣東茶客來此因派該處團紳就近收釐此外如黃潁口富池口漳源口瀕臨江濱生計寥落此往來舟楫所共見者至於慈口大畷涿洲木石港或有舖四五十家七八十家不過本地之人販本地之貨其油鹽煙布等物多自州城販運而去城局既經取釐鄉間難以再取若排市陽新三溪口大王店地面較寬而貿易不旺且距城有八九十里者若欲取釐必先立局立局必須派人所入無多徒糜工食是以黃司馬悉心體察謂毋庸議並非光亨欲市惠於鄉里也今春鄧從九奉委幫辦隨帶兩家人兩官親旣而溫溫無所試乃欲辦理鄉釐光亨亦念鄉市中或有生意興旺可助城局之不足者因派方孝廉偕往查辦月餘回局持一草單單開某市日派錢若干而慈口一

百餘文大販二百餘文某鋪日派錢若干而粃鋪出錢一文剃髮鋪出錢二文至鐵匠之打犁鋤者則令農夫助錢二文光亨不以爲然也伏見台諭有曰牙釐二項官取諸商商取諸貨至哉言乎如卡釐如行釐取諸行商者也如門市釐取諸坐商者也要皆以貨爲之準若夫山陬水澨以有易無或日賺百十文或連日不開市此而取釐其細已甚然猶曰彼亦有貨也至於賣餅賣漿半出婦女之操作攻金攻木不過手藝以謀生此並無所爲貨也今亦謂之釐且至稅及農器夫豈閣下之意哉愚與鄧從九所爭者實在於此並非應取之釐金概有所掣肘也否則去歲同邢太守辦理本地捐項不下二十餘萬緡同黃司馬辦理本地牙釐亦有三四萬緡和衷共濟毫無掣肘今乃爲此區區者掣一鄧從九之肘哉然此亦不必深辨今所請於閣下者仍以官取諸商商取諸貨二語飭知鄧從九無論四鎮八碼頭總以有商有貨爲主不獨肩挑手藝自求口食者應行豁免即將本求利所獲無幾者亦應減輕蓋嘗按鄧從九之單約計之每月所加不過數十串若每月捐此數十串不啻飲渴者之以漿也抑有可以節省者與國團練捐輸牙釐立局首士只有火食而無薪水惟牙釐局首士於去春奉文每人月給薪水銀八兩局中即以薪水辦火食有餘則均分之自鄧從九來局每月添火食錢三十三串六百文局員五人人浮於事愚意與其苛剝小民之脂膏不若裁減局員之冗費冗費既有所減釐金即有所增推而行之豈獨興國一

局爲然哉至興國釐金衰旺之故亦有可得而言者去春糧食踊貴湖南之米船連檣而至迨秋收豐稔而米釐減矣水路不通江西之雜貨捆載而來迨湖潯路通而貨釐減矣鹽卡未立鹽課并歸釐金迨設立鹽卡歸地方官另報而鹽釐減矣去臘臨江潰匪竄入州境雖幸旬日掃除而城內之舖戶遷徙未歸江面之商船觀望不進以致正二月間無釐可抽無錢可解此亦時勢適然非經理者始勤終怠也興國土產以苧麻棉花二者爲大宗苧麻早已上市而下游禁不准行棉花須俟秋間如能豐收釐金必有一旺此在紳委人等嚴防行戶之偷漏與客販之繞越耳縷此奉佈順候勘安並望有以教之

秋以事赴省

九月己未六十三歲公辦理省城工程

楚督官文奏派公與彭久餘京卿合辦

夏公姪暉應府試與同里柯蔡議立責善會公爲之序

督辦省城門釐

鄂撫胡林翼咨請辦理

十月奉上諭賞加四品卿銜

官文胡林翼會奏給事中陳光亨廉正自矢信義相孚故能使閭里志切同仇急公好義應請優叙故有是命

十年庚申六十四歲夫人吳氏卒

秋續修宗譜公爲之序

十一年辛酉六十五歲州城復陷

時胡撫自太湖上援舟泊富池公往請派礮船進州以斷賊匪下鄉擄掠之路驅逐米船民船出江賊無所得食仍竄江西

九月籌修興國武廟致函官爵相

函曰興國疊遭兵燹所有文廟圍垣忠義祠節孝祠劉猛將軍廟俱被殘毀光亨率領紳士先後興修地方官未嘗過問惟武廟已經興工尙短經費本年六月間徐署牧捐錢五十串會同光亨添派首士籌辦並未議及龍火二神廟也七月間光亨歸家聞徐署牧擬於武廟門前空地改建龍火二神廟廟門北向嚴飭武廟首士將前朝所建石臺折毀興工以致物議沸騰光亨亦不以爲然也緣該處市狹人稠僅此一塊空地遇有水火之警暫可搬置什物棲息老穉今若並建兩廟實不便於居民且關帝升爲中祀應有獨尊今於對面復立兩廟似不足以昭崇敬至龍火二

神並列祀典今令北面關帝亦非所以安神靈也又考龍火二神雖列祀典並未通行州縣此時民力支絀何必遽爾興修且興國城外本有民修龍火神廟一在東方一在南方建置俱有意義但俟時和年豐即可以仍舊修復何必改建他處光亨次日晤徐牧縷析指陳伊以業經通詳爲辭光亨云地方建修祠廟官與紳民自應協同妥辦苟爲人所不順即爲神所不歆此事雖通詳於前不妨更正於後上臺亦必不操券而責也初九日文署牧接篆任事自可聽其從容辦理乃徐牧開送安門日期催飭首士尅期舉行首士皆有不願文牧亦覺爲難光亨用是據實縷陳伏乞中堂核查如以芻言爲可採希即札飭文牧相度舊基籌費修復庶武廟有獨尊而輿情亦允協矣

璋案建修祠廟雖爲不急之務而公之籌畫至當要在官與紳民協同妥辦以順人心是先生對於今日所謂地方自治早已開其端矣

致程尙齋觀察書論鹽價行用事

書曰春間忽聞鹽價平減官引暢銷詢悉奉有貴局告示裁陸課減販本每引完納定價之外祇取三分行用由局收發此外則無絲毫浮費并填給水程護運沿途局卡驗明放行以故商販聞風踴躍輿情共相欣頌旋聞武昌府屬鹽行王恒豐等前赴道署稟稱漢口各行已蒙給用武穴

各行亦給行用伊等未免向隅懇請照舊取用已蒙道署允准通飭到州而州屬鹽行公盛和萬永亨居然設卡取用以致輿論沸騰弟養病鄉居外事概置不理惟念此事上關憲章下關民食有不得置若罔聞者伏思行用一項新章雖未指明併裁而查貴局告示明云完納定價之外祇取行用三分由局收發則本境之行用不取可知且統名曰行用並未分別某處應由局給發某某處應由行另取也今聞漢口武穴二處已蒙給用而外處則飭行另取與前示似有未符至商販人等已在官局繳三分之用又到本境抽百文之用舖販必加食戶之價是獲利者鹽行而受病者食戶也弟與何觀察素未識荆未便率爾函瀆特此縷陳閣下乞與觀察酌商畫一辦理俾行販俱無所藉口而民戶得永沐恩膏弟爲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候鈞裁

璋案先生隱居林下已不復問地方事乃於人民食鹽仍復力求輕減先生之注重民生已可概見查何觀察名國琛咸豐十一年官湖北鹽法道程觀察係督銷淮鹽總局

鄂撫胡文忠公薨公往弔痛哭

公自是歸家卸肩公務

同治元年壬戌六十六歲接辦捐輸牙釐

鄂撫嚴中丞因州紳呈懇公出山於是復請公接辦捐輸牙釐以慰衆望

秋公弟裕亨卒

時七月二十七日也公爲之親撰墓誌是年公弟以助軍餉議叙貢生候選訓導

二年癸亥六十七歲趙武毅公薨公爲之銘

武毅公旣發由勇丁而累保至提督賞給毅勇巴圖魯授漢中鎮總兵戰功卓著六月十四日陣亡於陝之渭河

三年甲子六十八歲

四年乙丑六十九歲

五年丙寅七十歲州人士爲公壽

鮑軍過境公爲籌餉如數

提督鮑超自廣東江西凱旋所部馬隊過州營官某以午節犒賞無出弁勇譁然幾於致變向州牧王臣弼借千五百金不能應爭論至於揮拳公趨救力任其事爭立解然公實無款墊也旋屬局紳招集錢商三十家來曰明日節期軍營無餉將爲變奈何汝等可借我五十金乎皆應曰諾即如數付之營官得安然赴鄂領餉後皆償還如數

六年丁卯七十一歲招勇防堵齋匪平之

州屬齎匪藉致滋事公在城招勇防堵平之

州人士議立陳公書院公辭之

州人議立書院於州城以爲公燕居講學之所集費至二萬餘金公聞之力辭乃罷

七年戊辰七十二歲

八年己巳七十三歲

九年庚午七十四歲

十年辛未七十五歲重遊泮水

十一年壬申七十六歲公弟咸亨卒

時正月二十九日也

十二年癸酉七十七歲

十三年甲戌七十八歲

光緒元年乙亥七十九歲

二年丙子八十歲

三年丁丑八十一歲七月公卒

時七月初一日也公廣穎豐頤長身玉立生有至性事大父父母惟謹官至御史從不阿附丙午告養回里辦理賑務團練牙釐接征捐輸等事幾二十年從未受薪俸分文而所計資費以數十萬金計州共十六團團一萬二千戶合二十餘萬戶未聞一怨語他如修理文武官廳試院暨列在祀典各祠廟逾於舊觀尤爲人所稱頌者莫如裁減錢漕一事至創修宗祠續修家譜事無不舉家雖不豐性好施予不少吝爲人排難解紛莫不一言以決公教人爲文一宗先正居恒循循誘掖改削文藝理析微茫以故經指授者往往知名如吏部尙書毛文達工部尙書賀壽慈閣學景其濬通改司副使湯修大理寺卿王家璧其最著者元配余恭人繼配王恭人遺室鞠氏俱無出以四弟子昉爲嗣早卒復以仲弟子皖嗣院庠生孫倫埃倫坤曾孫鴻欽鴻錯公卒之冬州人士公請入祀鄉賢格於例未准著有養和堂遺集馮達夫京卿搜集刊於桂林廣西巡撫張聯桂爲之序

曄按行狀同治乙丑公壽七十以此推之公生當在嘉慶元年然公卒在光緒丁丑壽八十一公之七十歲時是丙寅非乙丑行狀稱二十五年告養歸然考公所作曹方唐序及柯息園墓誌銘均稱告養歸在道光丙午是二十六年非二十五年又馮達夫所著遺集後跋謂公於丙子歸道山而行狀稱公卒於光緒三年丁丑以公之實錄計之是光緒丁丑年非丙子年也編

竣附記於此

此處有模糊的印章或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先

憶余本紀無長足錄然立身修行孝弟忠信

啟後諸大端持之又久而不敗良以用心之

亦堪示法於我後人余傳是編猶如耳提面命後世有述

當不啻暮鼓晨鐘至於敘事之文自有一體總之不離乎

史鑑有綱有目者近是或類敘或併書或預伏或遙接或

穿插或映帶若此原稿乃總括事之大者本末始終為一

大節事之細者夾敘於大節之中與通鑑紀事本末作法

為近間有序事倒置年月後先之弊底是文法不礙礙難

着筆若必拘泥成規則失廬山真面且恐致刻舟求劍之

譏耳

萃英堂老人煦芬氏
并自記

天勝人乎人勝天乎鮮不謂天勝人也人不能以勝天然亦視爲何如人余誦煦菴先生本紀一書而恍然得其說焉先生少時雞窗螢案發憤立志嘗以繼述爲懷迨至刻勵功深採芹如拾芥耳此其中已大可思矣及其壯也改途入仕職列秋曹講讀刑書叅考律令如是者廿餘載始得執掌讞獄舉案牘之紛繁每以片言而立判者雖云忠信果決以成之亦以平情明罰而得之豈同率爾操觚者可比哉迨至晚年命途偶乖謹凜益深禍變突起一朝敗戾終身莫挽先生又慮以已形人即引與共咎而不辭何莫非厚道之所致顧最難料者履萬里如尋常處遐方如

故土官欽而吏敬之士愛而民親之果操何術而三年內之顛沛流離竟坦易若此及至絕域生還門庭依舊蘭桂芬芳爭相濟美而後益知其說之昭昭者果有不容以不傳也斯說也何說也則以其刻勵足以荷天爵之公其精勤足以通天牖之秘其誠慤足以致天眷之隆夫固勝人者天之常而勝天者抑亦任乎人之非常也在先生縱未肯明言恐涉矜張然所載事蹟皆與格天得天之機緘相符可閱而知可讀而思余是以特揭其說以發明斯編淵深之大旨非敢貢諛於先生也亦惟細繹於先生之紀中得悉天人合一之修有如是之不爽焉耳

咸亨馮顯文拜書

--	--	--	--	--	--	--	--	--	--	--

余承

先生教久矣嘗親其言論丰采欲有以測高深而莫能名也及讀其本紀始恍然於

先生之立身制行胥本於孝弟忠信宜乎厯寵榮而不變處患難而不驚三復焉欲有以形容之則不知手舞足蹈而愈莫能有以名之也甲子歲

先生命序於余余無屈宋豔班馬才欲以揚乾盛德綜括大全而更莫能有以名之也蓋世之稱博雅者或鋪張鴻藻潤色龍文類成一家言余則心悅誠服於

先生之行之爲實踐而非矯情尤目注神移於

先生

之文之爲實蹟而非虛語惟奉爲圭臬以自切景行而已
如必摘藻揚葩言綴珠玉以俟君子非余所敢是爲序

世再晚董
執謹識

古之不朽有三立言與立功德並重然德非藉言以宣雖美弗彰功非藉言以傳久而輒忘所謂傳諸後世如見當時者此也

煦菴先生夙負德望幼好學性誠篤尤殷殷以承

先澤啟後昆爲念每憶生平閱歷見諸行事有可自信無不可共信者焉爰於退居餘閒撮要誌之爲子孫後世法余丙寅春赴陪都得親丰裁於

先生之別業柏嘉邸舍乃出其稿以相示並命序於余三復其原委曲折或常變異勢窮達殊時以及持躬接物諸端無不行其心之所安而止

先生有云志不專不能自立心不誠怎能幹事益歎

先生之爲人奮始勤終先難後獲宜乎老成之望隆於鄉黨顯榮之報來之子孫有志竟成信不誣也蓋是稿係

先生手出詳序較切約之在倫常日用之間擴之實名教綱常之大殆亦欲後之興者不至有數典忘祖之憾也夫

世再晚 曾培祺拜序

我完顏氏陳滿洲籍隸遼陽城廂藍旗世系乃大金之裔
大宋沒年元人入內地天革金命凡我完顏同姓皆守大
金陵寢於直隸保定府房山縣及我

大清國

初入關定鼎散爲八旗因以女真黑水部同是滿洲地方
且由大元至大明三百餘年而完顏無一稱臣而入仕版
者故爲陳滿洲人其在京駐防者世遠年湮族譜無存支
派無從查考而撥往

盛京駐防者則自

七世祖

諱西付諾始住址遼陽城北五十里貉拉河葬於遼陽城
東五里許新城南門外瞭望山西山坡孤塚一坵閣族僅

按節望

祭無修理者而墳塚至今宛然自

七世祖以次墳墓皆葬在略拉河

先父又營葬於遼陽城南大羅屯距杜家窪子田舍八里許墳
內有石碑石猴旗杆爲記

煦莽生於

嘉慶二年丁巳六月初三日未時七歲以前事孩提
之性無可記憶是年入塾在本堡夏先生家讀書一日被
先生責打憤極適值先生令四先兄携一小餅至余家
乞醢余出書房門外即將小餅奪下摔碎幼小傲慢自此

始緣余四柱八字五層火火多性剛性使然也

嘉慶九年甲子八歲時跟大先兄等並貉拉河族兄
永保老瓜嶺子表兄賈興仁諸人皆憐愛於余是以特誌
在城東沙坨子處阿先生家讀書

先父包請專館叫族人親戚大家在彼讀書供給束脩伙食暇
日必親赴該處致敬先生先生係滿洲歲貢生頗有文名
論外戚余以舅氏呼之余等念書不好醉後打罵不休連
老人一並嘲詈

先父心殷教子亦不介意也如是者已三年 大先兄學習清

書

先父在杜家窪子本宅前園內建蓋書房三間設立膏火歷年
延師教讀余與三胞兄六胞弟讀至數年皆無成就

先父心傷嘗自歎曰無怪他人笑我武夫不知教子讀書汝等
都是耗子皮真無一根珍珠毛耶言畢又戲與余曰先生
說你可以成就你給

阿媽爭口氣你能明年即嘉慶二十年乙亥十八歲也考仲秀才我給你唱三

天戲言畢發笑那年秋間有一日由城歸家進屋門內把
馬鞭子向炕上一扔呼

先母曰你看姜吏目有多大德行他的兒子仲了舉人欣羨形
狀余侍側目覩彼時余雖有會心未敢應答已蓄意終身

矣乙亥考童未錄回家自覺汗顏

先父即於是年六月中旬偶染熱疾於是月二十六日棄余等

長逝享年五十有四嗣營葬於遼陽城南大羅屯處 二

先兄曾建蛟龍碑一座石猴一對余爲碑記

先父 一生事蹟大有可述以示子孫者後錄碑記詳明此處畧

而不敘余斯時抱終天之恨忽醒人事自謂從茲爲無父

之人迴憶

提命之語不能復聆矣 先長兄等治喪於七月二十八日

畢大事余思

音容已邈

言猶在耳讀書之心刻不容緩於八月初二日親赴城東花

園處有一姜先生書屋講明節後上學及是月十七日

墳土未乾喪服未釋率六弟前去讀書十月間回家釋服後仍上學讀至終年是當日奮勉立志之事實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一歲服闋應童試蒙 申

大宗師諱啟賢次取古學入泮後錄考古賦一篇以示後人是時雖稍慰

先君生前之志已成恨事

嘉慶二十四年二十二歲忽廢讀書之志頓起問舍

求田之心彼時 長次兄析居出仕 三四兄與余六胞

弟同居侍養

先母余邦 四先兄經理家務那幾年治家之暇從 三家兄

學習清書

道光元年辛巳二十四歲因滿場已邇跟三家兄一同來省住 二先兄宅 三家兄率六胞弟從達先生學字余與外戚奎八爺在大南關般若寺京員刑部主事薩老爺書房學字是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學窗友十四人其他讀清書有年字跡粗成余與奎公初蒙寫得極蠢先生發笑余與奎公奮志日出入塾日入歸舍兩餐回食計途往返四五里許不誤片時雖天有陰雨亦不間斷到四月

十八日廟會諸人放學余與奎公亦不暇遊薩先生對眾
獎曰此二人學字日日長進帶出一派心胸於是門人起
敬迨五月間余之字在書屋中稱巨擘焉遂有同人倩余
代寫試卷諾以百金六月初二日入場捷曉本卷錄代倩
者亦錄遂歸家仍制田里數年家亦小康

道光五年乙酉二十八歲憶及入學以來未得觀光
實覺歉仄是年赴京鄉試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至不說也
文詩荒極房批前路頗知用意中後太草率及歸家後悔
恨自暴自棄業已晚矣長子呈瑞年甫五歲即命入塾認
字始望教子能成科名庶副

先人之志

道光八年戊子攜眷徙居省城預爲補缺之事先籌
教子之方延請舊友熊岳城圖公諱瓦恰布者素知其人
誠篤嚴厲教讀四載小兒所學頗有根底因病辭館去後
追思無有如此教書者無已又擇師李公諱冠甲者命瑞
從學三載入泮未從李公之前屢試其文詩合派拜謁時
曾言我爲子認師不止終一年之局第三年入學時李公
深贊余眼界高言行之相顧也後又從潘公諱果者半載
聞張太老師號雨辰當年余之業師也家住新民界富
家庄距城二百四十里致仕回籍又設絳帳余歡忻之至

辭潘老師未終一年之局託言屯中念書省耽悞工夫其實心悅誠服之不容已也遂從太老師肄業五年後仍看課瑞自幼及長讀書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從師比時家計拮据已甚小兒業已秀才豈不可設館教書接濟貧乏必欲糜費花銷從師者苦衷祇自知耳如始從張太老師之年即

道光十九年己亥是年欲令鄉試騎射已驗直至端陽節借不着一文盤川余真傷心將鄉試公文燒毀適值張太老師送考畢即令從去讀書既去我自愧無能暗中憤極染病五十餘日醫家皆云心火太盛難治小兒來

要回家侍疾我寫信罵云你若不廢學我病就好了萬不可往返徒勞就恨大凡人之不成立者皆是作輟無常故也遂止後將半季束脩伙食仍湊辦奉去小兒年底回家詢知張太老師塾辦薪水甚覺拮据由家取一薪一粟家人就有異詞余心氣忿

道光二十年庚子正月十六日命小兒上學憶及小兒告語預備將一年束脩膏火三百之數儘數拿去給太老師塾辦薪水苦於拚當皆無遂向譜弟 福立堂公借當立翁云俟兩節給束脩伙食不晚那有纔上學就給的當號還得出利余推誠相告言讀書不惜錢財只要教

書先生勿惜墨如金咱們本利全能回來渠始應允

借給

一件舊水獺大褂一件

質當市錢三百吊奉上遂畢心之所欲為小

兒是年秋闈幸中副榜余心更不能自已其間屢次考試

繙繹小兒皆不與焉 諸兄長責備余曰那有你這樣拘

泥行事功名得一步是一步再鄉試又何妨碍余曰志不

專不能自立心不誠怎能幹事 諸兄皆忘記

先父

羨慕他人科名之形狀也耶

指姜吏目之子仲舉故事而言

諸兄默無一

言於是每遇科場奔波之極必令小兒入闈至

咸豐辛亥仲試舉人余心稍慰嗣公車五上三薦未

售

咸豐十一年始令其出宰直隸省試用向後伊居官境遇應自行記憶於是家事仍累於余再回憶嫡長孫初生之年乃

道光十八年戊戌也生於是年八月十五日寅時余命名攀桂彌月後余自公退食朝夕懷抱熟視之是有慧智靈明五中喜極余雖鍾愛不敢忘勞六歲即令入塾一日晚間在外院書房念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聲大而宏他繼祖母曰大孫子念書小嘴極快余曰你打算是誰的孫子我一生誠心教子孫讀書那是天賜我一個書蟲余繼妻嘲我夸口余說你望後看罷你個肉眼那能識人嘲

笑一起遂已按年延師讀書一廢居諸我即與伊父罵鬧不休不責備孫孩者實係我愛憐之偏也每日晚間散學必要盤問功課夜至三更亦必等候散學不肯間斷一日晚飯畢率領諸孫赴小河沿遊覽問其作詩否桂曰僅止屬對未學作詩余命率諸孫晚遊小河沿爲題指點情景口占數語桂頗醒悟歸家即作五言二韻呈覽字句明白韻語穩妥隨即告之西席令其按課作詩一快也

咸豐三年冬調北省兵上連陣防堵余心傷時勢不好桂問其故余一一告知無聊之極命吟詩請題以隆冬興師爲題桂欲吟七言詩余問會作過七言否曰未也余

曰隨你意便罷少頃成七言絕句一首其詞云盛世原無
動戰征隆冬不可不興兵穴中螻蟻豈成患師入河南寇
自平余喚伊父看閱余真喜也亦不計其年歲若干一日
家中倉房鼠耗甚多家人用壓排打十九個桂吟詩曰詩
云碩鼠甚猖狂穿我牆墉食我糧今日大數應亦到傷生
害命又何妨時未學文古風長篇皆會作年十八歲即與
授室族人聚賀言及老

祖塋

河即

也 拉

有水患欲要興修恐南屯錢難齊余一人擔當即刻
興修功竣時南屯應出錢二百多千余已囊如數付與數
年竟記教子孫事再敘入己身入官所歷之境界處事所

遇之艱難純疵互見美惡不齊他人習見稔聞追溯

道光十年庚寅三十三歲補授刑部筆帖式時在肅
紀前司行走進司擇以末座居之十九年未離是席既離
已升掌印正席矣十二年恭逢

恩詔給四先兄呈請馳封

勅命文林郎 嫂孺人嗣 兄嫂相繼淪喪遺留三男二女女幼

余接至舍下令前妻孟額圖氏宜人撫育嗣經出適亦稍
費資財助嫁十五年又遇

先母之喪由省奔赴穿孝盡禮竭哀問遍詢族人支派敬立族
譜易數稿而始成上溯自

七世西祖宗繪譜三分送與大宗支嫡派處各尊藏服闋回省進

署當差其時家產折變淨盡而在部當差一切應酬不缺甚至朝夕芻米之常有不給亦不虧欠人情學習刑名暗中以安范二公師事之在司學習辦稿求福饒峯改正抄清呈掌印官閱看較比讀書時功夫加倍事長官恭敬誠實處同儕藏拙如鳩學刑名不恥於問自用無不儉約從未有做一件絲綿衣服冬令僅有一件羊皮襖貉腿大褂一穿就十幾年不破節省之至其餘單夾綿皆繭紬爲之至今猶存後陞員外郎得內倉監督進京纔買幾件紬料作衣服尋常也不穿用每日入署在先散署總在人後日

十四
夜案牘勞形雖烈風陰雨之日從未有耽悞堂期有祥大人值大雨如注之會入署只有余一人伺候時常令家人入署暗中查人稔知余之勤勞又有斌大人者命在堂前立稿錄畢呈覽大聲呼讀稱好嗣每遇講論稿案印官令余對答以至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十七歲始邀保薦卓異未就倉差至丙午年五十歲又邀甫喬臣廣老師保薦卓異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一歲刑部應挑兩班倉差廣大人垂詢欲有恩典是時余景况困苦難堪堅志專候陞缺惟恐一出倉差終身不能出人頭地矢志鐵石敢

對以情願伺候大人當差得學習官事 喬臣大人稱說
好的彼時親友多有爲我勸曰某也不必明指其人勢利炎炎倘
有陞缺怎麼能關過他呢余自負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哉我有我創世立名之志如行路然不黑天不宿
如登山然不陟巔不止如怕他人勢談即墮自己之志氣
是何如男子耶遂把兩班倉差全都讓過彼時家計饑殮
告急亦不慮也是年先嫡妻孟額圖氏病故令子女讀禮
治喪余敬立

先敬及先妻神牌恭請 張雨辰夫子成

主按生年忌日率子孫承

祭以達孝思彼時余二女已經出聘有子三人長子生孫二
欲不繼室子女不從再四解勸余慮及家庭多變者皆因
前後妻室之各有所生也堅意若繼不用青年不定寡居
者此事似不近人情然世之昧於人情者大率希圖少艾
而間骨肉之天真皆是也余之不糊塗處只此而已適有
遼陽城烏蘇木氏處女四十八歲媒說已成迎娶入室果
然余之家庭婆媳子女孫輩皆相安焉彼時余會謂繼妻
曰汝今日適我幾乎作無依之人汝當領我情我也算積
了一點陰功你好爲看待我的子孫罷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五十二歲適有主事缺出邀喬

臣大人保題擬正引 見回署仍派在肅紀前司行走幫辦印務未及半載即遇樸堂 景大人到任派署印鑰所有前司事件隨到隨結至前官累年積案七十餘件到年底余辦理完結僅剩四件未辦堂官 景大人封印那日查點號簿點頭爲頷然 景大人之遇合也先難後易緣翁有口才刑名扞格好作疑難每畫稿時辯爭一二時刻甚至有動氣色置稿不畫者余仍與之講論有成案可循有律例可憑以後事事辦不過我有對眾人之言曰咱們都得跟煦菴學之語始深信不疑相得益彰余之性懶作逢迎慣以直言對上司遇合如是之難也

咸豐二年壬子五十六歲蒙 景大人保薦卓異題

陞員外郎揀選內倉監督四月赴京引 見兩次恭逢

恩詔給三胞兄 馳封奉政大夫 嫂封宜人

精禧堂早已受 二先兄之封矣六月回署仍留衙門掌印並接

內倉正印遂向遼陽租種余之地兄弟姪兒曰今年我得
有錢的差使不要地租了親友家有內倉納糧者皆代納
焉原未嘗有心要結不過稍盡私情已往數年錢債十一
萬有零全仗余一生爲人信實拆東補西多任利息川換
處決不食言人稱體面是年內倉報災僅得三分之一共
得錢十五萬有零除去各項官用開銷補還一切私債僅

奏辦買柏嘉店房間花錢一萬六千吊仍然囊空無餘還是拮据儉約度日

咸豐四年甲寅五十八歲偶遇黑龍江英將軍處有一人命案奏請特派

盛京刑部素諳刑名司員前往檢驗以昭信誠欽此前來是時書大人因余性直氣梗不願逢迎時常刁蹬炎來六月冷時臘月無一定之體態即派余充當此差仍以溫語好言相激勸余有何說之辭部署當差從未經驗屍何況檢骨其難其慎限期促迫又自備資斧時值嫡長孫桂染病未愈中心如醉遂遴選各州縣有檢過屍骨之件作四

名充差又向寅友鳴吟舫借盤川若干車幾輛馬數匹人數名皆余已囊應給臨行時念孫孩病未痊疴恐有不測之虞靜夜焚香告天祈禱而行月餘始抵黑龍江省城沿途車中讀檢骨諸書晚間與件作等辯難析疑到彼處如法蒸檢果然傷露有傷則案破矣於該處大有不利即在公座上獨出心裁與件作等辯論有傷者何因病者何令件作分晰明白具甘結同屍親案犯等一一曉諭眾皆輸服無詞呈報將軍衙門驗出傷痕三處面見英將軍講解辦法英將軍不甚了然余回公館齊集彼處刑司楊大老爺成三老爺並初覆原驗二佐領覲面講究余言傷

有原鬪斃之人無關抵命以其死在限外也勿以今日之
檢骨有傷有妨原驗當日之相驗既有病形而落骨之傷
訊明又係他物皮肉未綻當日相驗無傷宜也通盤照此
辨案傷科傷罪死有原驗勘單合之今日所取供詞實係
死於限外自然因病而死無疑如斯辨案無枉無縱我今
日檢骨有傷焉敢隱瞞屍親我取輸服供詞於你們前此
辦法全不窒碍言畢揚成二公皆以爲是急稱高明命二
位驗官請安進禮臨行時將軍欲送盤費堅辭不受僅領
土宜次年陞調 盛京將軍偏交好焉屍親焚香叩道余
賞制錢兩串途次有油歌幾章載列於後那次奉差賠累

三百餘兩來日即有謠言發財三千兩我知天知回日入
署刑部局面一大變也如欲諱言不彰他人不善不若詳
言以述自己之苦衷 書大人另立秋審局派四司掌印
官遇有大案會辦是時有春三老爺諱霖者堂司如石投
水令其總辦暗中監之印官余與之負氣屢次辭印伊等
自覺聽斷案件不易即設圈套邀余至府中用好言相慰
曰歷任堂憲在此都用閣下辦事爲何不幫我拆我臺呢
怕我忌嫌你我不是滿洲哥們你放心罷稿案公事由你
作主春三老爺會說個話我纔叫他帮你余私心自計只
好秉公辦事他們不過從中竊取若顛倒是非余定志不

從只好任他們作罷否則太不達時務了春某爲人怪極
公事從不與我抗拒余明知伊網羅八面亦不敢與伊分
肥攻發陰私有傷大局見憎堂憲此本曲全處事而大禍
寓焉然此三年之久所有大案以及會將軍府尹各衙門
事件俱係刑部主稿無有一件平反即被部駁者皆余一
人之苦爲斟酌也即如辦理本溪湖械鬧之案人命百餘
多屍骨無存僅就到案一百多人犯審供定擬欲求勿
枉縱也實難將軍府尹兼憲刑部四堂會審各會員推讓
刑部主稿其公議之處多端余一人與眾人辯論兩造爲
首者斬梟及各犯謀故殺者十二人係法不容寬其餘各

斃一命擬絞之犯實緩難定秋審時竟予以緩決則死者
無人抵命矣余將擬絞之三十一犯欲在摺內聲明歸入
秋審情實核辦有人是不明指誰謬於就生之說堅意不從余
對眾云是案一百幾十人命僅止十四人實抵我等執法
如是之公耶其已死之冤魂向誰要命論說至此眾皆允
從其一也又辦理錦縣界強盜拒捕殺劉魁五之案將軍
熱河都統府尹兼憲刑部五堂會審有人亦不好明指其人講論
首犯某應凌遲處死余云殺人支解者凌遲處死律也然
例內分有心無心咱們大家取供係畏罪支解棄屍河中
是無忿恨之支解無心也斬梟足以蔽辜若凌遲處死誰

擔此失入處分眾人以爲是其間亦許多講解終都就我
範圍豈徒口辯而能然耶即至摺稿已成遞與各堂憲閱
本堂憲將稿內粘簽三十餘處駁詰招余至府討論余一
人對答援案準例一一剖辯夜至三更本堂憲了然將所
粘之說簽自行撤去即云照余所說定讞其他堂憲皆無
異詞又其一也又辦理各路委員捕獲強盜八十四名四
個月辦理完結兩起奏訖共殺三十六人釋放十四名其
餘皆軍流徒杖之罪所殺者過堂時無一人叫冤所釋放
者皆有被人挾仇株連之對証並無徇私故縱情弊眾堂
憲意欲究捕盜誣拿之非余曰捕盜官形跡可疑者則捉

全在承審者分割黑白是非若謂拿獲錯誤向後捕盜者定必退縮不前眾堂憲方以爲是以上所辦一字未遭部駁在刑部掌印七年歷遍三司總辦秋審所辦人命盜案自問不致虧心惟海城郭姓之案旣未錯擬亦無平反余因此犯贓發遣敢詳其所以然終身修爲一朝敗戾命也如斯於人何尤緣郭家被蓋平縣衙役索詐拷吊斃命具控提案到部余審訊兩次案無疑義即依蠹役詐贓斃命之例定擬死罪立稿呈堂完結春某從中取事余知爲不知也嗣部議准覆後忽有人將郭姓引至余家致詞曰郭家感戴願結義親見面時謝我白頴毛詩二部余臨之若

驚念係人命攸關受之難安却之太覺拒絕刻即變計相告此案五位承審何不均感將此項分作五股余令他們分受次日即如斯辦理大家覲面分受訖余將本身秦關之數始行璧回致詞云我審擬人的死罪從心不欲受此謝儀拿回去罷通盤這是當日實事破案時經余之手不能不認此贓多方變通余與春某分認此贓其三人予以草職幸免發遣余初次到 欽差案前供認不諱者憶此案不能不破又恐審出春某之枉法清節連余一併決以死罪故先認自己之不枉贓聽辨而已身已罹於大難而心裡總不糊塗既至均照不枉法科斷限內完贓定擬發

遣外人始悉其大局

咸豐六年丙辰六十歲遇此大難子孫家人痛心疾首不可言矣是年五月初三日起解臨行時祈假回家收拾行李數日似與家人父子作永別矣千言萬語難以悉數惟長孫桂曰爺爺此去何時回歸告以三年之役必能設法邀恩釋回桂曰這也算不要緊勿過傷心保全身體快回來罷余曰你勿庸爲爺爺提氣我自
有丈夫本領我真把你掛在心頭你阿媽托你

先會

祖庇蔭已成科名你之成敗應在我身我今日之所受是前生之所作也今生之所作於你身驗之我自己居心總

忌諱作壞事何必至此其中另有道理只要你不廢學廢學則悞你終身不淺矣我看你總能發達自你下生以來我在刑曹作官我早矢志盟心了將來你若不發達必定是我行爲不好盡給你們作下孽惡汝書紳切記桂默然不語極口諾是我行矣肝裂腸斷淚從心下

咸豐七年丁巳六十一歲六月初八日抵烏魯木齊成所先蒙 祥道台派在銅局督催監視嗣蒙都統 倭大人派在都統衙門印摺房幫辦文稿隨同該處文職章京畫稿呈堂三八日入署暇日即往銅局照料九年又給崇道台收鴉片烟稅兩月收大制錢八千餘串絲毫不

染並將自己應得薪水賞犒差役後經道台知覺另有酬謝又廸化州 伊時臬新到任用官書敦請辦理一切雜務束脩按年八十兩昌吉縣敦請辦理刑名束脩二百六十兩惟廸化州衙門前官積壓案件極多一日時臬言伊刑名于師爺一人難了懇求幫辦余於是年九月起至十月底共了十八件俱是疑難不齊之案舉一以誌竒異名曰鬼拉腿之案緣彼處有一旗令婦王張氏死故出殯次日即有發塚之徐五供稱逸犯夥盜八十四起意爲首伊二人掘開墳土徐五下坑欲行破棺被土堆壓左腿八十四拉救到天將亮時也拉不出來他就跑了適事主前去

燒紙多人也未把他拉出隨報廵化朱知州前去勘驗禱
祝一會一個衙役把他拉出此案緝拿首犯已隔六年弋
獲無期而徐五必致死於獄底余照律擬辦待質尙有年
限完案是不救生之救也諸類此也所辦之案俱詳都統
奏結余謂州官時泉曰案內株連之人有笞杖者有無辜
者業經圍圍六七年之久案今辦完何不即時分別保管
省釋一經分別出籠者十三人矣此事均出之無心全無
私意存乎其間烏垣一役借重甘肅總督樂大人吹噓
余在難中深荷矜憐沒世不忘渠官盛京時認識余去
日又有親友

即慶錫九景將軍
得仁山徐乃臯

託囑故此看待也在烏垣

三載家信頻通惟

咸豐八年戊午科大孫孩捐監赴京鄉試未接着小兒家信先不知也忽於十年新正月接到小兒稟函詳明七年考童未入學八年在

盛

京捐輸局給桂捐監帶領進京下鄉場薦卷額滿籤掣見

遺九年又進京鄉試云云並附文詩草底閱畢不敢決其

必中冀幸之心奢矣五內之得失晝夜如轉轆轤寢食難

安夫何至於此極也當此之際憶及長孫之成立關係者

大非予人口實余之初心無可白也忽於十年前三月二

十三日接到內弟孟三翁信函祈携帶廣言及令孫獨步

蟾宮自必與伊父同登雁塔之語並未詳明已然未然口
氣余疑信交加徹夜不眠次朝各處翻我題名錄信無疑
萬里音書之難也公館門前張掛捷報於是烏垣致賀者
上而都統提督下而商賈士庶成所門前若市焉閏三月
二十日包一酒房席饌演戲一台女妓數名彼處無妓竟
女不成席
日酬謝每棹席合
盛京錢百餘都統提台鎮廸道廸化州各送席一
棹皆賜元卷銀故也余之子孫小試科名有何奇異不料
西域人氏競誇鳳毛之濟美是年八月成役已滿奏奉

諭旨

硃筆佛爾國春着即釋回欽此已捐過銅局人夫口食白麵二萬

勛未得邀保賞頂戴者皆因署任 常都統向在軍營會
奉過

論古編

後再不准伊保薦人故也不然捐麵賞官銜者亦彼處成
案白花銀一百五十兩八月二十三日由烏魯木齊起身
東旋有故友廣公諱安者曾任

感

京防禦官於八年間歿於戍所余念係鄉誼嘆伊既作異
域之鬼將來我能生入玉門携伊骸骨歸里依伊祖宗邨
墓之鄉免其子孫遺憾蓄意於先彼時即多方安置現接
內弟專函致懇愈不能不携帶此骸骨也又有直隸提台
張大人甫魁五者亦遣戍烏垣彼此相交甚好渠於十

年六月病故臨危遺託言伊靈輻難歸侍妾年老女流僕
丁少不更事而且盤川不足懇將伊靈輻携回有伊省發
遣彼處通州知州高培元者從旁周納余義不容諉遂爾
慨允將魁五之靈照料抵里隨所經歷之處一回報於培
元知一前達於家人聞信約也並墊資斧銀若干到日少
爺們已付其家男婦郭外接見時泥首轎前延至府內留
戀不已由烏垣至保定行走六個月千山萬水二鬼偕行
誠不易易即如九月九日過天山天山高幾十里新疆之
鎮山也上一日下一日險阻異常余至山下卡倫處下車
命從人給二靈燒紙默祝神靈放二公魂魄跟我旋里乘

馬登山督飭從人保護靈車張姨太太在車中屢請升車
余不顧也恐一有差錯豈不負死者之遺託心裡愚誠有
甚於伊家之孝子次日下山到哈密歇宿一日停車院內
晌午時余在檐前閑立忽見旋風突起高丈餘瞥眼自消
院中人人等異之相繼車旁旋風又起高幾尺許輒亦消
滅余即喚從人曰此張廣二公之靈魂也快燒紙罷鬼神
之爲德或有或無聖人所不敢信余之誠懇竟能使之見
耶否耶余自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身次年三月十四日
抵舍程途萬有餘里歷秋冬春三時風塵勞攘身體強壯
僕馬無恙謂非有鬼神之呵護耶有沿途口吟數章載列

於後抵舍時幸長孫之成立痛次女之守孀喜怒悲歡不知所狀余生三男二女長子瑞早登鄉榜次子亡故次媳守節多年過繼長房之次子爲嗣名芳桂三子未婚而亡長女大行第九適覺羅常雨亭任

盛京禮部筆帖式於

同治元年仲試舉人現陞選京兵部堂主事嗣已陞員外郎次女有子未成丁余心常戚矣即爲長子謀仕途告帮親友湊足分發捐款於辛酉年分發直隸保定府去訖長孫桂於庚申年會試薦卷末仲

同治元年壬戌又令桂會試房官脩薦是年五月初

九日余親赴路拉河

先祖墓前敬豎旗杆四根是月十一日赴遼陽城南大羅屯

先父墓前敬豎旗杆四根此事因長子瑞庚子科仲副榜時余即許心願等候仲進士再辦嗣公車五上未售其子又登賢書吾由西域回歸幸猶復生兼之年老恐怕耽誤此事所以不惜資財一鼓而成也了終身之心願發

祖父之幽光豈爲榮一時誇耀閭里哉余之家資幾希當年兄弟六人分產得

先父所遺地畝在遼倉納糧者五十餘日承受以來時當時贖總未敢棄絕者痛惜

先君所遺也迄今尚有未贖回地七日共典價二千二百餘千
心想何日贖回交與子孫方不負伊

曾祖父所遺留余無自置之產惟教子孫讀書成名是余予之恆
產也其他僅有一座柏嘉店鋪塾房間自置不過值二萬
多串錢文可發一笑以次孫輩吾能無憂耶俟伊父代爲
謀之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長子婦偶患時疾物故孫
男女雖已成丁撫育有人余痛伊夫宦遊曠居未享榮華
心焉傷之現有孫女在室余亦多慮矣是年

恩詔堂姪廂藍旗防禦慶昌給余呈請馳封昭武都尉職銜戴用

五品頂服以榮暮年

同治二年十二月又爲承繼二房孫芳桂成室按年仍舊延師教二三孫及慶明兩家外孫讀書身無別藝以教孫輩讀書爲常業朝夕與長孫談論書籍閱看寫字功課

同治四年乙丑春間因次女外孫祿年年已十七歲母子形單影隻孤苦難堪趕緊與之定妻成室是年春闈又令長孫桂赴京會試文題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次題必得其壽三題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詩蘆筍生時柳絮飛揭曉後未仲取第十一名謄錄卷送吏部注

冊桂隨到吏部翻閱 房批水淨沙明毫無翳障次爽利
三諧暢詩不俗 堂批氣機流轉中二比尤爲真切額滿
卷遺是以取謄錄余於四月二十四日接着此信五內如
焚余一生慣犯此等心病實係命中火多性烈之故也慮
及長孫桂三科後大批縣職青年出仕難膺是官遂籌辦
捐資七八百金捐得候補主事未經捐足花樣即用者桂
仍有志讀書欲再下會試場也余是年六十有九自揣歲
月不久不免憂憤交集延至六月間大病發作心肝胃氣
痛不疏通臥炕兩月始行痊愈望子孫成科名前後害過
兩次大病俱危殆之極如同再生長孫桂有懼於此又因

伊 先祖母 先母 二位叔父四口靈柩在

廟停放幾十年安厝無地念伊父宦遊在外無人辦理此事用是急急是年秋冬間延請書院山長劉夢蝴不避風寒連日出郊卜得瀋陽城北十二里許魚鱗堡東北半里許山坡癸山丁向佳城一區計地十二畝價值千餘購買無項余與遼陽城南八里庄表姪王集五求借於次年春間借到錢一千吊始行照田園立契買得到手當即栽種榆樹爲記外仍留出大四至以備豎立石柱預定六年春令安葬以了此大事惟余壯年出仕秋曹移居省垣

祖父墳墓在貉拉河

先母

墳塚在遼陽城南大羅屯 祭掃久缺今又在省城北自立塋園是生不得歸桑梓故里歿不能相依

祖父

墓終於孝行有虧無已只得便宜從事我子我孫其共知之自咸豐十一年由西域歸家身無別藝時常經理店內生理津貼度日雖極省儉柰家無厚資入不敵出一切人情往來冠婚喪

祭

供給孫子讀書應試之事不一而足這五年以來又積債盈萬矣統俟小兒廉俸有餘庶可以濟此急予日望之若大旱之雲霓也所載年譜歷代世系之原

祖宗

墳墓之區闔族家譜所存以及兩世硃卷最關緊要後世孫

子萬不可忽畧也年已七十向後事蹟再行記憶

二十一

計開

遼陽城南十五里大羅屯家南

先父塋園碑文一道

維我

顯考

皇清

奉政大夫諱寶山號秉實係遼陽廂蓋旗領催人也舊居城北貉拉河距城五十里

祖塋墓於是乎在焉乾隆四十四年

先祖擇居城南杜家窪子閱四年辭世仍歸葬

祖塋嗚呼肇基開創始於

先祖承先裕後倡自

顯考憶吾

顯考之一生也遭際艱難辛勤莫訴幼因積勞而廢學及長而
怙恃俱失已冠之後始從事行伍持躬則翼翼小心接物
則藹藹大度事上則鞠躬盡瘁敬事則執掌服勞嚴肅出
於和平精明藏於渾厚而且本農業以治家準義方以課
子至於絕聲色遠貨利廉節本於中懷敦孝慈篤友恭倫
常率乎天性夫荆玉也而韞疵香捐魏珠也而光明不沒
吾

顯考之爲人殆其似之迨

顯考歿伯仲兄時方筮仕幼兒等奉遵

遺訓仰體親心爭自刻勵比肩而咸附仕籍厥後仲兄榮陞

大政殿六品官時恭膺

封典授以五品秩銜伏讀

皇帝制誥有曰世擅清門代傳素業薄羸金而式誨世澤常延錫鞶

帶以加榮

天麻弟替

詔書適與

顯考之素志相符竊思

顯考生前雖未受

三家祿爵之賜而身後却得邀

龜封詔命之典是以報施之不爽而

至天惟德是輔之一徵也

嘉慶二十三年營葬此土其地脈也

巽龍左轉其形勢也太極盤旋因而象形修整繚以短垣

別以門欄牆以外

祭田數畝永將祀事河以內植樹數千護衛風水然外觀雖

耀倘內美不著竟令吾

顯考沒沒以終斯又兒等所不忍也仲兄捐俸建碑春謹奉伯

仲兄命恭述事實以明

先德以昭來許俾後之孫子景仰有自考核不差庶不致年

湮代遠泯滅而不彰焉

咸豐四年秋間奉使黑龍江檢骨差使沿途詩草

行抵大孤山登眺邊外界

龍江奉使路三千行抵孤山上翠巔放眼乾坤無迷處只
爲王事我獨賢

九月五日蒐登站遇雪從人呼寒余命駕前驅

西風吹下一天秋連日陰氤淡不收奉使敢言無壯志請
看肥馬共輕裘

重陽節渡龍江

江水深十五丈時
值大風波浪大極

年年此際過重陽把酒吟詩在故鄉孰想今朝風雨會龍
江渡口作驚惶

伯都訥道中即景

吉林黑龍江分界處

驪駒歌唱我爭先回首鄉關路幾千秋部備員忝厥位皇
華奉使效前賢平沙雁盡歸南浦大漠烟消虛北邊到處
江山全不老原來宇宙共朝天

齊齊哈爾城檢骨事畢

從來涉訟亦無端刷骨驗傷事可憐寬到難伸法已慘情
非持正案終懸總然憲典多明罰也得官司是淑賢決獄
敢言無遺憾捫心只好對蒼天

咸豐六年緣事發遣新疆十年八月初九日接奉

特旨着即釋回途中自規

戍館終朝歌式微忽聞

命下喜依依江東父老休言笑塞外征人異錦歸悟到前因與

後果始知今是即昨非報施業已來酬我長孫於己未何

必歛歔戀賜緋

過天山渴極飲清泉而興懷天山高數十里上下須得兩日上有闕帝廟

最靈驗不時風雨不拘冬夏清泉分流哈密界址

萬里風塵斯邁征何須奪利與爭名人遊世上生如夢水
在山中潔亦清漫說亡羊終有補敢緣失馬冀前程臨淵

洗耳甘如此懶聽囂囂瓦缶鳴

途次潼關度年有感偶錄二律

贈都察院朱都老爺此公過長安訪友旅

館相

輪臺小住已三年秣馬膏車竟得旋憲典

國恩

都自被盤根錯節任誰憐事非由己難為主

在烏垣會捐

食麵勛未得保

命不如人敢怨天歲月已增新氣象山

川仍是舊幽燕

黃流安瀾

幸逢

詔下九重天東望京師路萬千三載鬢堆葱嶺雪一朝夢破杜

陵烟

葱嶺新疆發原山雖伏暑雪積

秋風送我歸鄉里春

杜陵即古之西涼也甘省界址

色迎人過華巔在陝西華陰縣秋令由西域起程迎春始到陝西界內此去此身無俗累飄然世上即神仙

潼關旅館夜間咏寄朱都老翁名文江號晴舟湖北人

雄關旅夜竟難眠反復憂心師不還大將凱旋宜有日

皇躬巡幸已經年中原元氣應回轉畿內蒼生解倒懸目極河清共海晏何須搔首顙蒼天

晉省道中每見村庄城宅高樓大廈富厚景象口占一律聊以自慰

富強三晉古稱名數遍閭閻莫與京撤却簪纓無剩物僅存詩禮作餘贏噬臍雖悔追無及撫臆猶知念已平大小

指長孫得明珠握在掌也應待價倍連城

十一年三月望前二日抵舍錄五言四韻

辰年征戍客歸家歲次申門庭仍依舊堂構幾番新桂種
原非土蘭生又絕塵回思當日事始得悟前因

並附當年錄取古學賦一篇

賦得櫻桃花賦 以題為韻

原夫春光明媚物色滋榮天桃已放文杏含英看園中之
日麗披野外之風清羯鼓已催不獨素葩之白李金鈴相
護更有豔蕊之朱櫻已經暮靄之融花開有象乍當新雨
之霽葉放將萌望去牆頭覘花間之蝶翅行來陌上聽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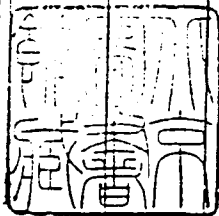
外之鶯聲此特時序之有定以見物景之相呈也想其生於

御苑不向東臯數叢綺紕色應倍加於唐棣幾枝絢爛時固有異於殘桃月令之誌甚美爾雅之名偏高芍藥堦前莫比雪蕊之嘉麗薔薇架外寧同翠叢之風騷則有遊人寄興逸士偏嘉相覩豔色共賞竒葩夢入東都尙待青衣之日情逢此地且看紅粉之華雖云入夏薦蒸可食嘉菓孰如芳春開放已先賞花枝頭逗媚向園外而搖曳花心宕漾依牆內而橫斜至於離離吐實共羨三種之名的的含英相訝雙株之樹千官會列闕名芙蓉五色毫摘班列鴛鴦

此固初夏之日暮實已成豈知暮春之期花開有素遊客
於此望

秘殿而吟詩騷人當時向

上欄而作賦



學問以時爲風氣小才嵬士易爲風氣轉移
老尚沿晚明習派喜談性學乾嘉人士以言
墮空虛難免僞儒矯託相與殫精經術斷斷於
數音韻訓詁自以爲因文見道直接往聖之傳而其並
世之人已有譏爲繁碎繳繞而不可了者百年之間舛
異交爭夫學問不求諸本原孤恃議論徒黨相排竿未
有久而不做者也姚郎中論學區義理攷据文章爲三
義理攷据之得失旣如彼則能供實用爲中外所共重
者厥爲文章然其中又分華實焉分眞僞焉近更有同
軌而不同文者焉且夫學問文章之道一也得其道可

以垂訓而行遠失其道縱能通九譯明梵策其志蓋將
以求食與尋常科舉之學無以異窮究失敗之源大都
不外於鮮恥昔者孔子孟子嘗教人以有恥矣崑山顧
氏慨心學之流失爰揭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爲訓其以
恥居文之先者以謂文不根於有恥雖博無當也恥之
於人大矣哉吾縣梅先生霖生立身立言庶幾於有恥
矣先生早膺鄉舉四十以後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
官禮部旋歿於京邸跡其一生學行無一不從艱苦困
難得來而立身行己較然不欺本先裕矣通籍以後所
爲詩文裒然成集流譽京師顧身後多散佚先生歿七

十年其孫英杰搜得古近體詩若干首文若干首家書若干首彙爲一編付工雕板以弁首之文屬樹蘅受而讀之覺詩文皆抗心追古清深溫婉無噉名求悅之心家書於極繁細中彌見守道之嚴閑家之正令閱者斂佚志而生道心人情縱能致飾於外必不能匿情於妻子之前觀此益知先生之爲人矣樹蘅生晚不及與先生接而服膺最久故欣然爲之敘云宣統三年辛亥七月廖樹蘅

天									
---	--	--	--	--	--	--	--	--	--

湖南通志人物傳

梅鍾澍字霖生弱冠舉於鄉補正義堂學正道光戊戌
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博學多聞殫精著述工詩
古文辭奉繼母孝事伯兄謹凡事諮而後行卒年四十
有四

沅湘耆舊集小傳

新化鄧顯鶴輯
採詩二十四首

梅鍾澍字霖生甯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
館改主事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蘚花崖詩文章霖生
生而穎異師事同縣馬秋耘學博維藩弱冠卽舉於鄉
文名赫然因公車二十載久之始就試學正官國子監

至成進士入翰林年四十矣館中諸老翕然以詞壇老宿相推散館改部方共惋惜霖生夷然不以爲意也改官後遺余手書數千言以禮曹清閒可銳意著述爲幸未久卽歸道山矣傷哉余與霖生前後同出咸甯許先生門又辱與秋耘交最厚故霖生與余兄弟有鍼芥之契每見必以詩文相質俟交許可而後已其見信如此今霖生逝矣吾兄墓有宿草秋耘一官落拓遠在千里外無由繼見荒江老屋塊然獨處輯其遺藁不禁爲之歔歔泣下不能已也霖生詩尙多聞其易簣時以授湘潭黎樾喬侍御吉雲遠不可致姑就其子鏡源所寄一

冊爲錄存數首云

梅禮部家傳

湘潭王闓運撰

鍾澍字霖生青雲君之三子也幼穎悟端謹生有至性
成童入學弱冠鄉舉時嘉慶季年科舉積重非進士無
所成名而舉人亦各自矜重敦品勵學君十上公車前
後交何文安父子胡文忠父子羅文僖勞文毅賀耦耕
兄弟湯海秋並一時名人而鄧湘皋又爲其縣學官相
得甚歡以此京朝鄉里諸聞人無不敬禮梅霖生而君
布衣食貧堅苦卓絕不以文自矜唯以廉隅自砥羈旅
隄窮忍人之所難堪道光中考取國子監學正旣補官

傳

成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與曾文正同館文正新進方從倭文端唐確慎講正學砭俗宦以君早有廉正名尤相敬待君本與胡文忠父同舉文忠師事之及入翰林乃在文忠後散館改禮部主事眾嗟惜焉君與書鄧湘皋深以官閒得專意撰述爲幸君之取學正也補官例得外吏則自奮厲將爲陸清獻于清端之續及改部曹又欲以文學自見而要期於狷介絕俗孤潔自喜蓋其素所期許而人亦共信之者也孝弟謹信則其天性兄喪未聞赴歸見几筵抱栗主審視一慟隕絕至今鄉人傳道之篤於師友不妄然諾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

五日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三一時知好騰書相告無不傷痛若喪其親戚也搜其遺橐得文詩各一卷及其家書並傳於家鄧湘皋又附其詩於耆舊集未十年而東南兵起曾胡均以治軍貴顯湘州人士一技能皆有以自見然儒業大絀文亦靡矣後之言經學詞章者不復能勤篤謹守襲先輩風而科第愈盛愈不貴每聞君遺言輒洒然自失焉曾胡皆求君子至軍中或薦至四品官今其子孫在縣自有名字爲清門方君卒之前夕友人夢其來別云當與雲閣同歸斗極宮雲閣卽文忠父字也明日偵之俱卒竟不知其何祥云

王閻運曰賀蔗農視學湖北妙選賓從以梅孝廉爲首
唱酬甚歡余讀其歌詩及家書輒心異之及上公車湘
士二百餘人曾文正獨屬余問訊梅生則君之子也相
去不十年不得一見郭筠仙廣求聲氣亦竟未見梅禮
部君之介節固然亦其艱苦奔走不得家食誠貞苦之
士與湘中自軍興而有標榜之風前輩樸拙或以爲陋
故論者推君爲先正有祀鄉賢之請君之意誠不在一
祀以爲名而今之請祀者果能效君品節以自勵乎抑
徒徇名而聊以應故事也君卒將六十年傳志已具采
其遺意爲家傳以附於君子之林焉

梅氏遺書目錄

詩集一卷

文略一卷

家書二卷

附錄三卷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narrow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markings.

禮部君年譜

卷

孫英杰謹撰

嘉慶三年戊午府君生

府君諱鍾澍字霖生一字蘇民姓梅氏世居甯鄉一
都晚紫村康熙之際輔佐府君諱國楸有兄弟五人
以力田起家於府君爲高祖曾祖聲遠贈君舉三子
其季曰玉佩贈君諱書笏棄農服賈遂自晚紫新塘
腦遷居縣城是爲府君祖父考青雲贈君諱教章誠
信篤厚克世其業前妣譚太夫人生二子長曰冰如
府君諱鍾清次傑材府君諱鍾靈繼妣楊太夫人視

如己出以是年十一月庚申朔生府君縣城北門寓廬旋徙莓田先是吾梅氏自明永樂時卽卜居莓田萬厓中有諱燦然者官合江知縣父子並以文學科第著聞州郡逮 國朝康熙季年家稍替矣以田宅鬻諸他姓至是玉佩贈君始以貲贖歸遂定居焉君生苕穎秀發贈君喜曰梅氏久衰他日其大吾門乎

四年己未府君二歲

五年庚申府君三歲

十月叔祖斐泉君生諱鍾浚青雲贈君四子也

六年辛酉府君四歲

七年壬戌府君五歲

始入塾讀書卽知叩求故訓玉佩贈君欣愛之十

一月叔祖季南君生諱鍾汝爲青雲贈君第五子

八年癸亥府君六歲

九年甲子府君七歲

十年乙丑府君八歲

從冰如君家塾讀書穎悟端慤不煩督責與講經義

輒曉解玉佩贈君暨青雲贈君益鍾愛之 八月曾

王母楊太夫人卒年僅三十三歲府君哀毀若成人

族黨異焉

十一年丙寅府君九歲

曾王父青雲贈君繼配張太夫人來歸府君牽裾依戀終身不渝

十二年丁卯府君十歲

隨冰如君出應縣試知縣王公餘英奇賞之目爲聖

童 八月從父芝仙君生

初名葆源
後諱鏗

是爲冰如君長

子

十三年戊辰府君十一歲

是年冰如君隸學籍侍讀學士李公宗瀚評君君賜腥題文援据精核於是玉佩贈君年七十有二矣顧

而樂之

十四年己巳府君十二歲

十五年庚午府君十三歲

七月玉佩贈君卒

十六年辛未府君十四歲

青雲贈君葺莓田書社府君與冰如君從何先生煥

問學馬秋耘先生贈序嘉慶辛未其尊人葺莓田書社延何星田師課冰如霖生余與湯椿仙李廬

山何春賓爲之友時霖生齒最稚爲學亦最勤據此

則馬先生於何師當亦在弟子之列是歲府君與同

學後遂請業其門耳何先生字星田一字梅莊善

化唐公仲冕嘗志其墓稱爲詩人椿仙名昌壽縣學

生春賓名寅爲梅莊長子已卯七月府君留京師

上冰如君書云得何春賓五月襄陽寄畱言仍赴北

年譜

三

聞今尚未至魯雲駟師現館何仙槎家按府君從事
魯先生當在十四歲以前其年月訖不可攷故增記
此於

十七年壬申府君十五歲

十八年癸酉府君十六歲

始受學於馬先生維藩門

先生初名昌培字秋耘道光二年舉人後官新甯縣

教諭既聞躬行實踐之道晨夕劬書不輟爲文章務深

湛之思先生慮其嬰疾恆寬假之時李君隆萼亦來

同學與府君齊年府君與李君趣向不同而頗服其

才智自謂弗逮李君亦謹事府君嚴憚切磋更歷夷

險自卯角締交終身無幾微之忤人以爲難府君領

鄉薦後久處京師交遊稱盛至數里中朋舊則固莫

夙於李君暨湯君昌壽云

馬先生贈序余少冰如二歲兄事冰如霖生亦兄事

余余苦貧思欲授徒自給霖生則遂奉其父兄之命
殷然來及於余門逾三年迄不能使之有所成就明
年往從王先生遊而後成秀才又明年往麓山從歐
陽院長遊而後舉孝廉霖生固多得兩先生力而喜
學則若自其性生按府君生平於馬先生服膺甚至
至垂爲庭訓謂吾於秋耘師一生得力汝輩相從淵
源世及苟有寸進皆當圖報無窮又曰經師人師得
侍其側卽聆警效皆足猛省宜及此時下氣虛心勉
爲受教之地而先生贈序願謙抑若此嘉道
間師友風誼之篤洵非近世所易幾及也

七月

丙戌青雲贈君卒遺命冰如君以不見子田成名爲
恨宜爲擇賢師教之子田府君舊名也府君益感泣

哀動行路

一年譜

十九年甲戌府君十七歲

二十年乙亥府君十八歲

二十一年丙子府君十九歲

從王先生開瑩讀書

字竹君道光六年歲貢

二十二年丁丑府君二十歲

正月丁未王母高太夫人來歸太夫人父諱光舟字

勝載母梅太孺人仍世力農以端愿耆年見重鄉里

太夫人生時有日者言後當貴故勝載君常奇其選

年二十四始締昏焉晚紫村與蘆葭壩接壤兩家多

聚族而居蓋世姻也 六月出應省試取入縣學學

使者謝公階樹

字向亭江
西宜黃人

賞其文獎許甚至

二十三年戊寅府君二十一歲

讀書嶽麓書院從歐陽院長厚均遊與安化羅公繞

典訂交 傑材君連年邁疾馴至不良於行六月庚

午遂卒府君聞之痛甚請於院長冒暑歸視 九月

領鄉薦中式第四十名舉人

四書首題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次題中立而

不倚三題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座主為

於溱洧詩題賦得水亭涼月挂漁竿得涼字

字遠村滿洲
正紅旗人

刑部主事馬公毓林

字西

園山東

同考官為武岡州知州許公紹宗

字蓮舫陝
西咸甯人

以翰林改授永定縣知縣稍遷

至鳳凰廳同知卒於官有惠政縣人潘君縣春花谷

年譜

五

楊君文勳翼卿袁君榮實鴻章同舉是年 恩榜湖

南取士四十六人武陵劉公夢蘭覺香善化陳公岱

霖初名啟伯字蔭棠而益陽胡公達源雲閣以優貢捷順天

鄉試尤與府君交厚 十月世父宣恩君生諱鏡源字小霖

廩貢生後官湖北宣恩縣知縣是為府君長子

二十四年己卯府君二十二歲

應禮部試報罷遂留京師館副都御史慶陽公芝巖

宅

二十五年庚辰府君二十三歲

會試薦卷仍報罷遂南歸課諸弟子姪者近二年王

君明桂蕊樓沈君濂蓮友相從問學時重闡康健冰
如君年長主持家政伯祖母賀孺人又先娣姒來歸
門庭雍穆內外斬斬各有常程府君左右怡愉曲盡
忠養事長兄有加禮雖纖細必諮以行自京師歸陳
筐篋於庭悉發所儲珍藥果脯之屬乞分給親故權
衡多寡各當其意終不自專家人或有私請輒笑曰
吾道固如是也然府君自是恆羈旅於外艱苦奔走
不得甯處故綜其家居之樂蓋莫多於是時云

道光元年辛巳府君二十四歲

十月適張氏姑生

二年壬午府君二十五歲

應禮部試留京師 是年馬先生領鄉薦

三年癸未府君二十六歲

會試薦卷仍黜復與學正試亦見遺遂歸

四年甲申府君二十七歲

閏七月世父景甯君生

諱鑑源字肇森初名智源咸豐八年舉人後官浙江景甯

縣知府君次子也 十二月高王父玉佩贈君繼配

陶太夫人卒

五年乙酉府君二十八歲

六年丙戌府君二十九歲

入都會試薦卷罷歸

七年丁亥府君三十歲

就館安化應知縣王公杏園聘也

八年戊子府君三十一歲

三十初度馬先生作序見贈勛以進取

九年己丑府君三十二歲

會試薦卷仍罷歸

新化鄧先生顯鶴

字子立學者稱湘皋先生

與府君後先以鄉舉出咸甯許先生門至是來爲吾

縣訓導相見甚歡其兄耘渠先生顯鵬同居學署賓

從子姪多賢儁能文章府君與馬先生暨劉君基定

時相過從氣誼甚篤而其時環縣城居者如李君隆

萼隆蔚兄弟

隆萼字劭青道光十五年以拔貢舉順天鄉試隆蔚字劭棠二十三年舉人

湯君昌壽潘君世珩

字方泉縣學生嘗與冰如君曹監脩學署見南村草堂詩集

君英浩養吾范君本梓

字虛堂均道光十五年舉人 廖君宗元

城道光二十年進士 類皆醇謹敦篤多為馬先生弟子故縣

中友朋文字之樂號稱極盛其後府君久旅京師不

恆聚處馬先生亦出為校官諸老輩多散去府君或

聞歲一歸荒江老屋獨居寡歡然每見鄧先生必出

所學以相質證而鄧先生亦動容加禮歡集彌月若

惟恐其速去焉

十年庚寅府君三壽三歲

三月徽州君生

諱錦源字掬海初名淪源
縣學生後官徽州府知府

是為府君

三子英杰父也

湖北學政賀公熙齡聘府君襄校

試卷以正月泛舟長沙胡君煇儂琦羅君白亭賀公

猶子笠雲同行旬日守風螺山舟中薪盡析舊槳供

爨因相與聯牀賦詩為樂

螺山守風聯句用東坡臘
日遊孤山訪惠勤韻東

望江南南望湖月光出入雲有無霖生巨浪劈空作

山立大風吹水如人呼笠雲辭家旬日別妻孥煇儂

羊求李郭情自娛白亭龍口一泊竟三日估舟無數

相縈紆霖生垂楊江岸多田廬笠雲陸處水處都不

孤煇儂月色窺人入畫舫波聲嚙柁翻枯蒲船頭鼾

睡操舟夫霖生臥起晨炊已日晡笠雲安得化工擲

大筆改作萬里乘風圖煇儂布帆高挂五丈餘白亭

我身稱稱神遠遠霖生追逼風勢如追逼笠雲此景

年譜

八

可歌亦可
摹煇儀
二月戊辰抵武昌將發安陸賀公出其寒

香館詩文乞府君點勘作詩畱謝

十二年前把臂論別來泥爪竟無痕

瀉山月落雲千里鄂渚春寒酒一尊脫手詩篇花共發照人眉宇玉同温相期不盡纏綿意定有箴規古

敦府君亦出詩文請益輶車所至與陳君堯農本欽

何君曉峰暨胡君羅君旦夕評閱心神交瘁每遇山

川佳勝輒相率躋攀留連詠歌脩然物外嘗一日與

諸君同遊峴山徘徊羊杜祠下藉草攜壺欵欵憑弔

以寄其曠遠之思已而徧覽習池張園

園爲張文貞東之祠堂

諸故蹟酣嬉淋漓樂而忘返蓋賀公勤於治事雅不

欲以供張重煩有司故每試一郡畢輒卽日戒涂至

襄陽獨留憇於隆中府君因得與諸君遨遊峴首徧

祥竟日以謂孟浩然而後罕此蕭閒之趣也

見胡君煇儂遊

峴山 十二月賀公以母艱歸府君送至銅官渚迺別

記歸家作述懷詩有雙眸識字羸深患萬事驚人逼壯年之句按府君領鄉薦後連不得舉進士十年之中衣食奔走曾不獲一日甯處其閱歷深矣宜俯仰身世而歛慮欲絕也

十一年辛卯府君三十四歲

三月知縣方公炳文履任議舉報節孝婦女鄧先生

顯鶴遺書屬府君甄采表章幽懿不遺餘力旋以譔

著文字乞鄧先生點定以詩先之

感恩知己今何在西望蒼茫哭老成

與湘皋同出許先生門幾輩零星餘弟子千秋薪火付先生醉登壇坫中原小老賸文章海內行並世況

年譜

兼桑梓託那禁低首向宣城先生次韻畚詩云同是
醉翁門下士蹉跎老大百無成傳經喜見高足弟覓
句慙逢太瘦生舊社寥寥秋兩散新詩朗朗玉山行
孤軍正怯偏師擣愁對當前七字城按府君生平於
詩文致力甚深既卒遠鄧先生輯刊沅湘耆舊集走
書宣恩君求府君遺詩云辛卯歲尊公嘗以詩一冊
見示經僕點勘歸還辛卯以後所作必多所詣必益
進惜僕未之見而宣恩君譔府君行狀則云君易簣
時畫以詩文付黎丈吉雲陳丈源充久未見還今家
無副本同治中先大夫刻之徽州者率皆宣恩君掇
拾於殘蝕之餘卽當日經先生點
定之冊亦並散失矣至可惜也 府君既久困名

場自武昌歸與湯君昌壽讀書山中遂不欲北上鄧

生贈府君詩闡霖生讀書山中其地甚幽僻將往訪
之卽次見贈原韻 漂麥空嘲服子慎逐塵眞笑鄭
康成空山古寺知誰到白日青天作麼生獨起看雲
排闥入偶然步月繞谿行瑯環亦是人間境甚欲相
從擁 是時海內承平士大夫靡然尙文藻貴科第非
百城

進士無所成名張太夫人日以進取相勸勉陰令冰
如季南兩君與人私爲質劑以壯其行府君意興銷
沮雅不欲往會陳公本欽勞公崇光走書敦促遂以

十一月計偕入都留樊城度歲

府君壬辰家書云遲之又久始抵樊城沙

洋以下滿日瘡痍飢寒所驅流爲盜賊每扁舟夜泊
與堯農辛陔忍寒圍坐以待天明又曰近聞江華猺
人竊有騷動第曰猺人或無能爲所慮者兩廣會匪
與江湖流民乘機嘯集以助其勢耳當此之時我輩
得長爲太平之民保守舊田廬使合家免於凍餒亦
幸矣按道光中葉領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姦宄
亡命亂機牙孽隱伏潛滋而當事者幸甌不自我發
相與粉飾彌縫以蘄苟免無事蓋是時吏治刻敝久
矣府君獨於蕭條羈旅之中燭照數計引爲深憂諾
誠家人自甘落窶不二十年洪楊之難果發於金田
踰領犯長沙東南糜爛海內無甯宇卽吾家舊廬亦
幾不自保甌亂之成猶幸君不及觀噫府君殆有先

年譜

上

見之
明哉

十二年壬辰府君三十五歲

正月辛亥由樊城賃車行行二千里皆積雪滿地彌望無際府君與陳公勞公晝則扃臥車中執卷吟誦夜宿孤館寒氣凜冽手足皸瘃猶帷鐙作書不肯少輟或中宵戒行朔風凜帷霜月晶皎輒相與擁裘圍坐忍寒待旦俄而朝暉融融凍解雪消則車輪濡淖中往往而陷備極危苦二月戊寅朔始抵京師府君生平十上公車此次風雪首途計行八十餘日其劬瘁蓋未有或過者矣

左公宗植祭陳堯農同年文云
歲在蒼龍余遊漢皋君來訪余

從梅與勞元注謂霖生庶常辛陔中丞四人聯牀絮語中宵按是年會試四書首題君使臣以禮闈中主司多忌諱不取抉發反面府君文獨以此見擯陳勞二公成進士府君仍留京師其同訪景喬舍人當是入京過襄陽時事舍人客襄陽久具見慎盦詩文集中而此云漢皋者或以襄陽在漢南可通稱與

會試落第府君仍留京師 七月冰如君臥病彌月

屢瀕危殆斐泉季南兩君復各殤一子府君得書驚

愕累日

十三年癸巳府君三十六歲

會試薦卷仍黜鄧先生顯鶴寓書勸以遠大之業送別

遂已三載思仰何言春闈榜放知賢者又復坦率區區一第原不足介意而局外人聞之翻覺惘惘則以科第不足重人而人自足以重科第故不能不重有望於賢者也卽擬馳書慰問又聞琴從邁旋是以不

年譜

二

果比從令兄問訊知仍留都過夏閣下好學深思通才卓識非時流所有人海中四方瓌奇抱道之士往往錯處請師結友既易爲力而又市肆多古籍借讀就抄皆足以震發神志增長識見資之深則出之不匱培之厚則發之愈光勲業文章皆基於此尤望博覽之餘俯就繩尺巍科顯秩終不爲賢者靳也

縣人童公翬雲達與府君三上公車是年成進士以知縣發貴州府君餞之蘆溝橋惘惘而別 九月考

取國子監學正

欽派尙書湯公金釗及侍郎文慶公潘公錫恩爲閱卷大臣前此未嘗有也時李君隆萼亦以甯遠教諭城守功改除典籍來京同居 是時府君旅京久擅文譽鄉人集都下者爭願識君其所與交遊類皆一時

名宿如益陽胡公達源湯公鵬海秋周公揚之華甫

長沙陳公本欽彭公舒萼棣樓鄭公敦謹小珊善化

陳公岱霖

改字慶覃

湘潭黎公吉雲

字樾喬初名光曙

武陵劉公

夢蘭道州何公紹基子貞與府君道義相洽往還尤

密而湘陰左公宗植宗棠

仲基季高

初至京師一見即來

訂交府君推誠相與商推文字互收切劘之益

左文襄已

卯與鄭小珊書別四十載不得一見回憶金臺聚首故交如樾喬華甫霖生潤芝與先生及不肖數人跌宕風流未堪覆按按文襄是年初至京師禮闈落第作燕臺襟感入章府君讀其詩才氣橫溢遂與爲忘年交遊處極歡越四十年當光緒丙子之歲公督師定回疆駐節肅州先大夫徽州君往謁之留司章奏每置酒輒語居京瑣事臧否人物襟以詼嘲而於府君敬禮獨至謂其清嚴之氣甚逼人也踰年徽州君

年譜

三

遺高太夫人喪公自製輓辭云夫子與論交四十年
契闊死生黃髮定知談雅誼郎君作從事六千里關
山戎馬白雲何處弔遺
徽感舊之情溢於豪楮

十四年甲午府君三十七歲

正月就館張公延閣家

字麓門長沙人時官內閣協辦侍讀

公子子措

文辭雋美府君甚譽之胡公達源亦命其子文忠公

林翼來受學 九月李君隆萼移寓將軍教場三條

胡同府君與縣人汪君棻

字薊林道光五年舉人

同居長郡會

館 府君之留京師也羈旅阨窮祿入不足贍朝夕

恆藉授徒自給既飽更憂患重念南方水滂連年而

吾鄉風俗日趨侈靡每遇縣人賽神酒食歌舞累月

經時糜費金錢不知紀極怒然憂之是時冰如君主
家政賓客過從用度寢廣府君慮之寄書斐泉季南
兩君兢兢以保守恆產力崇節儉爲誠

十五年乙未府君三十八歲

馬先生謁選吏部留居李君隆萼宅中府君朝夕趨

侍受教維謹

府君會試薦卷出黃公爵滋房

字樹齋江

西宜黃人官至刑部左侍郎

取中閱旬日矣終以額溢見遺六月

遂浩然南歸入門驚悉季南君以二月棄世悲悼不
已旣痛孀雛孤露又慮高堂憂戚入侍則歡顏寬譬
夜則枕席閒常漬淚痕時男婦數十人生計日絀冰

如君漸老倦於持家欲令子弟各自爲計府君意未

能決繼迺允之亟請以從父小冰君

諱錫源冰如君次子

爲傑

材君後曰此青雲君遺意也

七月劉君基定來家

與府君作詩話舊留信宿迺去

十二月府君定計

入都姜君于岡鳴韶兄弟

于岡字梧村道光十一年舉人鳴韶字虞卿是年舉

于鄉暨伍君岳

字衡厓與鳴韶同舉

三孝廉均以歲莫來會

十六年丙申府君三十九歲

正月丙戌啟行甲午五房析產每房各授田租三十

石高太夫人雞鳴盥漱躬自操作凡饅爨縫紉澣濯

醯醢之屬皆日有程課不踰尺寸入夜率字張氏姑

篝鐙鍵戶縹紗盈筐然後就寢明日復如之宣恩君
兄弟或歸自外塾輒令執卷環讀書聲與機聲宵深
和奮以爲常日量米二升時或襍以薯芋家人晚食
不具至私望喁喁宣恩君迺月作課文領橫舍膏火
錢以供甘旨馬先生屢致饗餼太夫人輒辭不受曰
吾家世受先生教誨之恩方惶愧未報又敢勞餽問
平府君聞之益喜益自淬厲於學而以書誡家尤嚴
脩脯所入必節省寄家勻償公債分及弟姪遇鄉人
疾病死亡者亦稍依給終不以之自私焉 冰如君
請宇文先生藻

字雪樵
縣學生

訓課於家景甯徽州兩君皆

從受學芝仙宣恩兩君則師事馬先生於湯氏別業
會試被薦仍不第就館陳公岱霖家日與黎公吉
雲何公紹基舅仲唱酬甚歡 聞湯君昌壽卒於家
設位哭之 六月補授正義堂學正丙寅引

見以辛未日涖署時詔諸生於庭勸以根柢之學

十七年丁酉府君四十歲

仍館下斜街陳宅公子彬綬鄉試畢就昏江南府君
移居陳公本欽宅中 二月芝仙君以府試第一名
入學府君喜甚且誡之曰持身處世學者尤有切實
工夫竊謂忠厚以存心和平以養氣沈靜以載道節

儉以惜福能是四者則庶幾爲眞讀書人矣 是歲
值順天鄉試府君以考到錄科日常到署寒峻執贄
來謁者卻之 九月宣恩君嫡配楊夫人來歸夫人
府君同年生文勳女幼失怙恃育於瑤里張氏太夫
人見新婦賢甚喜督治內政一如所以教女者府君
寄諭宣恩君謂成童授室宜力戒因循脫非讀書自
立則貧賤必懾於饑寒富貴又流於佚樂叮嚀反覆
至數百千言 馬先生選授新甯教諭府君以道遠
宣恩君勢難從遊令改從鄧先生顯鶴讀書已而先
生出遊江南遂從耘渠先生問學 十月府君就館

熊公子謙宅

十八年戊戌府君四十一歲

仍館熊宅 三月壬午姑適長沙張氏

姑夫名如煥字星垣為嶽

屏君晉賢次子嶽屏君嘉慶二十三年副貢後官慈利縣教諭

先是府君以昏嫁迭

起與高太夫人約嫁女祇用百金至是公私拮据太

夫人籌措良苦親迎之夕猶躬自執爨治厨饌以款

賓客及至壻門遽昏絕良久迺甦其心力交瘁如此

是日玉潭書院課士綵輿將發宣恩君猶據案作文

納卷然後往送府君聞之亦感歎且戒其節勞勩焉

是科會試

欽派大學士穆彰阿公暨尚書朱公士彥侍郎吳公文

鎔廖公鴻荃為總裁

欽命四書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

壑得聲字

府君卷為同考官張公芾

字小浦陝西涇陽人官至左副都御史

所薦以卷已逾額撥高公樹勳房

字南渠陝西城固人

中式第

一百四十五名進士

朝考入選閏四月甲戌引

見改翰林院庶吉士於是府君入禮闈十一次矣廖公

鴻荃尤激賞府君五經文遂獲雋是年湖南貢士五

人府君與湘鄉曾公國藩茶陵陳公源兗同入詞館

湘潭李公湘甲以知縣即用湘鄉成公毅歸班後選

爲岳州府學教授 新化鄧君瑤伯昭暨弟琮小皋
均以拔貢至京府君接待優洽 六月辛未冰如君
卒 七月宣恩君以府試第一名隸學籍 大學士
湯公金釗奉

命教習庶吉士府君大課兩次皆列首選文譽翕然
八月乙酉府君請假出都取道徐州同年生湘鄉易
公卓梅春谷官宿遷知縣府君往訪之乞評閱試卷
遂留旬月旋謁總督陶公澍於江甯十一月己酉復
至蘇州巡撫江夏陳公鑾留校紫陽正誼兩書院課
藝與知府黃公冕久處談讌極歡

十九年己亥府君四十二歲

正月辛酉抵家冰如君之卒也張太夫人以府君初得館選秘不令聞之是日薄莫入里門瞥見堂張素帷驚悸無措府君故短視亟抱栗主循覽一痛隕絕伏地歐血不能起張太夫人寬譬之迺爲進餽粥焉府君至性過人事冰如君自幼至老愛敬一致三載來歸遽失家督且兩次京邸言旋俱邁手足之變抑鬱慘沮尤難爲懷已而芝仙君以逋負爲言府君泣然流涕曰吾兄頻年困於家計其不盡以見告者殆恐紛吾念慮耳今吾兄逝矣顧以此累汝豈吾心哉

則盡出橐金以償不足始集諸弟姪議棄廖家衝田

畝以清風適

五房初有田租二百八十石至是祇存二百二十石猶不足遂徧

召債戶期以六年而以已所應入之田租悉畀之高
太夫人聞而大驚方食椀墜地府君不顧也府君既
孑然孤立益困鬱不自得無意北行遂挈家徙居長
沙格塘族人雲田翁家馬先生自新甯寓書勸府君
赴京供職迺以十一月戊戌攜景甯君入都丙午舟
過巴陵教授成君毅來造訪李君隆萼時爲華容校
官亦來會府君攜景甯君遊岳陽樓成君李君爲置
酒呂仙亭盡歡而別十二月甲子自漢口換車行十

八日至開封戊子復賃車前進辛卯抵山東濮州之

董家口遂留度歲

馬先生庚子與府君書云去年弟之家事有傳信至新甯者謂弟作

人行事翩然大反平日之所為兄則決不之信謂弟

一腔心事委曲難明苦不得兄與劭青其人相對而

涕泣道之耳因寄語舍弟謂識霖生已三十年使一

旦得志頓非復往日之霖生兄自此不復觀人矣舍

弟復書言劭青歸里弟屬其代為部署一一皆如兄

所料自是前之譁然告者始帖然以服並亦服兄知

人若是之悉也按府君是歲讓產償逋子然孤立至

挈家遠徙無一瓦一壘以庇其私其所處為獨難其

嬰病亦自此始蓋當日家庭多故府君誠有不忍顯

言者流俗不察妄生訾議馬先生獨於千里之外寤

寐相通鑒其幽隱屏絕浮言馳書慰問嗟夫府君之

悌友忍讓固非後世子孫所能幾及即當年師若弟

之至誠許與又豈是年宣恩君科考列一等旋應

今日所易觀者哉

鄉試八月府君至長沙送賀御史熙齡還朝作城

南餞別圖詩 宣恩君嫡子文杰以十二月丁丑生

於是府君抱孫矣得書甚喜

二十年庚子府君四十三歲

元日壬辰起行壬寅至京師寓長郡會館旋移居繩

匠胡同圓通觀與同年生曾公國藩陳公源充聯課

為詩賦 四月移寓淀園丁丑散館

欽命題正大光明殿賦以執

兩用中懷永圖為韻詩
題賦得人情以為田引

見改授主事籤分禮部儀制司有以改官為府君嗟惜

者府君應之曰年逾四十手眼難於作楷心血難於

教書今以部屬位置此天所以愛我也禮曹清暇吾

方壹意讀書耳迺臥處蕭寺中日督景甯君刻厲於

學 李君隆萼會試入都府君留居寓廬感念身世

苦語窮日夜既報罷仍出為華容校官府君與黎公

吉雲胡公林翼陳公源充曾公國藩同送至彰義門

依依不忍別 見曾文正送李劭青之官貴州序 九月張太夫人就

養山塘新宅 聞婿張君如煥病劇時用憂慮 縣

人趙君璘 字震青道光十七年舉人 李君泳鏞 字花丞咸豐元年順天鄉試舉人

留京時從問學

二十一年辛丑府君四十四歲

宣恩君偕徽州君讀書城南書院徽州君方十歲太

年譜

乙

夫人忍涕送之時賀公熙齡仍主講席府君謂書院
敝習院長尊而不親朋友多而益襍不若專擇一師

親炙其門爲有益令宣恩君從湘陰張先生學尹遊

字子任學者
稱師白先生

未幾以病歸

五月戊寅府君卒於圓

通觀先是君體素羸自持冰如君喪重以門庭多故
憂憤無已旣徙居山塘或中夜被酒輒嗚咽流涕家
人從旁慰解之入京卽病肺嗽猶每日入署供職景
甯君請稍休沐不許至是咯血愈劇肌膚銳減曾公
國藩陳公源堯黎公吉雲鄭公敦謹日來問視復乞
六安吳公廷棟竹如爲之診治辛未疾革府君自知

不起迺命畫工圖像以身後託之曾公黎公陳公是
日日辰加子遂卒平時與府君往還者皆騰書相告
莫不傷痛曾公陳公經紀其喪委曲周至七月丁卯
景甯君扶柩自潞河南旋曾公黎公鄭公同泛闡送
至通州揮淚而返高太夫人聞赴晝夜號泣既而諭
宣恩徽州兩君曰猶有先人敝廬在奚爲久居此乎
會雲田翁亦以爲言迺以九月奉張太夫人仍返莓
田而姑夫張君又適病歿無子吾姑煢煢飲泣太夫
人愈益悲痛不可爲懷矣十二月丁亥府君喪至自

京師

曾文正復李君隆萼書七月二十八日伏奉手
書方津津道霖生主人不知霖生是時已坦逝

兩閱月矣燕婉之羣先弱一个撫今追昔可勝潛然
霖生生平內行馳摯責己周與人信見義必爲臨財
毋苟人以才士目之國藩以爲躬行君子也而窮年
作客飢羸不息天旣使之困於禮闈十餘役不爲不
極矣而又喪其諸昆折其羽翼而又邁門庭之多故
而又引之以蓬萊之幻境而復奪之而故予以著述
之才使之不得大昌其詩文遽齎恨以歿天之所以
處吾霖生者果何意也哉自其死後京師士大夫知
霖生者莫不咨嗟涕洟哀其志而欽其爲人服其學
雖素未謀面者皆藉藉頌霖生君子人也夫士窮而
節義見蓋棺而公論定霖生之不遇於時不永於年
天理吾不得而知若人心之公則固赫然可恃也黎
樾喬陳岱雲鄭小珊何子貞劉覺香鄒雲階並霖生
至交身後事宜料理維謹羅蘇溪廉訪亦賻贈百金
可謂不死其友者矣若國藩者不足以知霖生日隨
諸君子問醫藥視含斂閔孤弱之無依傷歡聚之不
再中夜以思怒焉如擣數月以來未嘗一日忘諸心
也吾兄與霖生夙角論交誼若昆弟遽聞此耗何以
爲情知切惡懷不覺長言賤軀告存幸勿垂念按府
君卒後文正經紀其喪悲悼累月具載公辛丑日記

中李君時爲華容學官未聞君喪故公與書沈痛若
此後李君得赴爲位以哭如喪親戚旋錄此書寄示
宣恩君橐藏於家有年矣今檢文正本集不載此札
復從李君子孫求公當日手書亦渺不可得故亟錄
於此以見文正之摯情古誼爲不易及而吾先人美
志不遂齎恨穹泉其見重於當世鉅人長德亦非偶
也然

先王父旣捐館舍七十年不肖孫英杰謹蒐集遺書編
次成帙召工鋟之復綜其生平行事輯爲年譜旣卒業
迺敬書於後曰府君少孤力學伯祖冰如君令從秋耘
馬先生遊得聞躬行實踐之道涵濡浸漬服膺終身吾
家自高曾王父時薄有田產冰如君年長督持家政府
君事之愛敬有加以故自成童至弱冠領鄉薦不問家

事有無一惟冰如君是依道光時承平日久海內殷實而吏道媮敝姦宄無藉者率蘖芽其閒亂機潛伏卽吾鄉藪爾邑民俗亦日趨侈靡府君獨憂之以謂州縣吏誠不可就宜崇儉約保恆產以求自立旣屢困公車生計日絀迺旅食京師藉授徒以資事畜日淬厲其躬雖飢驅奔走顛沛流離而無所於悔而惟惓惓於家庭骨肉之間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其於立身行己刻苦自勵之旨家書中尤三致意焉最後一官學正通籍於朝而冰如君暨叔祖季南君先已殂謝君歸而家道益窘遂百方計畫讓產償逋至不惜舉家他徙以求此心之

無愧疚而君病亦自此深矣府君自奉儉嗇而與人無少愴及改官日督景甯君讀書蕭寺齋厨荒寂衣履敝垢益務嗇日用以清逋負既抑鬱侘傺以歿重賴友朋之力得歸其喪馬先生自新甯作詩哭之尤哀府君卒後而外侮益沓至吾世父宣恩君兄弟茹檠飴荼綢繆牖戶賴以保茲遺業至吾王母之彌成府君之德隱愍自飭以垂爲家教者尤爲可思矣府君學行詳見湘潭王先生閩運所譔家傳英杰旣譜其略復揭其一生所遇以明府君志事之艱小宛之詩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吾兄弟暨後世子孫尙其交勉於旦明寤寐以求無

忝之義而敬聽君之遺訓哉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不
肖孫英杰謹跋

王靖毅公年譜卷上

公諱懿德字紹亭號春巖又號雨坡由祥符縣
學附生中式道光辛巳

恩科舉人癸未科進士初任禮部祠祭司主事轉儀
制司員外郎郎中授湖北襄陽府知府歷官山
東兗沂曹濟兵備道鹽運使司鹽運使按察使
司按察使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福建巡撫閩

浙總督

誥授光祿大夫

賜諡靖毅

諭賜葬祭

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八月初六日寅時公生
於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公世居祥符縣城隍廟街曾王父諱賓曾王母
氏祁乾隆壬申科解元淮安衛守備諱永錫公
女王父諱維屏太學生王母氏馮金華營都司

諱桂華公孫女繼王母氏申父諱應世郡武生
輯有寶鑑篇行世母氏毛乾隆乙酉科舉人候
選知縣諱廷舉公女曾祖考三代皆以公貴

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

累贈一品夫人

四年己未公二歲

五年庚申公三歲

六年辛酉公四歲

七年壬戌公五歲

八年癸亥公六歲

太夫人始教公識字

公性嚴重不苟言笑太夫人疑其魯及教之識
字一日記五十餘言

九年甲子公七歲

太夫人授公讀

太夫人授以孝經卽能成誦稍爲講解卽能領

會喜曰此子外厚而內慧大器也

十年乙丑公八歲

十一年丙寅公九歲

十二年丁卯公十歲

出就外傅

歷受業於同邑增生阮諱逢灝庠生井諱元亮
張諱寬郡廩生阮諱佩文癸酉科舉人癸未科
同年進士江蘇宿遷縣知縣李諱萬倉

十三年戊辰公十一歲

胞妹生

適同邑撫標外委孟諱熊兆公室

十四年己巳公十二歲

錄張茂先勵志詩置座右時朗誦焉塾師大異之

十五年庚午公十三歲

胞弟蓮舫公生

公弟諱寶德

十六年辛未公十四歲

十七年壬申公十五歲

十八年癸酉公十六歲

十九年甲戌公十七歲

二十年乙亥公十八歲

夫人耿氏來歸

公配耿夫人同邑庠生諱謙光公女子歸時年

十有七

入邑庠

讀書於城隍廟

家貧以筆耕糊口讀書於城隍廟旁之靈應宮
從學者二十餘人口講指畫日無暇晷黎明起
於諸生未來之先爲詩文各一首夜課畢於諸
生既去之後讀經史古文時藝夜分不輟膏火
不足爇香代之

二十一年丙子公十九歲

秋八月鄉試未獲雋

二十二年丁丑公二十歲

二十三年戊寅公二十一歲

受業於周備堂先生

先生諱百順山左甯陽人以丁丑進士出宰河
南名冠一時見公特加賞識歎爲奇材

二十四年己卯公二十二歲

秋八月長子文恕生

鄉試未獲雋

二十五年庚辰公二十三歲

道光元年辛巳公二十四歲

秋八月應本省

恩科鄉試中式第八十七名舉人

是科正考官江南道監察御史錢塘陳公鴻副

考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歷城尹公濟源房考

涪川縣知縣曹公

二年壬午公二十五歲

春赴禮闈

四月下第歸

三年癸未公二十六歲

春赴禮闈

三月會試中式第二百二十二名貢士

是科大總裁大學士欵縣曹公振鏞禮部尙書

山陽王公廷珍吏部左侍郎高郵王公引之戶部左侍郎穆公彰阿房考工部郎中武進吳公孝銘

夏四月

殿試三甲第七十七名

賜同進士出身以主事用籤分禮部

公到部後恪職奉公於所司章奏條例析及疑似吏不能欺暇則靜坐治經史博覽名臣奏議

貫穿會通期適於用嘗言致君澤民之道盡於忠恕兩言須時時體察如射之有的縱不能皆中然省括於度其失亦鮮否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公家世素寒既貴仍儉約自奉樽節俸餘周給族親之貧乏者各有差終身無閒

四年甲申公二十七歲

五年乙酉公二十八歲

六年丙戌公二十九歲

卷一
七年丁亥公三十歲

八年戊子公三十一歲

九年己丑公三十二歲

十年庚寅公三十三歲

十一年辛卯公三十四歲

十二年壬辰公三十五歲

十三年癸巳公三十六歲

充科場條例館纂修官

長女生

十四年甲午公三十七歲

十五年乙未公三十八歲

十六年丙申公三十九歲

補授祠祭司主事

升儀制司員外郎

十七年丁酉公四十歲

轉補儀制司郎中

充則例館纂修官

十八年戊戌公四十一歲

充會試正提調官

爲長子文恕授室盧氏

安徽潁州人兵馬司正指揮三典公女

十九年己亥公四十二歲

春三月郎中俸滿引

見以繁缺知府用交軍機處記名

召見

夏五月補授湖北襄陽府知府

召見

公在京職十七年澹泊無所好卽字畫古玩雅
不絜較優劣真論曰偶一寓目固足滌俗氛怡
心志若專務在此害有益多矣又曰士於通籍
後公餘當時常體貼經訓多讀有益書期有實
用勿若經生家言僅作紙上空談也至是奉

旨補授湖北襄陽府知府

秋九月抵任

九月初四日接篆謂屬吏曰襄陽一州六縣素稱殷富地實繁衝諸君久蒞茲邦夙諳人情風土願匡我不逮又曰知府責任專城親民與州縣等今日之政宜寬猛相濟寬非縱弛猛戒嚴苛吾輩縱不忍猛如虎能保胥吏之不貪若狼耶除衙蠹以安善良勉撫字以爲催科竊願與

諸君共勉之郡民來訟於庭者立予訊釋其案情無關重大者反覆譬喻使自己或兄弟媼姪相構爭尤能動以天性往往感悟泣謝去

胞兄茂卿公卒

公兄諱懋德爲人忠厚和平鄉里稱爲長者至是卒遺姪尙幼公撫養如己出

冬十月丁毛太夫人憂

太夫人素康健公屢以堂上春秋高欲乞養而

贈公太夫人皆不許及到襄後部署稍就緒刻
日迎養乃太夫人遽於十月初五日無疾而逝
公聞訃哀毀骨立痛幾絕奔喪回籍事贈公自
執役不令僮僕親

二十年庚子公四十三歲

家居讀禮

秋七月丁贈公憂

贈公素稱夔鑠夏日偶患水瀉漸增劇公親侍

湯藥衣不解帶月餘未嘗少懈是月二十三日
棄養公於哀痛迫切之中檢點衣衾棺槨在在
周詳人咸稱其能慎終焉

葬贈公暨太夫人合壙於祖塋之次

祖塋在城東朱家屯

二十一年辛丑公四十四歲

家居讀禮

增訂贈公所集寶鑑篇

既成序略云先君子刻寶鑑篇一書集前人之
行事爲後來之勸懲其所以與人爲善之意至
深遠矣懿德辛丑鄉居無事置此書案頭朝夕
展閱始爽然數十年來居心行事竟無一善可
紀而過惡叢集不可對人之處過多若非此書
深爲提命則善念日消惡行日熾無論果報不
遠而獲罪於先君子實甚也悚懼之餘深思改
悔因益取古人教戒之語並事之有關於勸懲

者類輯增補於中雖擇之未精而言各有當惟願善者愈堅其志惡者勿怙於終庶先君子與人爲善之意藉以稍廣云

夏六月河決祥符漳灣公帥居民防護省垣拯救難民

六月十六日河決漳灣圍省城嚙西北城垣公帥居民會同地方官極力保護城得無恙水復自東南隅水竇入公又極力堵禦越日始塞是

時災民在巨浸中或集屋顛或棲樹杪哀號之聲慘不忍聞公趕緊倡捐集資兼請大憲籌款雇船隻載餼糧委任妥實紳董分別拯救賑濟之復擇地設厰安集之親查戶給牌票領錢米不冒不濫活人無算是役也搶護城垣拯賑災黎二事公一身任之目不交睫者累月誠以公素負鄉鄰望得公一言皆踴躍爭先大憲知其然悉委之公搶護省垣始六月迄十二月賑務

則始辛丑六月迄壬寅五月

冬十二月上遷徙會垣不便條陳

會垣被水圍浸六越月櫓樓雉堞大半摧殘河
帥文公冲有遷徙會垣之請道路喧傳人心惶
惑公偕在籍紳士赴

欽差王公鼎呈遞條陳六條言遷徙不便其略云地
近燕冀上拱京師勢控江淮久資保障是以代
遭水患前人不致輕易議遷實有見乎其大不

便一遷移外府勢須廣拓城基添建公所汴省
改爲外郡形勢扼要不能棄之不顧兩處興修
爲費更鉅不便二地當衝要向設重兵一經遷
移必減兵額設有乘虛竊發不足以資捍禦不
便三建都置省已歷千餘年民心固結安土重
遷災殄之餘不堪更加紛擾不便四文武闡場
遷徙處所大率限於其地若留舊城臨時調派
諸費周章不便五繕治修復惟賴捐輸遷議一

行人心惶惑難期踴躍不便六云云嗣以入
告議遂寢

命下之日士民翕然至今論者僉以爲數萬家得安
生業皆公之賜云

二十二年壬寅公四十五歲

冬十月服闋

河南巡撫奏請留公襄辦黃河善後各工

中丞牛公鑑升任江督方伯鄂公順安接撫篆

素知公實心任事有濟時才且采諸輿論尤爲鄉望所歸特疏留辦河工善後一切事宜

修會垣

會垣本多殘缺加以黃水圍浸六越月愈形傾圮泥沙淤墊樓堞崩摧城垣高僅數尺鄂中丞謀諸公公力肩重修之任時東南夷務方殷帑項支絀興茲大役勢難仰給官錢公乃不辭勞瘁往來開封府屬勸各大族倡捐數十萬金並

遴派廉幹紳士呈請上憲札委會同委員分赴
各郡邑剴切勸諭不數月間集資二百餘萬得
濟要需誠以公素孚眾望故人人樂從自來豫
省捐輸未有如此次之速且鉅者勸捐既有成
數上憲設立公局以公總理其事公悉心籌畫
創立章程分段布置於力求撙節之中仍期工
堅料實舊城周而四千二百餘丈高二丈四尺
因其舊制而增高加厚煥然改觀爾時第謂可

防水患泊咸豐三年粵匪攻撲之後捨逆往來
滋擾一歲數至省城克保無虞益歎公遠慮捍
衛利賴無窮云

築護城隄

護城隄周圍四十餘里高二丈有奇黃水過後
僅餘基址幾若田塍公倡議築之復其舊

二十三年癸卯公四十六歲

黃河善後各工告竣奉

旨以道員用交軍機處記名

夏六月河決中牟公捐修橋梁道路以工代賑
措錢米以濟老弱婦女

長孫守愚生

辭獎勵

先是漳灣合龍中丞鄂公順安擇紳士中尤出力者專摺保薦公曰保衛桑梓分也危城垂陷而獲存皆各憲實心實政及紳民羣策羣力所

致吾何功之有極力辭不獲已至是復以公賑濟災民欲疏請獎勵公聞之復力辭乃已

捐資爲各鄉浚井

時黃河復故道被水地方井俱堙塞民汲維艱公捐資六百緡浚之各鄉乃無虞水缺

二十四年甲辰公四十七歲

春正月補授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

入都謝

恩

召見

初公修會垣時與郡伯鄒公鳴鶴同事意見多齟齬公執之堅鄒不能奪至是

召見公特薦鄒識者謂有大臣風度

夏四月抵任

初七日抵任勸農桑興學校每巡視河防所至訪問武弁呼老兵賜以酒食令盡言無隱故隄

王靖毅公年譜

卷一

七

卷一
壩之要害州縣之當衝溜勢之緩急地勢之高下土性之鬆勁工料之虛實利弊無不洞悉

二十五年乙巳公四十八歲

捐廉修文廟葺試院

防護河工奉

旨交部議敘

公在工面陳機宜於河帥河帥倚重之又謂河工宜節浮費萬不可惜小費始欲惜小費後將

有費鉅不可補救者矣

二十六年丙午公四十九歲

捐資濟豫省饑民

公聞豫省荒旱捐資萬緡以賑之

設醫藥局

是年豫省災疫流行患病者眾小民醫藥維艱
公函致里友延名醫儲藥料設局於省城賢大
夫祠施送醫藥鄉人便之

建節烈祠

公生平最重節烈遇節烈事樂爲褒揚之至是捐資函屬里友於汴中賢大夫祠隙地建節烈祠三楹凡通省各邑節婦烈女皆祀焉並訪得節婦有年限未合請旌之例及阨窮老病無嗣者百餘人各給錢文助其養贍

秋七月孫守堃生

二十七年丁未公五十歲

秋汛搶護曹單二三堡

曹單下汛地勢灣曲秋汛時大溜卒注二三堡
之間衝擊震刷勢兼風雨下埽幫隄急難搶護
公令拋磚石並默祝河神保護此一方百姓溜
勢漸退復築挑水壩數道黃河始順軌

捐廉運米賑淮徐海州饑民

是年江南大水爲災流民句串曹匪裹脅數千
人爲亂公親督弁兵勦之並張曉諭散其脅從

一鼓而擒數百人殲厥渠魁餘黨震散旣而歎
曰少一饑民卽少一盜賊饑民流離易於煽惑
迨其嘯聚而殲之是罔民也仁人豈爲是哉乃
捐廉購米運淮徐海州等處賑濟之賊亦潛消
捐本籍賑銀三千兩奉

旨交部議敘

倡捐賑撫豫省饑民

是年豫省荒旱特甚仰蒙

皇上賑撫兼施各上憲倡率捐廉於省城內外設立
粥廠收養貧民公捐銀五百兩兼函致同鄉紳
商捐錢一萬七千餘緡另立粥廠以補公賑之
不足於隙地編茅一百八十餘間收養無依婦
女四千二百三十餘口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
日起至二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止

冬十月奉

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

上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御史王東槐奏山東地方官捕務廢弛盜賊充斥

諭曰巡撫有統轄全省之責司道等亦職在察吏安民於通省緝捕重務先事不思預防臨時不能妥速籌辦以至延及鄰省所司何事實屬咎有應得王懿德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

上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十二月奉

旨派查鹽務事件

二十八年戊申公五十一歲

夏六月署山東按察使篆務

冬十二月交卸山東按察使篆務

欽差大臣耆 朱 奏留公省垣查辦事件在省接

寬沂曹濟兵備道篆務兼署山東按察使篆務

二十九年己酉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兼署濟東泰武臨道篆務

夏四月交卸濟東泰武臨道篆務

六月交卸山東按察使篆務回覓沂曹濟兵備

道任

秋九月升山東鹽運使

十月抵山東鹽運使任

到任後釐剔弊竇上裕

國課下惠商民司運向有陋規公不受亦不裁悉令

捐充書院膏火善舉經費公嘗曰陋規不可受
尤不可裁廉潔自愛之士誰肯自污囊橐貪者
鮮不因裁而加厲名曰裁之實則益之毋可不
慎

十一月授浙江按察使

十二月交卸鹽運使篆務

改山東按察使

三十年庚戌公五十三歲

春正月抵山東按察使任

抵任後伸冤抑懲奸猾務在安靖地方有上控者隨時親爲提訊實則平反虛則坐誣不少貸數月之間上控之案爲之一清公初抵任謂同僚曰上控案批回本處是使水益深火益熱豈忠恕之道哉或曰案案提訊長刁風而滋拖累獨不慮傷忠恕之道乎公曰不然提而不親訊委員瞻顧同僚調停中立旣不平反亦不反坐

此刁風所由長也若案案認真奸吏不敢草率
定案刁民不敢任意妄控將見政簡刑清無上
控案之可提矣忠恕二字當體認真切如射之
有的省括於度庶幾鮮失否則毫釐千里或曰
大臣而親細事不慮褻瀆威嚴乎公曰按察職
司察吏安民吏之賢愚民之囂樸於上控案件
可以得其大概果能明允吏民誰不嚴憚實足
以彰威嚴安所謂褻瀆乎至是莫不欽服

詔內外臣工舉大任才山東巡撫以公薦

冬十月署山東布政使

授陝西布政使

十一月入都

陛見

召見三次

十二月出都過汴梁捐銀三千兩積穀於省城

司備倉

咸豐元年辛亥公五十四歲

春正月抵陝西布政使任

三月護理陝西巡撫

奏請豁免各屬節年民欠未完田租出借常平
倉糧八萬二千八百餘石

關中比歲不登民間艱苦異常故公初護撫篆
卽有是請

奏請豁免河南開封府被災等處錢糧漕米

初公之赴陝也道經故里祥符中牟經辛丑癸卯河決後被災之區膏腴變爲沙漠居民閒有存者插柳刈蓬鬪草根石炭恃爲生計公目覩心惻至是護陝撫篆疏請豁免開封等處錢糧

漕米

夏五月奉

旨馳往甘肅查辦事件

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薩迎阿奏前任平慶涇道范懋德列款稟揭屬
員牽涉上司不爲訊辦並囑人講和等情請派大
員往查一摺此案前因該員揭參固原州知州李
懷庚審斷不公並虧短驛馬靜甯州知州張若齡
虧短錢糧降旨交琦善提訊何以延至十月之久
尙未結案著陝西布政使王懿德馳驛前往甘肅
提齊全案卷宗秉公訊究據實定擬具奏毋稍偏
徇欽此公於七月初八日抵甘省二十日奏結前

後十三日耳公之明敏大率如此

升福建巡撫

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王懿德著補授福建巡撫俟查辦甘肅案件完竣後卽行前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

冬十月抵福建巡撫任

道經徐州時河決豐沛同邑景君步達爲沛令方籌賑救災公出橐金五百兩助之十月二十

二日抵任於謝

恩摺內附片奏請密飭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撫臣遴
選文武大員在山東之曹沂河南之歸德安徽
之鳳陽江蘇之豐沛蕭碭銅邳地壤互相毘連
處先事豫防以消未萌之患已而果驗

誅花會爲首者

抵任後杜苞苴拒請託公保薦嚴參劾修戰船
緝海盜行團練捕奸邪查保甲實力整頓以滌

因循粉飾之陋時承平日久大吏多以優容爲度每惑於因果陰德之說甚至市恩廢法公嘗曰吾爲按察當殺則殺未嘗姑息吾爲布政當黜則黜未嘗調停只求心安理得彼一味從寬而不求之於理者欲積陰德吾恐其有損於德矣閩省花會向爲姦藪公至首先曉諭令其自新倘有仍前出花會者立斬令下出花會者稍斂迹公乃密令訪察得玩法爲首者數人斬之

花會之風遂息會城士民歡聲雷動積習爲之

一變

頒賞

御製御門聽政述志示在廷諸臣墨刻

長子婦盧氏卒

誥封恭人恭人性嚴重不苟言笑事翁姑以孝聞御

下慈惠教子有方

十一月洋匪滋事

公與總督季芝昌密商於沿海各口嚴飭文武
員弁巡防堵禦地方得不爲匪徒所擾

十二月上體察閩省情形疏

略云閩省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多係斥鹵之區
不盡膏腴之地阻山者爲延建邵汀濱海者乃
福興泉漳福甯則處山海之交臺灣則隸大海
以外民無恆業以養生較之他省爲難治向來
官斯土者不思整飭之方專以調停爲事輾轉

委署一缺年易數人一人年署數缺更有實缺
不願在任遂委一佐貳代理以致六十四州縣
實任者不及一半而地方公事無非苟且因循
吏治之廢弛爲各省所未有睹此情形實深惶
懼前將不職之員分別奏請革職勒休降補用
以稍示懲儆並飭司將實缺委署各員檄令悉
回本任倘有藉詞妄求調劑者卽予參劾且於
接見各員及批示詳稟內諄諄以勉爲賢吏相

勸而積習已深幾於牢不可破惟有清勤率屬
不避嫌怨能補救得一分庶挽回得一分斷不
敢安於姑息任聽敗壞但任重力小時切兢兢
雖勉竭駑駘終恐不免辜恩溺職也

恭遇

覃恩加一級

賜一品封典追贈三代

賜長子文恕三品廕生

二年壬子公五十五歲

春正月辦保甲

福建沿海船戶種山棚民往往窩藏逃匪接濟
姦民公飭屬認真稽查將各屬各路船隻按埠
編甲責成澳保人等逐日查點務令各歸各埠
不准在洋逗留延建等屬棚民飭令棚長取結
無結者遞籍管束

夏四月請展緩閩嗒勻代課銀

先是閩省鹺務疲敝東西兩廠懸額尤多經前任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請改歸官運嗣後復請將東路官領運本仍交販戶領辦

上以所辦兩歧著新任總督季芝昌偕王懿德確查現辦官員有無把握是否須仍歸商運如將民捐運本交販戶承領有無流弊查明復奏並將該省鹺務如何整飭變通可資經久之處悉心妥籌奏明辦理至是奏言閩省鹺務疲累情形

別無變通良法懇將勻代課銀展緩以全筵額
而資補救

請行鈔法

法以收款爲重發款可以銀鈔並用收款則專
用鈔且示以非鈔不用民間領鈔現銀交庫持
鈔易銀則聽民便願用銀則付銀平色不得虧
願用鈔則付鈔零整無所拘部庫之鈔可行於
各省各省之鈔可行於部庫此省之鈔可行於

卷一
彼省彼省之鈔可行於此省務使民間以銀爲
笨重而樂於用鈔則鈔法流通而庫儲自然充
實今日銀見其少異日必見爲多也

夏五月兼署閩浙總督篆務

請加展減征錢糧年限

公以定海兵燹之後元氣未復奏請將錢糧減
征一成之限再行加展三年以舒民力

安撫福漳等府災民

時福州漳州等府屬五六月閒疊被風雨兼之
溪湖盛漲漫溢成災公首倡捐廉認真撫恤災
民得免流離失所

秋八月調泉州漳州汀州兵援湖南

調建甯延平衢州兵援江西

時粵逆洪秀泉踞道州江西湖南告急公前後
調閩浙兵五千人赴援

九月交卸閩浙總督篆務

請罷捐軍功舉人之議

戶部推廣捐例有請開捐軍功舉人之議公以
事有窒礙徒損

國體仍請兼行鈔法漸冀流通

置側室恭人林氏

誥封恭人

冬十一月捐輸軍餉一萬兩

賞戴花翎

御賜福字

三年癸丑公五十六歲

春二月請以漁船助水師

公既將沿海船戶編入保甲復通飭沿海文武將所屬漁船編號設簿覈實點驗選配有事雇行以助水師之不足平時無絲毫之費臨事得指臂之助而匪徒亦無由混迹其中矣至是奏

聞

王靖毅公年譜

卷上

三

諭曰既有成法惟在實力奉行耳

上請寬免州縣失察會匪處分疏

略云會匪糾結始於江西廣東福建一省亦漸被傳染歷任各督撫未嘗不留心吏治加意講求無如各屬因循怠玩相習成風卽閒有明幹之員亦復扶同觀望臣等隨時察看始知各員有不可解之積習亦有不能達之隱情蓋緣失察會匪處分綦重每獲一犯必根究其何處拜

師何時入會將來定案卽查照月日將歷任各員按名查參而各犯均係游民去來無定一犯經歷數縣一縣牽連數官輾轉糾參賢愚同盡甚有自經訪獲之員復因另犯潛住數日不能免議者各該員等明知失察咎輕諱匿罪重然與其不諱而累及通省何如不辦而倖免一時屬員迴護考成道府兼顧大局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卽遇獲犯訊問亦慮株連不敢深究祇圖

卷一
將就了事似此積重難返痼疾已深急欲掃除
更張恐非空言所能補救臣等愚昧之見竊謂
專其責成必先杜其藉口寬其既往正以策其
將來各員歷久因循溺職辜

恩萬不足惜而縣不一官官不一任累月經年罰難
及眾且核其獲咎月日半在

赦前祇以處分較重未邀寬典現當核實查辦之際
咎屬因公似可原其一綫恭查嘉慶十八年十

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吏兵二部具奏酌議失察邪教處分各摺直省地方遇有奸民倡立邪教惑眾斂錢該管文武各官如能先事覺察查拏破案自應寬其既往以勸緝捕而杜諱飾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遠於整綱飭紀之中特昭激勸寬嚴並濟治協於中閩省會匪誠非山東河南等省邪教滋事可比而匪蹤詭祕黨羽聯絡一時查察原難

徧及合無仰懇

皇上逾格恩施俯准將福建失察會匪文武各員暫予寬免處分庶各員無所避忌得以核實辦理倘敢仍前玩弛必卽予嚴參不敢稍有徇飾此等會匪輾轉傳徒受病已深急恐生變祇有隨地稽查認真搜捕以期消患未形仰副

聖主除莠安良之至意

上部議鈔法章程未能盡利疏

左都御史花沙納奏請行鈔法大略發款皆可用鈔收款只有捐官一項用鈔部議下公上疏駁之略云部臣竭慮殫忱固已周詳惟以各省現在情形觀之所議實有空礙難行者如當雜各商生息帑本酌提十分之三一節查各省當商現均不見充裕向以己之資本與官之帑本各半開張交市輓轡營運窮民藉以養生茲若酌提十分之三當商無不立見支絀倒罷頻仍

貧民無可質當其勢必致于釀事且給以銀票
爲報捐者買用而各省有力者少無力者多捐
戶既有現銀儘可持銀報捐又何必再行買票
多一轉折此銀票之不能行於當商者一也其
各省現存未買穀價銀兩無論在藩庫屬庫酌
量催提報部聽候撥用一節查各省倉儲多屬
空虛戶鮮蓋藏每逢荒歉之時尚藉倉穀碾以
糶濟倉之貴有餘粟顯而易見是以每遇秋收

之際發價飭令各縣採買穀石存倉官以現銀給民民以現穀交倉若如部議以銀票歸還各州縣原款亦與酌提當商帑本辦法相同設使各州縣無報捐之戶則銀票空存於官不過留作交代一抵款之用以之買穀而民不收以之兌錢而民不付此銀票之不能作爲穀價者又其一也理財爲

國家大事臣受

王靖毅公年譜

卷七

三

恩深重具有天良不敢稍涉私心亦不敢妄逞意見
反復躊躇查銀票之用貴乎通行不專在於報
捐一事若能將兩數減少或一兩或五錢凡納
糧完課以及徵收權稅莫不通用此票商民自
樂其簡易必將家爲寶藏而各處轉運久則反
以銀爲迂重難行今所定之票自一百兩至五
十兩用之於當歸之於官且專用以報捐不但
不便於民竊恐無人能用在部臣所議實爲天

下大計臣遠在閩省就地方詳加體察深恐行之惟艱而愚昧偶有所見輒思妄爲贊襄合無仰懇我

皇上勅部妥議章程俾內外臣庶知利權操之於上卽票卽銀以此發亦以此收源源不竭數年後帑藏日見充盈而一切捐例亦可永停矣

三月次子文謙生

側室恭人林氏出

疏謝長子文恕三品廕生以外用

恩

調福甯兵援江甯

粵逆陷安慶江甯告急瓜州鎮江路梗公調福甯精兵一千名赴援是時援兵四出前後調赴各省已有六千名之多閩省額兵原不爲少除戍臺及援各省外存兵僅及額兵之半而閩省俗尙強橫械鬪搶劫視若兒戲福甯之沙埕三

沙洋面時有匪艇游駛上游各處與江西毘連
爲匪徒出沒之所萬一賊竄江西卽須節次設
防需兵之處甚多誠虞不敷調遣疊次奏請免
調閩省額兵以防疏虞不報

再署督篆

上鈔法不宜先於一省試行疏

准戶部咨開議覆江蘇巡撫楊文定奏請行鈔

一摺請

勅該撫就蘇省通盤籌畫先議試行並令公就閩省情形實力講求咨商考訂分晰覆奏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公疏略云臣謹將楊文定原奏詳細閱

看據稱信號令以祛疑懼工製造以防詐偽酌收放以示限制慎倒換以免減折置會局以便

流通五條酌盈劑虛杜奸防弊纖微畢至較之

臣前次所奏並附片陳明之件更爲周備足爲

各省取法而部臣猶以事關創始不厭精詳令

臣等各就所屬地方再行熟計係爲慎重公事起見惟是行鈔之議係爲劑天下之財而非止籌一省之便事關天下則當統天下之全局而總計之使行之一省而宜行之他省而不宜行之一時而宜行之異時而不宜則法之所行有限法之所暨必窮鈔法之異乎錢票者錢票止行於一方鈔法可通於天下今欲行天下之鈔而先於一省試行是貿易他省者旣不能以閩

省之鈔而用之他方營運本省者又不肯舍已
行之票而勉強用鈔欲堅天下之信適以滋天
下之疑竊恐有鈔之名無鈔之實輾轉窒礙鈔
仍未見其可行也臣愚昧之見伏維

皇上斡旋造化筦納利源法積久而漸壞道因變而
可通倘能出自

乾斷明定章程通飭各直省凡地丁鹽課關稅雜項
錢糧以及兵餉河工養廉俸薪等用一律以鈔

收放使天下咸知銀卽是鈔鈔卽是銀無所軒
輕並知此省之鈔可行於他省內地之鈔可行
於關外其始未免觀望積久自然流通小民樂
於圖終難於慮始欲籌大局不必先問偏隅也
飭建甯鎮總兵慶煦駐劄崇安

咨令福建陸路提督炳文駐劄楓嶺

建甯府屬之崇安係閩省與江西接壤最關緊
要之處仙霞嶺爲由浙入閩門戶是時逆匪陷

武昌破九江竄安慶擾江甯賊氛漸熾閩省近
接江西浙省切近江蘇公飭總兵慶煦駐崇安
咨令提督炳文駐仙霞一面可以防堵江西一
面可以應援浙江並囑該提督體察軍情相機
酌辦總期迅速無悞不必稍涉拘泥

上請舉行團練疏

略云粵匪東竄擾及江甯蘇省固唇齒相依浙
省亦壤地相接而閩浙兩省又屬聯疆當此賊

蹤漸逼浙省之禦備固亟宜加嚴卽閩省之籌防亦不容稍緩特以一省之大幅幘之廣口岸旣極紛紜險要亦難悉數若竟節節安兵處處設守兵固無此多兵守亦不勝其守且近聞皖楚等省被賊蹂躪之處往往於逆賊未到之先卽有本地奸匪設計搖惑使居民相率搬遷而該奸匪等隨各於遷徙之時乘間搶掠以致賊到城空無人固守故欲破奸計必先固民心欲

禦外侮必先靖內患而欲固民心靖內患則又莫如團練閩省山海交錯民俗強橫盜劫之風較他省爲尤甚團練之舉亦較他省爲更急惟人心不一知慮未齊若非公正紳士交相勸勉董率而力行之則小民觀感無由又誰肯居安思危以爲有備無患之計臣隨督同司道邀集在籍各紳士詳細籌畫該紳士等均各志切同仇願爲經理並願捐募鄉勇預備幫同禦侮正

商辦間適尙書銜廖鴻荃由京回籍深以爲然
相應請

旨卽飭在籍之福建紳士尙書銜廖鴻荃前任光祿
寺卿楊慶琛前任陝西道監察御史鄭元璧前
任江西督糧道廖鴻藻前任甘肅西甯府卽補
道莊俊元前任廣東瓊州府丁憂知府林鴻年
前任四川夔州府知府王有樹前任河南陳州
府知府黃慶安前任吏部文選司郎中邱景湘

丁憂在籍兵部員外郎莊志謙兵部學習員外
郎劉齊昂前翰林院編修加五品銜林春溥前
任江西義甯州知州曾暉春前任安徽無爲州
知州蔣鎔前任甘肅甘涼道候選主事郭柏蔭
分發東河學習禮部主事林懋勳刑部學習主
事鄭奇峯工部候補主事楊和鳴六品銜候補
七品京官魏敬中前發浙江試用知縣曾元澄
前任江西大庾縣知縣高明遠六品銜浙江卽

補府經歷甘麒永春州學訓導翁宗琳甯化縣
訓導丁汝恭等會同籌辦團練事宜其一切章
程及所需經費統由該紳士等各就地方情形
妥議捐辦均不涉官吏之手致滋弊混至民間
之團練原屬自相守望遇有土匪劫搶卽可責
令就近查拏以補兵力所未逮其鄉勇人等旣
由紳士捐雇自當責成調遣惟恐人數眾多驟
難約束應由地方官會議規條從而認真稽查

總期官民聯爲一體外可以防禦強暴內不至
滋生事端臣隨時體察與眾紳士等實力奉行
庶眾志成城較之紛紛征調師旅遠勞實屬事
半而功倍至省城內外如另有公正紳士爲眾
所信服者卽由眾紳士選定由臣另爲延令幫
辦

夏四月變崇安茶法

崇安爲產茶之區又爲聚茶之所商工輻輳常

數萬人自粵逆竄擾兩楚金陵道梗商販不行
傭工失業公奏請由海運招商赴崇安運茶於
省城南台聽夷商販運出口仍赴福防同知換
照閩海關按則納稅由海運赴廣東甯波上海
天津轉販西口茶路暢銷人皆安業

防延平府

延平建甯邵武汀州屬縣壤接江西浙江而延
平尤三府門戶爲會垣屏藩所屬南平順昌沙

縣尤溪縣多山鄉素爲逋逃藪遣督標右營參
將李煌赴延平會護延建邵道胡應泰署延平
城守營副將李壽春外防粵逆內攝土寇

上下游會匪陷漳州海澄漳浦同安廈門安溪
永安石碼平和詔安尤溪沙縣大田德化永春
仙遊臺灣賊掠臺灣鳳山嘉義全閩騷動漳州
鎮曹祝三汀漳龍道文秀皆死之尤溪令金琳
全家殉難大田令李文照臺灣令高鴻飛鳳山

令王廷幹尉張樹漳浦尉潘振烈遊擊鄭振纓
守備李雲龍千總宋世超把總陳宗器楊鵬外
委陳逢亨柯元慶陳福基先後戰守死公疏請
從重治罪

閩省上下游會匪有紅錢會開公會小刀會江
湖會紅會花會燒紙坐臺鐵板令草鞵令過江
龍各色目名異實同糾連江西廣東諸匪自道
光二十一年以來上下朦飾遂成厝火積薪之

勢公至閩首擒省城花會爲首數人斬之疏請寬免州縣失察會匪處分杜苞苴拒請託捕奸邪練鄉團修戰船方期消患未萌而洪秀全由長沙破岳州陷武昌安慶進踞金陵閩兵先後分援內備虛羣盜起矣至是下游會匪黃位黃德美起海澄陷漳州漳浦安溪同安踞廈門上游會匪黃有使江水林俊起永安石碼陷龍溪平和詔安尤溪沙縣大田圍延平陷德化永春

聚仙遊絕漳州臺灣會匪殺臺灣令鳳山令掠
嘉義全閩騷動時變起倉卒閩兵援外者多不
敷調遣庫藏以分協各省軍需遂至空虛適漳
州鎮總兵郭仁布援楚歸遂令統興化長福左
右軍暨省標各營兵進勦調楓嶺防兵移駐延
平阨上游令水師提鎮統舟師防下游海口絕
賊聲息守閩縣烏江古田水口以固根本改臺
灣餉道由五虎口至淡水廳八里岔收口起運

截留解部坵折及搭解河工經費銀九千七十
六兩運霞浦福鼎福安倉穀五萬石於省城泉
州以資軍糧民食嚴賞罰慎舉劾雖司道鎮將
有怯懦畏葸規避尙巧飾違節制者必參革微
員勇首智勇可用者必顯擢調兵籌餉日不交
睫者十五日

奏請廣東援師

奏請江西援師協餉均不至

奏請

飭部撥餉不至

復漳州府

代理龍溪令蘇宗勤於府城失守時戰敗退出城外與海澄令汪世清率民團密圖克復約府幕李生瑛等激勵在城紳士爲內應同時並舉斬賊首謝厚僞軍師陳金斗游擊饒廷選擒僞大將軍吳魁僞軍師僧碧雲僞公司姚添賀殺

賊千餘

五月解延平圍復大田德化永春仙遊賊屯山頭窰

賊撲南平縣秋竹營副將李壽春敗入延平賊圍延平提督炳文副將李煌護延建邵道胡應泰赴援戰敗之城圍解大田德化永春同安安溪民圍獲賊首黃有僞軍師林仁德賊首黃霸業蔡懋昭林倫縣城俱復

飭臺灣副將呂大陸募泉勇助剿

呂大陸泉州人有勇略官臺灣廿餘年臺灣情形最爲熟悉適護送琉球貢使自京旋閩因飭募泉勇五百名渡臺助剿嗣曾玉明有嘉義之捷遂留剿上下游會匪

誅奸民

時省城錢店票存不敷支應奸民乘機搶掠獲六人誅之始定

水師提督施得高捷於金門

海澄賊撲金門爲陸師所敗乃犯舟師提督施得高率金門護鎮孫鼎鰲截擊擒賊目林沙林桂獲賊船一沈其八斬三百餘生擒七十餘人上請酌減停扣養廉疏

略云接准戶部咨軍機大臣會議太僕寺卿李維翰奏暫停養廉以充軍餉一摺擬請武職自三品以上停給二成餘皆毋庸議停文職一品

至七品擬請停給養廉六成八品以下微末之
員免其停扣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移咨到臣隨與在省司道逐細酌商伏

查閩省宦途艱苦與他省迥殊上自督撫下及
州縣從前係賴耗羨爲用度迨至雍正年間耗
羨歸公議設養廉之後則專藉廉銀以辦事司
道以上儉約自持尙形拮据府州同通等缺卽
使撙節多方亦難敷衍至于各縣艱難更甚大

抵尙敷辦公者十之一一年須賠累者十之四賠累不支者十之五其所以賠累之故上游則林深菁密下游則濱臨大海緝匪防奸不容少懈如設卡募勇購線懸賞以及獲犯解審長途夫役在在均需經費此外如攤捐勦捕張丙軍需防夷經費津貼報資膳黃工價水黃夫食塘站夫食及隨時派捐無著京借養廉各部例價與夫津貼解京紙張顏料暨隨時勻攤修濬城河

橋道各項銀兩知府直隸州及大缺知縣年約
銀六七百兩不等同通及中小縣缺年須三四
百兩不等又如延請幕友修脯以及起運銀米
解費均在所必需事難從減至司道以上年額
攤扣各款總督年應銀一千兩巡撫年應銀九
百餘兩藩司年應銀一千八百餘兩臬司年應
銀一千二百餘兩各道年應銀四百餘兩道光
十七年間前督臣鍾 俯念艱虞

奏請將最爲瘠難之馬巷廳漳浦等數縣議給津貼
捕費款未徧及而數亦無多道光二十年間

欽差兵部尙書祁

刑部侍郎黃

來閩查辦

事件於

奏請查禁械鬪章程案內備陳閩中難治之苦缺辦
公需費之繁重請飭設法籌補嗣因費無所出
遂爾中止近年以來銀價增昂凡各縣零星小
戶以錢折納錢糧不敷易銀完解官爲賠貼爲

數甚鉅是以較之數年以前愈形竭蹶茲奉部
議令將七品以上文職養廉暫行減停六成僅
給四成竊計閩省各府廉銀年額二千八百兩
者僅福州府一處二千四百兩者漳泉二處其
餘一千八百至二千兩不等直隸州年額養廉
僅銀一千二百兩同知額廉一千二百兩者廈
門一處其餘七百兩至五百兩不等知縣廉銀
年額一千六百兩者惟閩候兩縣一千二百兩

者僅晉江等四縣一千一百兩者建安甌甯兩
縣一千兩者福清等十二縣其餘四十二縣均
僅八百兩六百兩不等以額廉至多之二千八
百兩者而計按四成核給再除去六分之減平
則年僅銀一千餘兩以至少之五百兩額廉計
之則僅應銀一百八十餘兩署事者支食半廉
爲數更少不特無以辦公而不敷抵之捐款反
須賠墊該州縣實屬無從措繳伏念此時軍需

孔亟凡屬臣工均應力圖報效何敢因暫行減
給養廉率請更議惟各官所得養廉無非爲地
方辦公之用按其原設之數尙有不敷今若減
停六成司道以上各缺已覺不支府州同通知
縣各缺必致束手無策卽使勉強支持未免苟
且虧累所關非細且派捐一切非辦公必需之
項卽係歸補庫帑今廉銀旣經減停捐款亦應
隨減然則辦公之項短絀不敷歸補之款亦應

懸宕若因而動支正雜銀款則何異於不減不停至閩省武職各員亦極形拮据且計三品以上提鎮副將參遊各員養廉自二千兩至四百兩不等本不敷其辦公今奉部議減停二成未免益形支絀臣爲通籌大局起見不敢避嫌緘默與藩司慶端署臬司趙霖謹按閩省情形公同酌議合無仰懇

聖恩將督撫養廉暫行減停三成司道養廉減停二

成府州同通知縣及武職三品以上各員之廉
銀減停一成至閩省與江西江蘇等省相鄰自
粵匪竄擾九江江甯以來閩省漳泉等府州復
有匪徒滋事用兵勦捕力圖守禦凡例所不載
事所必需之經費均由文職捐辦卽武職各員
當此紛紛征調日事戎行亦形艱苦如蒙

俞允卽按三成二成一成之數減停應請卽以本年

秋季爲始一律核扣

臣

備位疆吏受

恩深重日覩軍用緊要籌畫艱難曷敢稍存私心爲
瞻顧身家之計而事關通省全局又不能不詳
慎體察俾公私兩無窒礙

頒賞

臨雍

御論

復永安沙縣

延平圍解後胡應泰李煌帶兵進勦永安賊設

伏攔截胡應泰整兵衝散殺賊二三百名且戰
且走直抵沙縣城下典史江宿海糾義殺賊開
城迎接遂復沙縣永安賊傾巢而至胡應泰親
身督戰李煌手斃賊目二名兵勇繼進所向披
靡殲斃三百餘名生擒賊目五名奪回印信二
顆僞旗槍礮器械無算整旅入城一人未傷餘
匪乘夜攻擾突出掩擊復斃七八十名賊眾四
散卽日克復永安

夏五月兼署福建學政篆務

奏請世襲伯爵李廷鈺帶領族眾助勦

公接見紳士虛衷延訪知泉州同安世襲伯爵李廷鈺世篤忠貞存心公正爲族眾所信服曾任浙江提督以事罷公與函商團練事宜議論均有次第因奏請統帶族眾助勦

六月福州興化泉州延平建甯汀州福甯大水公卽時委員資銀米餼糧四出賑濟全活無算

攻廈門不克郭仁布琳潤林向榮革職

興泉永道來錫蕃參將韓嘉謨赴劉五店會水
師提督施得高進攻廈門總兵郭仁布參將琳
潤遷延不進駐師同安賊間道出劉五店後錫
蕃會水師進戰林向榮勇應賊倒戈錫蕃腹背
受敵大敗以舟師得免

敗賊於山頭窰

賊據尤溪山頭窰都司顧飛熊赴援途遇僞先

鋒顏姓斃之殺數百人進至七口橋再敗之林
俊被槍逸擒偽將軍蕭虎偽軍師僧阿金獲玉
牌逆示林俊竄黃新口參將李煌追敗之竄二
十四都

誅首逆林俊父捷雲

捷雲爲永春州牧崔洲所獲

秋七月臺灣副將會玉明捷於嘉義

賊攻嘉義斗六門副將會玉明都司凌敬先內

外夾擊大敗之獲偽中路元帥曾雞角偽軍師
吳海偽先鋒石乞食股首汪大忒正法並搜獲
木質偽印旗幟

八月初一日交卸閩浙總督篆務

初六日公出師

賊林俊陷仙遊瑞文革職

先是公由興化之泉州飭瑞文守永春白鴿嶺
永春界上下游之間毘連仙遊惟白鴿嶺間道

卷一
可通賊至瑞文走興化仙遊遂陷南北路絕餉
驛道梗乃遣都司陳光標遊擊周兆麟進仙遊
保興化兆麟敗賊林度於楓亭時胡應泰平大
田德化軍至以永春牧崔洲爲嚮道取白鴿嶺
進勦仙遊斷賊歸路

賊林俊黃有使再入永春州遊擊恆動都司暨
青雲死之再陷德化知縣蕭懋烈死之會匪陳
湖南犯仙遊再陷大田

十三日公駐軍泉州奏復李廷鈺原官

李廷鈺率族眾數千人轉戰麻竈埔將軍祠金雞亭薄廈門城下屢戰皆捷公奏復其官假以事權同安廈門勦匪事宜責令一手經理在事水陸將弁悉歸節制

游擊饒廷選至漳州

賊據廈門漳州路絕總兵道府不能至廷選任漳州鎮游擊獨歷危險數戰而至漳時兵餉兩

窮危在旦夕廷選聯絡軍民固守數月

九月水師提督施得高金門鎮總兵孫鼎鰲守
古浪嶼陸路提督李廷鈺進勦廈門

賊屯廈門恃鄰匪接濟提督施得高總兵陳鼎
鰲泊星嶼圭嶼等海面嚴守古浪嶼絕賊聲息
陸路兵設伏獅山奪據塔厝美頭諸險李廷鈺
呂大陞由北路越西山白鶴嶺將軍祠逼鎮南
關子爵候選知府王朝綸由南路越西山頂寨

仔山駐軍關下擒賊目陳盤水師獲逆船二生
擒四十餘名賊援絕是役也提督施得高督戰
急失足落海以救免總兵孫鼎鰲節制水師
賊林俊攻興化舉人張大原擊却之

林俊糾匪萬餘圍陳光標營仙遊令黃際虞巡
檢吳廷楓勇內變光標逃周兆麟黃際虞把總
陳文銓毛振陞被害賊踞楓亭楓亭爲興泉孔
道而興泉尤下游根本也林俊迭攻興化興化

舉人張大原率子尹仲集義勇殺賊三百餘生
擒七十餘人斃坐轎賊目擒僞軍師僧人搜獲
會簿逆詞符袋義民許捷南縛送數百名正法
賊竄永福

冬十月復廈門海澄石碼黃得美伏誅

廈門四面臨海依山爲城白水師扼守古浪嶼
斷賊餉援陸師兩路逼關賊首黃位黃魯黃德
美懼人自爲計王朝綸約晉江生員呂垣爲內

應呂大陞銜枚由山徑斬關入水師千總胡廷
陞拔幟先登黃位黃魯焚提督署乘煙竄入海
舟師追至十三路頭擊斃落水及生擒者甚眾
黃德美竄伏石兜鄉師船捕之抵島嶼海口紳
民擒之以獻李廷鈺入城搜獲漳州左營游擊
關防及偽印違悖器服軍械無算漳州守王廣
業兵抵海澄貢生王家仁爲內應海澄石碼次
第克復

十一月副將呂大陞復仙遊

廈門之捷呂大陞威讐遠邇遂移兵仙游約鍾寶三由興化夾擊寶三不至大陞由間道疾趨林俊竄晉江南安交界之雲峯鄉伏賊萬餘要大陞於中途大陞由惠安北石鄉轉戰惠安團練劉應泰出助乘夜掩擊大敗之遂復仙游初公之舉行團練也以惠安武進士候選守備劉應泰誠信素著令爲團練長應泰約束族里不

爲賊所煽惑故有是捷

永春牧崔洲復德化被陷城池以次收復

林俊自仙遊敗回德化阨虎豹關鍾寶三會呂
大陞由永春援德化寶三中途爲賊所敗游擊
王應選都司蘇起鰲陣亡大陞兵至賊乃却次
日復撲寶三營大陞令都司陳上國馳救大敗
之署永春牧崔洲前永定令吳翊昌守備歐陽
斌率義勇摧虎豹關不克翊昌以鄉勇二百爲

嚮導由間道攀蘿上焚賊寮賊棄關逃逸義勇
響應遂復德化斃烏錢會首陳湖生擒僞軍師
和尚丑賊目陳慶餘林榮楊新潘倅陳淡周監
林俊童森周玉英乘間逸

公班師回省特疏薦副將呂大陞游擊饒廷選
劾鍾寶三

出師四越月克復城池十九

進呈晉江縣監生丁拱辰則克錄鑄礮圖

上請卹死難官紳兵民疏

上保舉人才疏

上閩省營伍實在情形疏

畧云臣荷蒙

天恩簡任福建巡撫兩署總督凡通省營務事宜留心整頓總覺積疲成習振作爲難今年四月軍興以來徵調紛繁而各營將領非稱無兵可調卽所調之兵亦多怯懦不能習戰心疑閩省水

陸各兵除臺外存兵四萬七千三百有奇漳泉
二府素稱勁旅額兵尤多何以寇來衝突相率
披靡如入無人之境及臣至泉州督飭稽查並
接見紳士訪問聞見較熟始知各營之規制久
廢以致各兵之殘缺日多蓋自道光年間曠夷
滋事以後因陋就簡習於苟且將領不知訓練
兵弁不知差操漳州地方健訟而畏官兵丁有
事營將每徇匿不解以故富家子弟不惜重貲

賄買名糧支持門戶所得糧餉悉歸之官爲頂
雇當差費用兵旣徒得虛名官亦不能按期教
習上年粵逆竄擾湖南飭調漳泉等標兵三千
名前往協勦總兵郭仁布帶往之兵多係雇倩
頂替各兵恃非己名中途脫逃前後踵接臣前
在兼署總督任內卽有所聞咨令提臣就近確
查據稱各兵保充於所保員弁偶有饋送亦係
贄謝私情並非相沿陋習此次經臣查訪知所

論殊不盡然其泉州各營較爲嚴整雖非漳州可比然亦在所不免此閩省漳泉等處陸路營伍廢弛之實在情形也至水師各營星羅碁布額設戰船多至二百餘隻歲修折造累報不絕沿海居民又多習於風雲沙線若能駕馭訓習自可事逸功倍無如各營積習祇知援引聲氣不知振拔單寒世家大族一經入伍通顯立致其常川出洋各兵終歲風濤拚舍身命不能拔

一弁缺以致人心頹喪泊澳偷安不思擒盜立功祇圖支領銀米其桀驁不馴之輩率皆不甘湮沒流而爲盜又兼官造戰艦最易含混營員止顧例規不計工料偷減每一駕駛多不堪用輒以遭風衝礁等詞捏報雖經批飭估賠終久延不置覆船不堅利何以追賊其鎗礮火藥等械更可類推此又水師廢弛之實在情形也上游延平及省東福甯等府臣此次蹤迹未到然

在省呈告勒扣冒糧之事已有二案雖不必盡屬確情而營務之壞已可概見總之積重難返整飭需時若聽其自然則其勢不可救止閩省上下相蒙習於掩飾不知如何弊混如何玩弛致有今日臣既有所見應卽嚴飭各營將領痛改前非募補足額加意訓習務成勁卒一面會同督臣隨時隨事認真稽查其有怠玩闖茸之將指參罷斥斷不敢因陳奏在先藉諉推卸惟

臣與督臣遠在省垣耳目難周底裏未悉必須

提鎮大員破除情面實心任事幫同經理庶足

以警頽風而挽末俗臣愚昧之見惟有籲懇

皇上逾格恩施俯念地方緊要營務廢弛簡調公正

武員責以泉漳要任俾令申明紀律整飭戎行

與臣等悉心參酌庶行陣可期改觀民人漸臻

安堵

上被災被難各府廳州縣分別緩征疏

王靖毅公年譜

卷七

畝



ZW 21101800772371

S

K82-64

17(149)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卷一